

小國  
叢書  
學

顧

著者 吳梅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曲  
塵

談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目錄

第一章

原曲

一

第一節

論宮調

六

第二節

論音韻(附曲韻二十一章)

一九

第三節

論南曲作法

六五

第四節

論北曲作法

七六

第二章

製曲

一〇〇

第一節

論作劇法

一〇〇

第二節

論作清曲法

一二四

154  
98

855.7  
883

南京

048501



第三章

度曲

.....

一二五

第四章

談曲

.....

一四一





# 顧曲塵談

## 第一章 原曲

余十八九歲時。始喜讀曲。苦無良師以爲教導。心輒怏怏。繼思欲明曲理。須先唱曲。隨書所謂彈曲多則能造曲是也。乃從里老之善此技者。詳細問業。往往瞠目不能答一語。或僅就曲中工尺旁譜。教以輕重疾徐之法。及進求其所以然。則曰非余之所知也。且唱曲者可不必問此。余憤甚。遂取古今雜劇傳奇。博覽而詳覈之。積四五年。出與里老相問答。咸駭而卻走。雖笛師鼓員亦謂余狂不可近。余乃獨行。其是置流俗毀譽於不顧。以迄今日。雖有一知半解。亦扣槃捫燭之談也。用貢諸世。以餉同嗜者。

曲也者。爲宋金詞調之別體。當南宋詞家慢近盛行之時。卽爲北調。榛莽胚胎之日。上元美藝苑卮言云。金源入主中原。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調以媚之。觀此卽爲北調之濫觴。沿至末年。世人嫌其粗鹵。江左詞人遂以纏綿頓宕之聲以易之。而南詞以起。如拜月琵琶之



類是也。此南北曲之原始也。北主剛勁，南主柔媚。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宜和歌，南宜獨奏。魏良輔所論曲律（見後第五章詳論其理）極有見解，宜恪守之。

嘗疑古今曲家自金源以迄今日，其間享大名者不下數百人，所作諸曲其膾炙人口者亦不下數十種，而獨於填詞之道則缺焉。不論遂使千古才人欲求一成法而不可得，於是宗西廂者以妍媚自喜，宗琵琶者以樸素自高，而於分宮配調位置角目安頓排場諸法悉委諸伶工，而其道益以不彰。雖有中原音韻及九宮曲譜二書，亦止供案頭之用，不足為場上之資。暗室無燈，何怪乎此道之日衰也。余深思其故，乃知有一大病也。其病維何？曰務求自祕而已矣。從來文章之事，就其高深言之，各有見到之處，父不能傳諸子，師不能傳諸弟，此固難言。不足深責，惟規矩準繩必須耳提面命，纔能有所步趨。今一切不講，使人暗中捫索，保無有歧誤之事。在祕而不宣者，以為填詞之法非盡人所能，且此法無人授我，我豈肯獨傳於人？寧籍吾舌使人莫明其妙，而吾略為指點之，則人將以關馬、鄭白尊我矣。此所以迄無成書也。凡存此心者，不外乎鄙吝二字。夫文章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獨私，何必靳而不與？至如是哉。余少時即經過此難，遍問曲家，卒無有詳示本末者。故至今日再不敢緘默以誤世人。遂



將平生所得。傾筐倒篋而出之。使人知有規矩準繩。而不爲誦讀所誤。雖元人復起。亦且避吾言也。

填詞一道。世人皆以爲難。顧亦有極樂之處。今請先言其難。詩古文辭。專在氣韻風骨。世之治此者。求其工穩。與漢魏唐宋作家爭衡。固非易事。若論入手之始。僅在平仄妥協而已。況高論漢魏者。有時平仄亦可不拘。是其難在胎息。不在格律之間也。曲則不然。平仄四聲。而外須注意於清濁高下字之宜。陰者不可填作陽聲字之宜。陽者又不可填作陰聲。況曲牌之名。多至數百。（見後第一節論宮調內）各隸屬於各宮調之下。而宮調之性。又有悲歡喜怒之不同。則曲牌之聲。亦分苦樂哀悅之致。作者須就劇中之離合憂樂而定。諸一宮。然後再取一宮中曲牌。聯爲一套。是入手之始。分宮配角。已煞費苦心矣。及套數既定。則須論字格。所謂字格者。一曲中必有一定字數。必有一定陰陽清濁。某句須用上聲。韻某句須用去聲。韻某字須陰。某字須陽。一毫不可通借。如仙呂調之長拍。其第六句共四字。而此四字。又必須全用上聲。故吳石渠用我有斗酒。萬紅友用祇我與爾。洪昉思用兩載寡侶。蔣心餘用睨睨好鳥。蓋不如是。則不合也。又如商調之集賢賓。其第一句。必須用平平去上平去平。故陳大聲用西風。桂子香正幽。李玄玉用二春夜短花睡濃。袁于令用愁魔病鬼朝露捐。吳駿公用晴窗凭几傾細茶。



諸如此類。謂之字格。至於用韻。尤宜謹嚴。蓋曲中之韻。既非詩韻。又非詞韻。其間去取分合。大抵以入聲分派三聲。而各將一韻分清陰陽。以便初學之檢取。如世傳之中原音韻。與中州音韻皆是也。一詳見後第二節論音韻。惟作者必須恪守韻律。不可彼此通借。琵琶記之廊會合歌。羅家麻爲一玉簪記之琴挑合真文。庚青侵尋爲一。在古人猶有此失。可不慎諸。是故作曲者爲音律所拘縛。左支右絀。求一套之中。無支離拙澀之語。已是十分難事。而欲文字之工。足以與古作者相頡頏。不且難之又難哉。今之曲家。往往以典雅凝鍊之語。施諸曲中。雖覺易動人目。究非此道之正宗。曲之勝場。在於本色。試徧看元人雜劇。有一種塗金錯采。令人不可句讀。否惟明之屠赤水所作曇花彩毫諸記。喜搬用類書。至今藉爲口實。黃韻珊至比爲房科墨卷。確是至言。然則配調填字。協韻而外。尤須出以本色。何其難也。調得平仄成文。又恐陰陽錯亂。配得宮調合律。更虞字格難諧。及諸般妥帖。而出語苟有晦澀。又非出色當行之作。黃九煙云。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豈知所論猶未盡乎。故論其難。幾令人無從下筆。論其樂事。即亦有不可勝言者。自來帝王卿相。神仙鬼怪。皆不可隨意而爲之。古今富貴壽考。如郭令公者。能有幾人。惟填詞家能以一身兼之。我欲爲帝王。則垂衣端冕。儼然綸綍之音。我欲



爲神仙則霞珮雲裾如帶朝眞之駕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稱心所願屠門大嚼聊且快意士大夫伏處  
 蓬廬送窮無術惟此一種文字足洩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氣借彼筆底之煙霞吐我胸中之雲夢不亦  
 荒唐可樂乎且詞曲之間亦有較他種文字略寬者例如作一賦通篇不能重韻而曲則不妨如仙呂  
 點絳脣混江龍一套其間所用之曲不過十八支而前曲所押之韻後曲不妨重押又詩古文辭一篇  
 中總須一意到底而曲則視全齣之關目以爲變化白中如何說法則曲亦如何做法往往前曲與後  
 曲未必可以連屬者此亦無害是曲律雖嚴亦有可以通融之處也第就愚見論之凡作曲切不可畏  
 其難且愈難愈容易好余嘗爲陳佩忍去病題徐寄塵女史西泠悲秋圖圖爲悲秋瑾而作者余用越  
 調小桃紅一套其中下山虎固舉世所謂難作者也幽閨記下山虎原文云「大家體面委實多般有  
 眼何曾見懶能向前他那里弄盞傳杯恁般腴腆這裏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  
 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因緣總在天」一曲中大字及懶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句事非偶然句四聲一  
 字不可移易可謂難矣余詞云「半林夕照照上峯腰小塚冬青少有柳絲數條記麥飯香醪清明拜  
 掃怎三尺孤墳也守不牢這冤怎樣了土中人血淚拋滿地紅心草斷魂可招你敢也俠氣英風在這



遭。一以較原文。似乎青出於藍。可見天下無難事也。

第一節 論宮調

宮調之理。詞家往往僅守舊譜中分類之體。固未嘗不是。但宮調究竟是何物件。舉世且莫名其妙。豈非一絕大難解之事。余以一言定之曰。宮調者所以限定樂器管色之高低也。何也。卽以笛論。笛共六孔。計有七音。今人按第一孔作工。第二孔作尺。第三孔作上。第四孔作一。第五孔作四。第六孔作合。而別將第二第三兩孔按住作凡。此世所通行者。曲家謂之小工調。笛色之調有七。曰小工調（卽上文所言者）。曰凡字調。曰六字調。曰正工調。曰乙字調。曰尺字調。曰上字調。此七調之分別。以小工調作準。所謂凡字調者。以小工調之凡字作工字也。凡作工字。工作尺字。尺作上字。上作一字。一作四字。四作合字。合作凡字是也。所謂六字調者。以小工調之六字作工字也。六作工。凡作尺。工作上。尺作一。上作四。一作合。四作凡是也。所謂正工調者。以小工調之五字作工字也。五作工。六作尺。凡作上。工作一。尺作四。上作合。一作凡是也。所謂乙字調者。以小工調之乙字作工字也。乙作工。五作尺。六作上。凡作



一。工作四。尺作合。上作凡是也。所謂尺字調者。以小工調之尺字作工字也。尺作工。上作尺。一作上。四作一。合作四。凡作合。工作凡是也。所謂上字調者。以小工調之上字作工字也。上作工。一作尺。四作上。合作一。凡作四。工作合。尺作凡是也。笛共六孔。而所用有七調。是每字皆可作工。此即古人還相爲宮之遺意。今曲中所言宮調。即限定某曲當用某管色。凡爲一曲。必屬於某宮。或某調。每一套中。又必須同是一宮。或一調。若一套中。前後曲。不是同宮。即謂出宮。亦謂犯調。曲律所不許也。一顧亦有所變化。詳後。今且將六宮十一調之名備列之。

(一) 六宮 仙呂宮。南呂宮。黃鍾宮。中呂宮。正宮。道宮。是也。

(二) 十一調 大石。小石。般涉。商角。高平。揭指。宮調。商調。角調。越調。雙調。是也。  
今再將笛中管色分配之。則覽者可知其運用矣。

(三) 小工調 仙呂宮。中呂宮。正宮。道宮。大石調。小石調。高平調。般涉調。屬之。(中有彼此互見者。即兩調可通用也。)

(四) 凡調 南呂宮。黃鍾宮。商角調。仙呂宮。屬之。



(五)六調 南呂宮。黃鍾宮。商角調。商調。越調。(亦可小工)屬之。

(六)正工調 雙調屬之。

(七)乙字調 雙調屬之。

(八)尺調 仙呂宮。中呂宮。正宮。道宮。大石調。小石調。高平調。般涉調屬之。

(九)上調 南呂宮。商調。越調屬之。

就上所述論之。則各宮各調之管色。可一覽知之矣。或曰。古言律呂。皆指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陰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而言。如子之說。僅有黃鍾。南呂。中呂。其他一概不及者。何也。且僅以笛色分配各宮。而不言隔八相生之理。又何也。曰。子所言者。律學也。余所論者。曲中應用之理。就其所存者言之。不敢以艱深文淺陋也。古今論律者。不知凡幾。求一明白曉暢者。十不獲一。余於律呂之道。從未問津。苟以一知半解。而謬謂洞明古今之絕學。自欺欺人。吾不能。非不爲也。故止就曲中之理言明之。蓋曲與律。是二事。曲中之律。與吾子所言之律。又是二事。混而爲一。此古今論者。文字愈多。而其理愈晦也。



南北曲名多至千餘。舊譜分隸各宮。亦有出入。詞家不明分宮合套之道。出宮犯調不一。而作曲文。雖佳。不能被入管絃者。職是故也。南詞自沈寧庵九宮譜出。度曲家始有準繩。北曲則直至大成譜出。尙無確切之規矩。余爲近日詞家立一準的。爰取各曲所屬之宮調。詳列於左。（合套諸法。見後第三節四兩節）

（一）仙呂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端正好（正宮內不同）賞花時。點絳脣。混江龍。油葫蘆。天下樂。村裏迓鼓（亦入商調）元和令（亦入商調）上馬嬌。遊四門。勝葫蘆。後庭花（亦入中呂調）河西後庭花。柳葉兒（與黃鍾不同）寄生草。青哥兒。哪吒令。鵲踏枝。六么序。醉扶歸。金盞兒（與雙調金盞子不同）醉中天。雁兒一半兒。憶王孫。玉花秋。四季花（亦入商調）穿窗月。入聲甘州。大安樂。雙燕子（即商調雙雁兒）翠裙腰。六么遍（亦入中呂）上京馬。綠窗怨。瑞鶴仙。憶帝京。祇神兒（與雙調不同）六么令。錦橙梅。三番玉樓人。柳外樓。太常引。尾聲。隨煞。賺煞。賺尾。上馬嬌。煞。後庭花。煞。

〔南詞〕則（引子）爲卜算子。番卜算。劍器令。小蓬萊。探春令。醉落魄。天下樂。鵲橋仙。金雞叫。奉時



春紫蘇丸。唐多令。黃梅雨似娘兒。望遠行。鷓鴣天。（引子者。出場時所用之引子。或用笛和。或不用笛和。與曲子大異。）（過曲）爲光光乍。鐵騎兒。碧牡丹。大齋郎。勝葫蘆。青歌兒。胡女怨。五方鬼。望梅花。上馬踢。月兒高。二犯月兒高。月雲高。月照山。月上五更。蠻江令。涼草蟲。蠟梅花。感亭秋。望吾鄉。喜還京。美中美。油核桃。木丫牙。長拍。短拍。醉扶歸。皂羅袍。皂袍罩黃鶯。醉羅袍。醉羅歌。醉花雲。醉歸花月渡。羅袍歌。排歌。三疊排歌。傍妝臺。二犯傍妝臺。入聲甘州。甘州解醒。甘州歌。十五郎。一盆花。桂枝香。二犯桂枝香。天香滿。羅袖。河傳序。拗芝蔴。一封書。一封歌。一封羅。安樂神。犯香歸。羅袖。解三醒。解醒帶。甘州。解醒歌。解袍歌。解醒望鄉。掉角兒。序。掉角望鄉。番鼓兒。惜黃花。西河柳。春從天上來。古皂羅袍。甘州八犯。尾聲。

（二）南呂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關。罵玉郎（亦名瑤華令。入中呂）。感皇恩。採茶歌。玄鶴鳴（卽哭皇天）。烏夜啼。賀新郎。草池春。紅芍藥（與中宮不同）。菩薩梁州。四塊玉。梧桐樹。玉嬌枝。鶴鶉兒。乾荷葉。金字經。尾聲。收尾。煞尾。隨尾。隨煞。黃鍾尾。隔尾。隨煞。隔尾。黃鍾煞。神仗兒。煞。



外附九轉貨郎兒。

〔南詞〕則〔引子〕爲大勝樂。金蓮子。戀芳春。女冠子。臨江仙。一翦梅。一枝花。薄媚。虞美人。意難忘。稱人心。三登樂。轉山子。薄倖。生查子。哭相思。于飛樂。步蟾宮。滿江紅。上林春。滿園春。掛真兒。〔過曲〕爲梁州序。梁州新郎。賀新郎。纏枝花。節節高。大聖樂。奈子花。奈子落瑣窗。奈子宜春。青衲襖。紅衲襖。一江風。單調風雲會。梅花塘。香柳娘。孤雁飛。石竹花。解連環。風檢才。呼喚子。大研鼓。引駕行。薄媚。衰竹馬兒。番竹馬。繡帶兒。繡太平。繡帶宜春。宜春樂。太師引。醉太師。太師垂繡帶。瑣窗寒。瑣窗郎。阮郎歸。繡衣郎。宜春令。三學士。學士解醒。刮鼓令。羅鼓令。癡冤家。金蓮子。金蓮帶。東甌。香羅帶。羅帶兒。二犯香羅帶。羅江怨。五樣錦。三換頭。香遍滿。懶畫眉。浣溪沙。秋夜月。東甌令。劉潑帽。金錢花。五更轉。劉衰。紅衫兒。本宮賺。梁州賺。紅芍藥。鍼線箱。滿園春。八寶妝。九嶷山。木蘭花。烏夜啼。春色滿皇州。恨蕭郎。

〔二〕黃鍾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醉花陰。喜遷鶯。出隊子。刮地風。四門子。古水仙子。塞雁兒。神仗兒。節節高。者刺古。柳葉兒。古寨兒。令六么令。〔與仙呂不同〕九條龍。興隆引。侍香金童。降黃龍。衰。



文如錦。女冠子。（與大石不同）願成雙。傾盃序。綵樓春。晝夜樂。人月圓。紅衿襖。賀聖朝。尾聲。隨尾。隨煞。黃鍾尾。神仗兒煞。

〔南曲〕則（引子）爲絳都春。疏影。瑞雲濃。女冠子。（與南呂異）點絳脣。（與北曲大異）傳言玉女。翫仙燈。西地錦。玉漏遲。（過曲）爲絳都春序。出隊子。鬪樊樓。下小樓。畫眉序。滴滴金。滴滴子。神仗兒。鮑老催。雙聲子。啄木兒。二段子。歸朝歡。水仙子。刮地風。（與北曲不同）春雲怨。三春柳。降黃龍。袞徧。獅子序。太平歌。賞宮序。玉漏遲序。恨蕭郎。（與南呂不同）燈月交輝。恨更長。侍香金童。（亦入仙呂）傳言玉女。月裏嫦娥。天仙子。（自此宮起。凡南曲中集曲。不錄）

（四）中呂宮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粉蝶兒。醉春風。迎仙客。石榴花。鬪鶴鶉。（與越調不同）上小樓。快活三。朝天子。四邊靜。滿庭芳。賀聖朝。叫聲。紅繡鞋。鮑老兒。紅芍藥。（與南呂不同）剔銀燈。蔓青菜。普天樂。柳青娘。道和醉高歌。十二月。堯民歌。喜春來。鬼三台。（與越調不同）播梅令。古竹馬。（與越調不同）賣花聲。（亦入雙調）酥棗兒。齊天樂。紅衫兒。（亦入正宮）山坡羊。四換頭。喬捉蛇。鷓鴣打兔尾。聲煞。尾。賣花聲。煞。啄木兒。煞。



〔南曲〕則〔引子〕爲粉蝶兒。〔與北曲異。〕四園春。醉中歸。滿庭芳。行香子。菊花新。青玉案。尾犯。遶紅樓。剔銀燈引。金菊對芙蓉。〔過曲〕爲泣顏回。石榴花。駐馬聽。〔與北曲異。〕馬蹄花。番馬舞。秋風駐雲飛。古輪臺。撲燈蛾。念佛子。大和佛。鶻打兔。大影戲。兩休休。好孩兒。粉孩兒。紅芍藥。〔與南呂不同。〕耍孩兒。會河陽。縷縷金。越恁好。漁家傲。剔銀燈。攤破地。錦花。麻婆子。尾犯序。丹鳳吟。十破四。冰車歌。永團圓。瓦盆兒。喜漁燈。舞霓裳。山花子。千秋歲。紅繡鞋。馱環着。合生。風蟬兒。醉春風。賀聖朝。沁園春。柳梢青。迎仙客。杵歌。阿好悶。呼喚子。〔與北曲不同。〕太平令。德勝序。宮娥泣。

〔五〕正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端正好。滾繡球。叨叨令。倘秀才。白鶴子。塞鴻秋。脫布衫。小梁州。醉太平。呆骨朶。貨郎兒。九轉貨郎兒。伴讀書。笑和尚。芙蓉花。鴛鴦雙。蠻姑兒。窮河西。梅梅雨。菩薩蠻。月照庭。六么遍。黑漆弩。甘草子。漢東山。金殿喜重重。怕春歸。普天樂。錦庭芳。尾聲收尾。啄木兒。煞。〔南曲〕則〔引子〕爲燕歸梁。七娘子。梁州令。破陣子。瑞鶴仙。喜遷鶯。緱山月。新荷葉。〔過曲〕爲玉芙蓉。刷子序。錦纏道。朱奴兒。普天樂。錦庭樂。雁過聲。風淘沙。四邊靜。福馬郎。小桃紅。〔與越調不同。〕綠欄衫。三字令。一撮棹。泣秦娥。傾杯序。長生道引。彩旗兒。白練序。醉太平。〔亦入南呂。〕雙鷓



鵲洞仙歌。雁來紅。花藥欄。本宮賺。怕春歸。薔薇花。醜奴兒。近安公子。划。歛令。湘浦雲。

〔六〕道宮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凭欄人（與越調不同）美中美。大聖樂。解紅賺。尾聲。

〔南曲〕無。

道調宮向無專曲。故舊譜皆付闕如。茲從董解元西廂記。有凭欄人全套。故錄補之。惟此套大成譜。載入黃鍾宮內。是亦有異同也。南曲則仍缺之。

〔七〕大石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念奴嬌。百字令（與詞同。惟僅有散板）六國朝。卜金錢。歸塞北。雁過南樓。喜秋風。怨別離。淨瓶兒。好觀音。催花樂。常相會。青杏子（亦入小石調）憨郭郎。還京樂。催拍子。茶蘼香。驀山溪。女冠子。玉翼蟬。鷓鴣天。燈月交輝。喜梧桐。初生月兒。隨煞。帶賺煞。雁過南樓煞。淨瓶兒煞。好觀音煞。玉翼蟬煞。

〔南曲〕則（引子）爲東風第一枝。碧玉令。少年遊。念奴嬌。燭影搖紅（過曲）爲移塞子。本宮賺。念奴嬌序。催拍。賽觀音。人月圓。長壽仙。驀山溪。烏夜啼。插花三臺。醜奴兒令。

〔八〕小石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惱殺人。伊州遍。青杏兒（亦入大石）天上謠。尾聲。



〔南曲〕則爲驟雨打新荷。〔與北曲同。卽元遺山作。〕

〔九〕般涉調所屬諸曲。〔北曲〕則爲哨遍。〔與詞不同。〕臉兒紅。牆頭花。耍孩兒。煞。捉拍令。瑤臺月。

三煞。尾聲。

〔南曲〕則爲哨遍。〔與詞同。〕

〔十〕商角調所屬諸曲。〔北曲〕則爲黃鶯兒。〔與南曲不同。〕踏莎行。蓋天旗。應天長。垂絲釣。尾聲。

〔南曲〕則爲永遇樂。熙州三臺。解連環。秋夜雨。漁父。

〔十一〕高平調所屬諸曲。〔北曲〕則爲木蘭花。唐多令。于飛樂。青玉案。尾。〔皆與詞不同。〕

〔南曲〕無。

〔十二〕揭指調所屬諸曲。南北皆無。

〔十三〕宮調所屬諸曲。南北皆無。

〔十四〕商調所屬諸曲。〔北曲〕則爲集賢賓。逍遙樂。金菊香。醋葫蘆。梧葉兒。浪裏來。賢聖吉。望遠行。

賀聖朝。鳳凰吟。涼亭樂。上京馬。酒旗兒。八寶粧。二郎神。水紅花。定風波。玉胞肚。秦樓月。桃花浪。滿堂。



紅芭蕉延壽。水仙子尾聲。浪裏來煞。隨調煞。商平煞。商平隨調煞。

〔南曲〕則〔引子〕爲鳳凰閣。風馬兒。高陽臺。憶秦娥。逍遙樂。繞池遊。三臺令。二郎神慢。十二時。〔過曲〕爲字字錦。滿園春。高陽臺。山坡羊。水紅花。梧葉兒。梧桐花。金梧桐。梧桐樹。二郎神。集賢賓。鶯啼序。黃鶯兒。簇御林。攤破簇御林。琥珀貓兒墜。五團花。吳小四。

〔十五〕角調所屬諸曲 南北皆無。

〔十六〕越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鬪鶴鶉。紫花兒序。金蕉葉。調笑令。小桃紅。禿廝兒。聖藥王。麻郎兒。絡絲娘。小絡絲娘。東原樂。棉搭絮。拙魯速。天淨沙。鬼二台。耍二台。雪裏梅。眉兒彎。送遠行。柳營曲。黃薔薇。慶元貞。古竹馬。踏陣馬。青山口。鄆州春。看花回。南鄉子。梅花引。尾聲。隨煞。天淨沙煞。眉兒彎。

煞。

〔南曲〕則〔引子〕爲浪淘沙。霜天曉角。金蕉葉。杏花天。祝英臺近。桃柳爭春。〔過曲〕爲小桃紅。下山虎。蠻牌令。二犯排歌。五般宜。本宮賺。鬪蝦蟆。五韻美。羅帳裏坐。江頭送別。章臺柳。醉娘子。雁過南樓。山麻稽。花兒。鐮鍬兒。繫人心。包子令。梅花酒。亭前柳。一疋布。梨花兒。水底魚兒。吒精令。引軍旗。



丞相賢。趙皮鞋。秃廝兒。喬八分。繡停針。祝英臺。望歌兒。鬪寶蟾。憶多嬌。江神子。園林杵歌。養花天。入賺綿搭絮。入破出破。（北曲越調多用六字調。南曲越調多用小工調。）

（十七）雙調所屬諸曲〔北曲〕則爲新水令。駐馬聽。沉醉東風。雁兒落。得勝令。喬牌兒。甜水令。折桂令。蟾宮曲。錦上花。河西錦上花。碧玉簫。攪箏琶。清江引。步步嬌。落梅風。喬木查。慶宣和。湘妃怨。慶東原。沽美酒。太平令。夜行船。掛玉鉤。荆山玉。竹枝歌。春閨怨。牡丹春。對玉環。五供養。月上海棠。殿前歡。鳳引雛。月兒彎。行香子。天仙子。蝶戀花。天娥神曲。醉春風。四塊玉。快活年。朝元樂。沙子兒。海天晴。一機錦。好精神。農樂歌。動相思。二犯白苧歌。新時令。十捧鼓。秋江送。襖神急。楚天遙。枳郎兒。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小將軍。撥不斷。太清歌。楚江秋。鎮江廻。阿納忽。風入松。一錠銀。胡十八。亂柳葉。豆葉黃。胡搗練。萬花方三疊。小陽關。棗鄉詞。石竹子。山石榴。醉娘子。醉也摩沙。相公愛。小拜門。金盞子。大拜門。也不羅。喜人心。風流體。忽都白。倘兀歹。青天歌。大德歌。華嚴讚。山丹花。魚遊春水。慶農年。秋蓮曲。尾聲。本調煞。鴛鴦煞。離亭宴煞。歇指煞。離亭燕帶歇指煞。

〔南曲〕則（引子）爲真珠簾。花心動。謁金門。惜奴嬌。寶鼎現。金瓏璫。搗練子。海棠春。夜行船。四國



朝玉井蓮新水令。賀聖朝。秋蕊香。梅花引（過曲）爲晝錦堂。紅林擒。錦堂月。醉公子。僥僥令。孝順歌。鎖南枝。柳搖金。四塊金。淘金令。金風曲。攤破金字令。夜雨打梧桐。金水令。朝天歌。嬌鶯兒。朝元令。柳梢青。錦金帳。錦法經。灞陵橋。疊字錦。山東劉袞。雌雄畫眉。夜行船序。曉行序（北曲雙調有多用。小工者南曲雙調則正工乙字多）

（又）南曲中有所謂仙呂入雙調者。所屬諸曲頗多。此北曲中所無也。余按名爲仙呂入雙調。實則亦仙呂宮耳。且犯調集曲至夥。是亦不可缺也。因附於後。惜奴嬌。黑麻序。錦衣香。漿水令。嘉慶子。尹令。品令。豆葉黃。六么令。福青歌。窳地錦。襠。哭歧婆。雙勸酒。字字雙。三棒歌。破金歌。柳絮飛。普賢歌。雁兒舞。打毬場。倒拖船。風入松。好姐姐。金娥神曲。桃紅菊。一機錦。錦上花。步步嬌。忒忒令。沉醉東風。園林好。江兒水。五供養。玉交枝。玉胞肚。川撥棹。玉雁子。絮婆婆。十二嬌。玉筍子。流拍。松下樂。武陵花。如上所列。則六宮十一調所屬諸曲。粲若列眉。只須就本宮調聯絡成套。就古人所固有者。排列之。則自無出宮犯調之病。惟文人好作狡獪。老於音律者。往往別出心裁。爭奇好勝。於是北曲有借宮之法。南曲有集曲之法。所謂借宮者。就本調聯絡數牌後。不用古人舊套。別就他宮。翦取數曲（但必須管



色相同者。一) 接續成套是也。如王實甫西廂記。用正宮端正好。滾繡球。叨叨令。倘秀才。滾繡球後。忽借用般涉調耍孩兒。以聯成套數。此惟神於曲律者能之。元人中似此者正多。但可用其成法。切不可自行聯套。致貽畫虎之譏也。所謂集曲者。其法亦相似。取一宮中數牌。各截數句。而別立一新名。是也。南曲中如張伯起之九迴腸。梁伯龍之巫山十二峯。皆集曲也。九迴腸。合解三醒。三學士。急三鎗。而成。三成。九故。曰。九迴腸。十二峰。合三仙橋。白練序。醉太平。普天樂。犯胡兵。香遍滿。瑣窗寒。劉潑帽。三換頭。賀新郎。節節高。東甌令。而成。故曰。十二峯。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余謂但求詞工。不在牌名之新舊。惟既有此格。則亦不可不一言之。總之。借宮集曲。統名犯調。若用別宮別調。總須用管色相同者。例如仙呂宮與中呂宮。同用小工調。則或於仙呂曲中犯中呂。或於中呂曲中犯仙呂。皆無妨也。據此類推。庶無歧誤矣。(古曲間亦有誤者。亦不可從也。) 余集曲不備載者。以無甚深意故也。

## 第二節 論音韻

曲中之要。在於音韻。何謂音。即喉舌唇齒間之清濁是也。何謂韻。即十九部之陰陽是也。音有清濁韻。



有陰陽填詞者必須辨別清楚。斯無拗折噪子之謂。否則縱有佳詞。終不入歌者之口也。天下之字。不出五音。五音爲宮商角徵羽。分屬人口。爲喉。齶。舌。齒。唇。凡喉音皆屬宮。齶音皆屬商。舌音皆屬角。齒音皆屬徵。唇音皆屬羽。此其大較也。宮音最濁。羽音最清。苟一分晰。異同立見。惟韻之陰陽。在平聲入聲。至易辨別。所難者。上去二聲耳。上聲之陽。類乎去聲。而去聲之陰。又類乎上聲。此周挺齋中原音韻。但分平聲陰陽。不及上去者。蓋亦畏其難也。迨後明范善濬撰中州全韻。清初王鶴撰音韻輯要。始將上去二聲。分別陰陽。而度曲家。乃有所準繩矣。大凡曲韻與詞韻相異者。詞中支思與齊微合併爲一。寒山桓歡先天三韻。家麻車遮二韻。監咸廉纖二韻。亦合而爲一。又詞中所用入韻。有協入三聲者。有獨用入聲者。故萬不可守入派三聲之例。則入聲一調。斷不能缺。此填曲家所以萬萬不可用詞韻也。愚意曲韻之與詩韻。雖截然不同。願其源即出於詩韻。特以詩韻分合之耳。所謂詩韻者。指唐韻廣韻集韻而言。非近時通行之詩韻也。通行詩韻不足守。詩韻自南齊永明時。謝朓。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盛爲文章。始分平上去入爲四聲。汝南周子乃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爲四聲譜。此四聲之始。而其書久已失傳。隋仁壽初。陸法言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等八人。論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撰切韻五卷。唐



儀鳳時。郭知元等。又附益之。天寶中。孫愐諸人。復加增補。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邱繼重修。易名曰廣韻。景德四年。戚綸等承詔。詳定考試聲韻。別名曰韻略。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以廣韻爲繁簡失當。乞別刊定。即命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詔名曰集韻。是自切韻爲始。而唐韻而廣韻。而韻略。而集韻。名雖屢易。而其書之體。伊未嘗更易。總分爲二百六部。獨用通用。所注了然。非特可用之於詩。即就其所通用各韻押之。亦無所不可。況曲韻中之分配。本以此爲據乎。○（如曲韻中第一部之東同韻。即合集韻平聲之一東二冬三鍾。上聲之一董二腫。去聲之一送二宋三用而成者。餘皆如此。）是故填曲者。苟曲韻一時不能置辦。不妨就集韻中獨用通用之例。而謹守之。較愈於杜撰者多多也。若用詞韻。則未有不徇規越矩者矣。○曲韻分合。諸家亦各不同。而要以昭文周少霞昂分知如別作一韻爲最謬。知音爲展輔。如音爲撮唇。二音絕不相類。如何可作一韻。且自來曲韻。從未有如此分配者。此正萬萬不可從也。今取各家之說。彙集考訂。以王鵠音韻輯要爲主。分別部居。勒成一種曲韻。庶填曲家得有遵守。惟嚙陋舛誤。終不能免。知音君子。尙祈賜益焉。



第一部 東同韻

合集韻平聲一東二冬三鍾上聲一董二腫去聲一送二宋三用而成

(陰平聲) ○東多翁切 凍 凍 凍 凍 冬 冬 ○鍾之春切 鐘 終 鍾 忪 中 忠 衷 ○通拖東切 通 通 伺 恫 ○松松切 松 宗 淞 崧

菘 鬆 嵩 ○冲初春切 冲 冲 狝 种 充 衝 撞 ○春疏中切 春 椿 椿 ○豈紆凶切 噍 雍 ○空枯公切 空 控 壑 崆 倥 ○宗茲松切 宗 侗 侗

從又陽平六切 縱 縱 縱 縱 縱 縱 ○風 楓 封 封 封 丰 峯 鋒 烽 蜂 豐俱夫切 ○匆粗松切 葱 葱 聰 聰 聰 聰 從 縱 縱 ○穹區切 穹

芎 傾 ○公孤翁切 公 蚣 弓 躬 恭 龔 供 宮 工 功 攻 肱 觥 缸又入江陽切 ○烘呼工切 烘 轟 薨 甸 ○凶虛邕切 兇 訕 匈 胸

兄 恂 ○翁烏工切 翁 泓 ○肩居邕切 肩 軻 駟 ○崩逋翁切 崩 浜 拼 緝 紡 ○烹潑翁切 烹 瀚

(陽平聲) 同徒紅切 桐 筒 銅 峒 童 僮 撞 撞 瞳 瞳 撞 撞 簞 簞 修 ○窮渠容切 窮 印 茆 茆 蛩 危 瓊 蛩 悻 悻 ○戎慈紅切 戎 茂

賊 絨 茸 ○龍而容切 隆 癘 隆 籠 隴 櫛 瓏 龔 龔 龔 ○農 膿 儂 膿 膿 ○濃泥容切 濃 穠 醲 ○蟲齊容切 蟲 重 崇 慵 鏞 ○馮

逢 縫 ○叢慈容切 叢 琮 淙 淙 深 從 賚 ○熊魚容切 熊 雄 ○容移濃切 容 蓉 瑤 裕 鎔 庸 傭 鄘 鏞 塘 榮 融 鞞 彤 ○蒙

模 朋 濛 濛 濛 濛 盲 氓 蠱 蠱 懵 瞢 萌 眈 ○宏胡紅切 宏 絃 紅 虹 荳 荳 犴 犴 訶 訶 訶 訶 橫 嶸 弘 閱 鉉 ○蓬浦紅切 蓬 芄

彭 棚 鵬 朋

(陰上聲) ○董多滂切 董 懂 董 噉 ○種之寵切 種 踵 踵 腫 冢 ○孔枯拱切 孔 恐 空 倥 ○桶拖董切 桶 統 ○聳思總切 聳 悚 竦 ○



拱孤潏切琪共也向鞏○總茲聳切億○炯居擁切環問迴爛裝頰○捧敷潏切戛○啐道捧切萃○寵初踵切唾○滌

烏拱切翁○洵虛擁切○擁紆洵切

(陽上聲)隴盧凍切壘籠攏隴○勇余隴切涌踊桶桶永甬慁○蠓模噴切懔猛猛猛朦○奉扶蠓切○

宄蘇勇切蕤茸○桐徒隴切動○汞胡蠓切頌○纒雙桐切

(陰去聲)○凍多痛切棟漣○諷孚迸切貽封○貢孤控切供共○宋思糶切送○控楮讓切鞞恐空○甕烏貢切翁

鼈○中之銃切衆衷種○縱茲送切綜糶○銃初衆切趨○閔呼貢切烘○痛拖凍切迸道調切○壅紆勇切

(陽去聲)○洞徒弄切筒胴動慟崱綱○仲難用切重○鳳扶共切奉俸縫○弄盧動切哢龔○訟詞從切誦頌從

○夢模窮切懔孟○用詠咏泳俱余訟切○共葵橫切○橫胡共切○從慈訟切  
韻中諸字略舉其例未全備也

第二部 江陽韻 合集韻四江十陽四十一唐上聲三講三十六養三十七蕩去聲四絳四十一漾四十二宕而成者

(陰平聲)○江雞央切缸莊肛疆疆僵疆疆疆姜○邦道滂切榜梆榔擘○桑思臧切喪○雙疏莊切臙霜

孀鸛鬪瀧○章遮商切漳獐樟璋彰麈璋張餽○商奢張切傷觴殤湯○將薑襄切漿醬蔣○莊搨霜切妝裝椿

○岡高映切剛鋼綱缸扛扛亢○康區岡切糠○光孤汪切胱洸恍○當刀映切璫營褶鐙○荒呼光切穉盲慌盪



○香希江切馨鄉○腔溪央切徑蛻羌○鏘鋪邦切滂○央衣江切鶯殃泱○方夫汪切芳枋妨坊舫肪○昌癡張切

倡猖菖闖偃○湯鐘他當切○相西央切湘廂箱緇襄驤瓊纒○鏘婁央切踣槍鷓跄跄○匡枯汪切筐眶惟動

○汪烏光切炆○倉雌臧切蒼滄倉○窗初江切瘡○臧茲桑切臧牂○映鑿岡切

(陽平聲)○陽移強切揚楊陽易颺羊洋祥佯○忙麻旁切茫邙芒鈇厖○糴良涼輶梁梁量○穰饒長切穰

讓瓢○忘無房切亡○郎牢堂切榔廊螂稂浪琅狼○杭何昂切行頡航○昂敖杭切邛○床離郎切幢撞淙○旁

蒲忙旁龐逢○房扶忘切防魴○長池穰切蕙腸場常裳嘗償○唐桃郎切糖塘糖堂堂○詳詞牆切祥翔庠○

牆齊詳切檣牆戕○黃胡王切璜簧蝗蝗皇篁凰惶惶隍○藏慈郎切彊其羊切娘尼羊切降霞強切王吳皇切

○狂葵王切囊饒郎切

(陰上聲)○講基鞅切港鏗○鞅鴉講切蔣嗟想切獎漿○想西獎切爽疎往切爽瑗恢○響希講切享○做車賞切

肇廠恂利銀○舫夫榜切訪防紡髣仿倣○枉注廣切往任○穰思髒切噪穎○榜巴往切梆榜○倘他黨切幣

儻○黨刀倘切黨○掌遮賞切長仇○恍呼廣切恍晃謊○廣孤往切髒茲穰切彊欺鞅切賞聲掌切响○盎慶儻切

○慷科盎切骯○搶妻想切







陰○施生之切詩師獅獅尸鳴著菴○斯僧茲切撕厮漸驚颺思司私絲僂憇○雌倉私切

(陽平聲)○時繩持切峙峙○兒仍時切而而○慈層詞切磁茲茨蚤疵菑毘盜○詞祠辭辭俱詳慈切

(陰上聲)○紙爭始切砥底旨指止止芷趾祉址址徵咫枳軹只○此倉死切玼泚泚○史生止切使弛施

豕矢始屎○子增死切仔籽紫訾姊滓梓第秭肺○齒撐史切莖○死僧子切

(陽上聲)○爾仍視切邇耳餌珥駏珥爾爾○視繩爾切

(入聲作上聲)○澀說只切音史躋濇瑟蠶璉撼○塞僧只切音死○則增止切音子

按凡入聲作上聲者俱為陰上聲無陽上聲後文倣此

(陰去聲)○至爭試切志誌恇伎○恣增四切漬皆齒刺○使生至切駛試弒施霄○肆僧恣切泗駟思賜○

次倉四切刺刺廁○翅撐試切

(陽去聲)○事繩二切示蒔諡嗜豉侍是視氏筮噬諝市士仕恃時○寺詳自切食飼嗣耜似姒俟浹已汜

祀兕○自層寺切字梓○二仍是切貳餌則

第四部 齊微韻

合集韻八微十二齊上聲七尾十一齊去聲八未十二霽十三祭二十廢而成者



(陰平聲) ○機巾伊切 幾磯譏肌飢笄基箕基雞稽姬奇羈騶 ○薹津西切 躋齋賈 ○低丁衣切 抵抵堤隄

禪韃氏 ○妻親衣切 淒萋淒棲 ○西新衣切 栖栖嘶嘶犀恹樨 ○非分篋切 扉緋駢菲翻霏匪妃飛 ○欺輕伊切

谿溪瀾崎欻矯 ○希興衣切 稀晞豨唏唏羲犧曦熹嘻僖禧熙熾醯愜 ○衣因基切 依伊咿伊醫醫

猗漪倚噫禕臆 ○癡真知切 笞絺螭蚩蚩鴟 ○紕押篋切 批鉞砒訛 ○知真伊切 蚺 ○篋賓批切 ○梯汀低切

(陽平聲) ○微文肥切 激惟薇維灘 ○黎鄰啼切 黎犁黎瓌梨離離璃醜漓縞麗鸛驪釐釐蝻羅羅

鱷狸熬灘 ○尼寧移切 呢泥呢昵讎 ○齊情移切 臍躄 ○肥焚移切 肥腓痲 ○奇勤移切 騎琦錡其其期旗基麒

琪淇騏祺綦祈祁圻斬頡旂耆髻芪岐含祇 ○兮形移切 奚蹊蹊僂攜鑷哇稽 ○移寅兮切 屢逐麋覲覲覲

貌輓視倪夷姨彘疑嶷儀貽怡飴頤彝沂宜遺蛇迤涯區訑醜宦 ○啼亭離切 蹄隲提題醍緹梯梯蕘

鶉禔隄緹 ○池臣兮切 馳遲墀簾持蚩治荏 ○脾類迷切 聾皮疲比琵琶毗毗罷罷龜虺篋埤 ○迷民移切 謎慄

彌彌彌嬰靡

(入聲作平聲) ○及勤移切 笈 ○寶神移切 十什拾射食蝕碩姪秩直殖植擲 ○疾秦移切 嫉蒺蒺

葺輯戢集籍寂 ○夕錫移切 汐席襲習隰 ○荻亭移切 狄笛迪敵遞繼滌 ○弼類移切 復甃 ○關迷平



疲切音 擗秘悒 凡入作平聲皆為陽平聲後倣此

(陰上聲) ○幾巾倚切 己紀几倚 ○倚因几切 矯椅辰旖猗 ○恥曠倚切 祉侈侈禡 ○痞押比切 否嚄圮庀仇 ○

妣賓匪切 比秕糝匕鄙 ○擠津洗切 濟沛擠 ○底丁體切 邸詆砥抵氏 ○洗新倚切 璽泉徙蓑屣蕙蹤 ○起輕倚切

杞圮檠啓綺豈稽芭妃 ○喜欣几切 囍熹嬉 ○體汀底切 涕涕醍 ○匪芬比切 篚榷斐斐悱誹蜚 ○徵征倚切

切

(陽上聲) ○迤寅禮切 池矣已以苡蟻螳擬儼艤 ○佻寧以切 泥旄泥禰 ○尾文米切 疊媿 ○禮隣以切 醴澧里

裏理婁俚鯉李履蠡瀝運豐 ○蕪秦以切 薺 ○米民尾切 救眯弭彌

(入聲作上聲) ○吉巾倚切 拮佶急汲級級給姑擊激棘戟極亟殛 ○失申倚切 室濕識適拭軾飾釋

爽拭 ○卽津倚切 唧鯽稷汜積績勣跡蹟脊踏踏鵲 ○質真矢切 鷲汁只執庖任桎郅窒蛭鑽繫 ○

隻征恥切 炙熾織跖撫職陟 ○七親悉切 漆緝葺楫諧柒戚憾鍼 ○匹押倚切 僻劈癖霹霹 ○必

賓倚切 畢蹕筆逼幅燭華瑁珌舜碧壁璧躄辟襞 ○悉新濟切 蟋邾膝昔惜息熄析浙哲蜥錫烏媳

揚晰颺 ○尺稱几切 赤喫勅瀾斥飾啞叱 ○的丁以切 鞞嫡滴鐳躡商儗蒟 ○剔汀以切 踢惕倜擿



○吸欣以切 翁汔肸論愉滄閱盡○乞欽以切 訖泣詰綌隙邾○一因以切 壹乙邑浥揖搨益憶臆

抑裏吧噓

(陰去聲)○記巾意切 寄繫繼洎計髻季既驥冀薊覬屬○閉兵尾切 庇秘秘賁蔽臂嬖界泌祕恣閱○沸

芬閉切 費肺芾廢狒拂柿○意因計切 噫慧翳醫饑懿瘞勸衣瘡○氣輕意切 器棄憩契企跂○祭津細切 際際

霽濟○替汀帝切 剃雍○帝丁剃切 諦締蟻蒂蒂禘○砌親細切 妻○細新意切 堵○制真世切 製致緻識幟熾質

躡摯鷲置智解輕贊寘○餽瞋世切 世○世申制切 貫勢○餽欣計切 悞戲屬系係禊楔暨熨溪○譬扞秘切 屁

媿凜脾

(陽去聲)○未文吠切 味○翡焚未切 葳荆吠○異寅技切 裔義議誼毅藝易柅羿曳詣义刈睨劓肄嚙塊泄

虞施○地亨利切 第睇隸弟悌姊遞杖漑○幣類謎切 鼻比敝弊斃薛髮枇波最曩避陞庠婢狴脾痺○治

臣誓切 滯稚穉彘雉痔峙豸際○誓神治切 逝筮噬澁○泥寧異切 詭膩殢○技勤異切 伎伎芟甚忌悸偈騎埒

跽暨○穢秦異切 劑毗○利鄰異切 痢俐莉戾唳振候厲礪勵糲蠡莅麗儷隸離吏詈荔例疹斃癘○謎幣民切



(入聲作去聲) ○逸寅曳切音異 洸軼侑佚跌妖熠屹岌易場蜴驛戮繹懌譯嶧液掖溢鷓鎰翊翼

翌亦奕弋鈇杙射域疫役燁絨帟 ○立鄰異切音利 苙粒笠栗築慄凜歷漑瀝靈礫力嚙櫟 ○日治人

治音入 ○密民異切音謎 宓蜜謚覓慕 ○劇擊異切音技 屐極 ○匿紐異切音議 慝愜嫗溺怒昵 ○檄形異切音技 凡

入聲作去聲皆陽去聲無陰去聲下倣此

第五部 歸回韻 合集韻平聲八微之半十五灰之半上聲七尾之半十四賄之半去聲十四太半十八隊半而成者

(陰平聲) ○歸孤威切 圭邾閏鮭龜規媯瀉傀瑰飯 ○灰呼歸切 揮暉輝暈輝麾徽厖搗禕 ○雖斯催切 葵綏

睢淮矮媿 ○杯逋丕切 卑碑裨悲陂草 ○追之吹切 錐雛萑椎離佳 ○威烏圭切 葳隈隈煨喂根喂浪委透萎

倭 ○吹初迫切 炊推 ○丕鋪杯切 邳呖駮胚醅披鉞啡坯 ○魁枯威切 盍恢詼虧窺悝睽歸奎刳闕 ○崔催隤

穰縻哀 ○堆都推切 追餽敦 ○推吞堆切 煨菹

(陽平聲) ○回胡圍切 迴徊洄蛔茴 ○圍吳回切 闡韋幃違嵬魏危桅峗帷爲 ○垂離回切 墜鎚槌槌鬚倅

○裴盆枚切 徘陪培稽賠 ○頽豚雷切 魑隕墳 ○葵狂圍切 馘夔達蹊睽 ○綏戎垂切 蕤蕤 ○摧慈隨切 崔 ○梅回門

切 膺枚玫媒煤眉湄楣媚鄢麋縻縻莓謀 ○雷侖頽切 播纍纍縲羸 ○隨詞摧切 隋 ○誰時垂切



(入聲作平聲) ○或洪園切惑恆回切紇核駁翻 ○賊層回切又入 ○特騰回切

(陰上聲) 鬼官委切 簋癸軌詭晷宄恹恹匪皮 ○悔昏鬼切 賄毀燬卉虺隳 ○彼奔委切 彼俾 ○猥溫鬼切 猥

媮委委諉執 ○背臧髓切 嘴 ○髓絲嘴切 瀧瀾 ○跬坤委切 傀燿 ○捶初水切 笙 ○水疏捶切 ○瑾邨髓切 ○腿吞委切

(陽上聲) ○偉完跪切 韙葦煒韡唯隗誚洧鮪瘠瑋曄蔦頽瓠 ○壘驚偉切 藟備桑菴瘰磊未誅 ○蕊戎壘切

切 ○餒挪壘切 餒 ○跪狂偉切 揆 ○浼門偉切 美羨媿每靡

(入聲作上聲) ○國官委切 ○筆奔委切 ○得登委切 德 ○黑烹偉切 赫嚇 ○忒湯委切 慝忘 ○克阮

切音 剋剋刻 ○北奔委切 ○則茲彼切

(陰去聲) 貴官畏切 愧桂檜膾猶儻會創鄆繪劇淮鱸 ○誨諱晦悔噫饋喙劇類噉俱昏切 ○翠倉歲切 淬粹

啐倅脍 ○背奔配切 貝狽蜚颯 ○醉最叢 ○畏溫貴切 穢尉慰蔚蒼饒蕤滅 ○對敦退切 確敦 ○稅疏贊切 說悅

蛻 ○歲絲醉切 碎諳碎崇粹粹 ○綴之稅切 贅惴 ○配噴背切 轡沛霈佈旆鞞 ○毳初稅切 吹出 ○退吞對切 ○

出坤畏切 唱

(陽去聲) ○會胡胃切 繪惠蕙慧潰闐贖滙恚匯總總績憤 ○胃蝟涓謂緯衛魏位為慧彙偽遺 ○珮盆妹



佩被倍排焙備借悖悖邶○匱狂胃切櫃饋篋餽蕘○萃藏途切悴瘁○瑞時芮切睡○芮而綴切炳炳銳睿

納納○遂詞萃切隧榘燧遂穗墜○淚命兌切累類類磔播○妹門被切昧魅寐沫媚袂瑁昧靺瘳○兌豚類切

剌隊慙懟○罪徂位切○內挪位切

(入聲作去聲)○墨蒙位切默縵○勒楞位切肋泐○孛孟位切

第六部 居魚韻 合集韻平聲九魚十虞上聲八語九嘖去聲九御十遇而成之者

(陰平聲)○居君虛切裾据据楛車駒拘俱𨔵𨔵○諸諄書切豬潴諸朱株蛛誅珠邾株侏硃味○樞春紆切

羶樗擣摠○虛熏居切墟歔嘘煦煦吁吁𨔵𨔵○蛆痊須切苴趨○疽鑄須切沮起苴狙睢媿且菹菹○迂居

紆芋於淤蘆○書商朱切舒紆輸杼○區圉紆切軀驅軀祛祛○須思疽切鬚須須胥精需

(陽平聲)○魚雲渠切漁虞余餘畚于筭雩與與歟旃璵予好俞飲楡鯢鯢瑜窳逾愉揄愚嶮隅昇臾

諛莢腴娛禺仔瑜○廬綸余切驢臚閭欄蘆鏤○如人除切茹鴛洳儒濡濡襦襦蠕○殊純如切○渠渠羣余切

磔邏邏瞿衢臞鸛𨔵絢劬胸○除船如切蝮滌際蹠儲廚𨔵𨔵○徐旬余切𨔵

(入聲作平聲)○局窮餘切踟○俗旬餘切續○贖誰餘切蜀蠲淑孰熟塾屬○逐虫殊切軸軸踳



濁濁○術純如切述秫朮○侷羣魚切岫

(陰上聲)○舉君偃切莒莒矩集踔枸齧窶柜奔○主諄鼠切挂塵煑渚渚○鼠傷主切黍暑抒○杵春鼠切杼

楮楮處○許蕭矩切詡詡聃咻○咀鵠醜切沮齟○滑荀咀切謂醜○去國舉切詘法○偃鼠矩切○取痊醜切

(陽上聲)○語雲呂切固敵齟雨與愈瘡字禹瑀庚圍羽予芋滋僕噓熨○呂綸字切侶旅膺縷縷儂○

汝人與切女妝乳○女濃字切咀慈呂切

(入聲作上聲)○菊肩許切踔羽掬鞠餽淘鞠搨橘譎憍○曲邱偃切麴麴蠅屈○燭忠許切竹筑竺

粥囑祝罰築屬囑瘰○粟松許切宿肅鷓夙菹○恤荀許切戊卹贖鉞○出春許切黜絀怵畜觸愒

獸豕○旭凶去切勛頊畜蓄漚○叔傷處切菽俶縮踳條束唳○澳邕許切燠噢郁彳鬱熨○洫熏切

許切音血殪魃○促匆羽切蹙蹙跣就○足宗羽切卒○闕困羽切

(陰去聲)○鋸君飫切倨踞句屨據○恕傷注切庶戍○覷痊絮切趣娶狙○注諄恕切註蛀炷澍著翥鑄舅跬

○飫風鋸切菸○足鐫絮切沮○處春飫切○絮荀沮切○去圈飫切○醜熏凶切

(陽去聲)○御雲具切馭遇嫗裕諭諭豫預顛與譽禦雨寓語變○慮綸裕切瀘鑪屢○懼羣裕切遽醜具巨



詎拒距炬苜秬秬鉅簾○樹淳御切署曙豎○孺人御切茹洳○宁船孺切苧貯佇佇紵柱住駐箸○緒旬聚切

序敍激嶼○聚藏遇切

(入聲作去聲)○玉容豫切獄欲育鴆浴鈺毓煜鬻○聿雲預切鵠喬遁馱○錄龍豫切綠藁錄錄

遂陸戮勳驟碌律律率○辱戎宁切褥溲蓐緡鄒○入人宁切

第七部 蘇模韻 合集韻平聲十一模上聲十姥去聲十一暮而成之與前歸回韻皆新分者

(陰平聲)○蘇松租切麻酥○逋崩鋪切鋪哺○孤公烏切菰呱觚臚姑菇沽酤辜蛄○芻撐疏切芻初○枯

空鳥切骷劓恹○都東烏切閣○烏翁孤切鳴蕩汗洿朽圻惡於○膚風逋切夫鈇玦趺趺孥孥孳孳鄂俘敷郵

枹跗○呼烘汚切滹○租宗蘇切菹○麤匆蘇切梳霜初切蔬疏○鋪烹逋切捕

(陽平聲)○模蒙蒲切謨摹膜嬾糝模○徒同盧切圖屠菟瘡茶途塗醮涂畚稌隳○無文扶切亡蕪撫巫誣

毋扶夫蚨芙符鳧苻○奴農無切拏駑笈○廬龍徒切蘆顛鱸鱸鑪爐轆廬鷓○吾王胡切浯鑄梧語倍吳蜈

鏐○鏐蟲吾切鋤鉏○蒲蓬胡切葡醕肺蒲莆匍菩○胡洪吾切糊湖醐葫餽榭瑚壺狐弧瓠乎蝴○殂叢吾切

切 徂



(入聲作平聲) ○獨同胡切音徒 讀牘瀆牘匱積牘毒蠹牘 ○突豚胡切音徒 凸 ○復馮胡切音扶 伏袂茯服鵬服

縛慮泐佛 ○鵠洪吾切音胡 斛榘穀穀鵠核 ○僕蓬胡切音蒲 濮僕襮暴瀑 ○杙完胡切音吳 砥兀虺 ○族叢胡切音徂

卒萃

(陰上聲) ○所霜阻切 數 ○阻忠所切 俎咀詛 ○祖宗塢切 組 ○土通觀切 吐 ○覩東土切 睹堵賭肚 ○古公塢切 罟

詰牯估鉅監鼓瞽股賈殺盡 ○隗翁古切 塢鄔 ○虎哄塢切 琥筮濟辱 ○補崩塢切 圃譜 ○普烹塢切 浦溥 ○甫

風隗切 黼黼篚府腑俯拊拊父斧撫頰弣淫 ○楚充所切 礎 ○苦空塢切 筭楷

(陽上聲) ○武文腐切 鵠斌斌舞臙無斌憮無侮悔 ○魯龍弩切 鷓櫓虜擄鹵滷嚕 ○五王戶切 伍午仵 ○戶

侯五切 ○母蒙五切 牡某畝拇姆姥 ○弩農五切 努努 ○腐逢武切 輔釜黼父

(入聲作上聲) ○萩松古切音所 歛速棘餗椒涑謾肅 ○谷公古切音罟 穀穀告楛楛鵠骨搯汨饋 ○福風古切音

甫 當幅蝠幅副復復覆馥腹幅輻拂髯紕沸莠佛芾絨黻弗被祓絳 ○卜崩塢切音補 不褻 ○笏哄塢切音虎

忽惚總囿邈歛 ○哭空塢切音苦 酷皓譽窟肫矻 ○督東塢切音觀 篤頓咄拙呐 ○撲烹塢切音普 樸朴 ○觸充塢切音

楚 蠹畜 ○簇匆祖切音楚 蕪猝卒促蹙蹴噉 ○屋翁古切音塢 沃剷 ○禿通塢切音土



(陰去聲) ○素松詛切 悽繚訴懇塑溯遡泝 ○數霜詛切 疏 ○赴風汗切 仆計付傅富副賦 ○故公汗切 固錮痼

顧雇 ○惡翁故切 汗堊 ○布崩鋪切 怖佈 ○醋勿素切 厝錯 ○詛宗素切 祖倣 ○兔通妒切 吐唾 ○鋪烹布切 庫汗空切

袴袴 ○妒東兔切 蠹射數

(陽去聲) ○暮蒙部切 慕慕募 ○渡同路切 肚土度鍍杜莊 ○父馮務切 婦負附腐附駙賄 ○扈洪誤切 戶祐帖

估互互護護鄂 ○務文父切 霧鶩鶩婺戊 ○路龍度切 潞路璐輻露鷺輻 ○誤王戶切 悟寤晤忤迕 ○部蓬誤切

節簿哺捕步埠 ○祚叢誤切 胙昨助勑 ○怒農路切 諏

(入聲作去聲) 木蒙部切音暮 沐睦穆牧目鶩檠苜霏繆稷沒歿 ○祿龍度切 瑀淥鹿漉籠麓輓薦陸角蓼

○物文父切音務 勿湧 ○訥農路切音怒 呐

第八部 皆來韻 合集韻平聲十三佳半十四皆十六哈上聲十二蟹十三駭十五海去聲十四太半十五卦半十六怪十七夫十九代而成之者

(陰平聲) 皆艮挨切 階階階借街 ○措慳挨切 該干哀切 垓菱咳 ○哉臧腮切 栽災薶 ○釵初齋切 差 ○台湯哀切

胎哈郃鮐 ○哀阿該切 埃唉 ○顯桑裁切 腮腮懸 ○開康哀切 闔 ○齋張飾切 乖瓜歪切 筵疏齋切 篩 ○挨黠皆切

○衰霜歪切 ○猜倉顛切 ○歪烏乖切



(陽平聲)來郎孩切 徠萊切 萊萊切 來萊切 ○鞋奚崖切 諧骸切 ○排旁埋切 俳牌排切 ○懷胡駘切 淮槐切 ○埋忙排切 霾昂孩切 ○皚昂孩切

獸駘孩寒駘切 ○咳池崖切 柴柴切 崇移鞋切 儕崖切 ○崖移鞋切 厓厓切 厓厓切 厓厓切 ○才殘駘切 材財裁纔切 ○臺唐來切 擡儻胎苔切 ○

能奴來切

(入聲作平聲)白朋孩切 帛音陪 帛音柴 ○宅橙儕切 擇澤切 ○畫胡駘切 劃懷切 獲

(陰上聲)解艱挨切 嶮海切 ○海愁改切 醢宰切 ○宰臧駘切 載采切 ○采餐宰切 彩採採案綵睬切 ○欸安改切 乃毒駘切 ○拐關乃切

拐看欵切 ○愷看欵切 凱鎧塏闔切 ○揣窗欵切 嗽班欵切 ○灑山欵切 躡楷切 ○楷慳矮切 錯改切 ○改干欵切 ○矮央解切

(陽上聲)駘霞買切 獬蟹切 ○獬難亥切 乃踰鈕買切 ○買轡亥切 ○亥寒買切

(入聲作上聲)格緹海切 格改音 骼格隔隔革切 ○拍噴乃切 珀魄切 ○策撐欸切 冊柵測惻拆坼敕切 ○伯崩乃切

擺百柏迫擘槩切 ○客阮乃切 搭喀刻切 ○責爭駘切 幘簣噴摘謫側具仄窄迮舴詭蹟蹟磔切 ○色

生鬣切音 齋穠索凍切 ○摑觥欵切 幘咽統馘切 ○率山欵切 蟀擗帥切 ○晷烘欵切 割厄扼隘切 ○厄恩解切 厄扼隘切

輓阨切 ○塞僧乃切

(陰去聲)戒艱隘切 誠解解懈介界芥价玠屆辖阶危切 ○債張晒切 療祭切 ○態灘帶切 泰太汰大貸切 ○蓋愛岡切



切槩概巧○愛安蓋切優優靄藹○帶丹態切癩戴襪○快匡怪切夬滄噲塊蒯○再臧賽切載○派攀太切湃○

曬山債切鍛殺○帥霜怪切○賽桑再切塞○菜倉賽切蔡縹○怪光快切○慨康蓋切愀愀愀○隘央介切扼搯錫○

蝥昌晒切嘍○拜班派切扒

(陽去聲)賴郎代切賴瀨賚賧勑喇瀨○敗旁賣切憊唄繡○械閑睡切薤瀝解邂餽○寨屏芥切砦眈○艾昂害切

礙閼戮○匪顏械切惟推○柰靈代切奈鼎耐襪○亥寒艾切害劾○待唐賴切逮怠迨殆給貽代袋帛黛岱

黷壞大玳○在藏賽切載○賣忙敗切邁○壞黃外切○外王壞切

(入聲作去聲)麥蒙外切貊音賣切貊陌慕脈墨○額昂害切厄○搦寧害切

第九部 真文韻

合集韻平聲之十七七真十八八醇十九九臻二十文二十一混二十二很去聲之二十三魂二十四痕上聲之十六軫十七準十八八吻十九九隱二十混二十一欣二十三魂二十四痕二十六韻二十七恨而二十四愀

(陰平聲)真知身切珍振甄鈔○分敷恩切紛芬氛菜霧訝○昏呼恩切悻婚闈葦○因伊恩切姻茵緬氤湮闐

禛堙殷殷裊駟○申奢真切紳伸呻坤身信娠○噍癡真切瞋○春樞氤切椿輔○苟須氤切詢詢恂郇洵○吞

拖郭嗽○諄朱氤切衡肫屯肫迤○逡蛆苟切皴竣竣○根哥恩切跟○欣希巾切忻訢昕斡○氲於君切醞煜縕







(陽上聲)引移忍蚓听〇閔迷牝憫泯愍抵潛敏〇芻無憤吻脰技憤〇允余籍狃殞隕尹〇窘渠九

菌菌〇盾殊允楯〇膺徒允盾侖囤沌〇牝疲敏臄〇忍穰引〇笨蒲憤〇棍胡笨

(陰去聲)震之觀振賑鎮〇信西進訊迅汛〇鬢篋印殯贖擯償〇醞紆訓愠縕蘊煜韞揮〇進藎信

璉晉縉潛〇奮敷逆糞叁債忿憤〇襯初震觀訛〇印伊疊僂〇峻須俊浚濬鶴〇遜蘇寸噀巽濇〇

俊疽印駿餽駿〇舜書醞舜瞬〇釁希印〇寸粗遜〇褪拖頓〇趁癡震〇頓都印〇遼逋奮〇訓虛醞

切〇困枯衰〇搵烏儼〇良哥寸〇硯〇親妻進

(陽去聲)問無分聞紊汶文繞〇陣持刃朕〇刃穰陣仞訶勃輒認靱〇吝離刃蘭麟遴隣麟躡〇腎

蛇陣慎蜃〇韻余郡連暈鄆餽〇盡齊陣蓋贖費〇殉徐韻徇狗〇近岐刃靳覲僅饑殄堊〇醑移近

切引鞫孕愠〇閔如運潤〇鈍徒很遁遜沌〇悶麻盆懣〇郡渠運〇混胡問棍譚溷渾焜〇嫩奴論

〇分扶問〇論盧鈍〇燼詞醞〇恨何問〇仝旁問〇順殊閏

第十部 干寒韻 合集韻平聲之二十六產去聲之二十五寒之二十七刪二十八山上一聲之二十三旱二

(陰平聲)干歌安竿肝玕杆乾〇山尸安刪珊姍潛〇單多干殫鄆箎瘳丹禪〇安阿干鞍〇姦基駮











婆幔切○亂羅段切○慄奴亂切

第十二部 天田韻

合集韻平聲之一先二仙二三元上聲之二二十七銑二十八

(陰平聲)天梯烟切○先思烟切仙隱禪鮮麻和荷命○煎蓋先切鬚彘箋牋錢濺湔韞○堅基烟切肩○顛低天切

癩巔蹟偵滇○鵲居烟切涓娟燭帽銷翳○邊筵篇切籩編編編篇鞭○喧虛淵切誼喧煊萱諛儼翫墮

貍嬛○氈遮羶切鸕鱸鱸漣旃旃○羶奢氈切搨挺顛○專朱川切轉軛轉顛○千妻仙切仟阡芊遷韃○軒

希堅切掀騫訐○煙伊堅切焉鄢媽燕燕臙咽闕湮薦○牽欺烟切愆襄騫呀泝蹇繹魯○篇批烟切扁編編偏

翩煽癘○淵紆絹切冤宛鵲鴛蜿怨咎○痊蛆宣切詮筌銓佺痊荃拴悛○宣須淵切瑱愼鎭○川樞惠切穿○

捲區淵切圈眷○鐫直宣切樾車羶切

(陽平聲)田題連切畋鈿佃闐填礦○連離田切蓮噤漣鏈鏈憐聯鏈○緜迷腓切棉眠樛○然而纏切○塵持然切

躔纏禪蟬蟬單灑灑○前齊涎切媮錢○懸雄元切泫○賢兮言切絃絃弦舩延筵鋌鋌鋌姘妍研言焉泮

○乾其言切虔韃韃○元余懸切龜沅芫園圓員園捐袁轅原源垣鉛沿緣緣鳧鳧援援猿猿杙杙爰○全

齊旋泉怪琰淫旋璇漩還○傳除元切船椽遄○拳渠元切鬚倦蹇蹇權顛卷○胼疲綿切駢駢便梗平玼詭



○年尼言切○涎斜前切○暝如傳孺切

(陰上聲)腆梯典切悞腆拙覲覲○宛紆卷切腕腕婉婉苑腕澆苑○偃衣蹇切鰥鰥蜃蜃○卷居苑切卷狀捲

○鮮西翦切蘇蘇籓跣洗毯銑筭彌燹○蹇基偃切蹇蹇爾爾○翦咸銑切譟掬鬚俊戩○轉朱苑切轉○貶筭切

匾編編編扁窆窆○喘樞苑切舛舛○闡昌展切歲駮○典當腆切○顯希蹇切灑憲憲蜺○犬區宛切綵○

展遮闡切振輶○遣欺偃切緹髓○雋粗選切吮○選須雋切渲○淺妻銑切○誼虛苑切咍咍

(陽上聲)殄題璉切○遠于鬱切蕞阮○演移峴切續兌衍讖獻獻○輦離殄切璉璉○巒閻遠切變○免迷諷切冕

勉沔沔恹恹○覲兮演切峴○奕如遠切輓輓輓○撚尼演切碾

(陰去聲)跃梯殿切○券區怨切勸案○見基宴切建○獻希建切憲韞○絢虛眷切詢鞞○燕伊建切嚙咽讌讌宴

堰鄆鷄○眷居怨切卷絹睛胃悒狷筭餽睭環○變篋片切徧○片批變切騙○線西箭切霰○釧樞怨切串○騙

奢戰扇扇煽○箭藎線切濺薦洵餞竿煎藉○選須怨切○戰遮扇切顛○倩妻線切蒨精茜○殿低宴切○嘽朱怨切

切○怨紆眷切

(陽去聲)電題練切殿墜澱旬靛奠瑱淀○院余券切願愿僊僊遠媛媛掾○健其硯切鍵鍵件○縣兮健切縣







(陽平聲)豪胡敖切壕濠濠壕毫嗥號呼颯瘖擻○寮離迢切遼僚鷯瞭瞭瞭寮燎寮寮寮瞭瞭瞭瞭

料潒○饒穰韶切繞蕘繞擾○苗明瓢切描貓貓緇魘○毛忙袍切旄髦酖茅媯緇螯○猯囊牢切穉饒叟諏叔

饒洵○牢郎桃切勞撈癆勞勞膠潦啤啤○迢亭聊切髻齟若岩咎調條鱗蓀蜩佻椽○潮長韶切朝量晁

○韶繩饒切軺瑤○遙移喬切搖謠瑤緇謠謠路徭徭窰窰堯堯陶僥堯姚肴淆殺餚嶠爻各鯨搖絲蘇

蟠○樵齊遙切瞧譙顛樵○敖昂豪切鼇鰲鰲嗷嗷熬熬熬磬磬磬傲整翽○喬強遙切蕎橋僑翹翹

苕審○袍旁毛切炮跑匏匏咆庖包刨○桃唐勞切逃眺發洮陶萄綯醜洵陶掏濤檣颯跳○曹藏敖切漕槽

嘈嘈艘聒嘈○瓢平苗切薄闕○巢橙韶切藻輶

(入聲作平聲)鶴杭蕞切窩涸貉雀○濁壯芍切鐳灑濯擢泥鷺○鐸唐洛切愒度踱劇噉澤○薄旁寔切舖

鉞箔泊毫雹爆暴撲礪○學降角切鸞巒學學○著長弱切着鑿藏索切昨酢作詐繫○醲強約切曠○噉約

切噉○鑊黃郭切穫獲蠖獲○杓繩若切勺芍○縛符鑊切○龔王郭切○曠

(陰上聲)小襄勛切篠諛○皎姜杏切較狡姣絞繳攪矯矯蹻蹻儼儼○杏央皎切妖胥宥突窈拗畧瀉媿驪驪

○悄槍小切愀○寶邦禛切寶保保堡緲緲葆飽鵠鵠○掃桑早切掃嫂○殍嵬表切葉標醮醮縹縹○早臧掃切







(陰去聲)笑囊醮切 唉嘯宵鞘○眺汀弔切 跳越頰眇眺耀棠○弔丁眺切 吊釣寫○豹邦砲切 豹

切 艦糙慥操○竈咸噪切 慥灶躁○照張少切 炤詔卧墨○耗呵告切 好○到當套切 倒○叫姜要切 計教覺校較

校餃筭琰窖敷嗽微酵○醮漿笑切 醮燻燹○俏槍笑切 峭悄陷悄○佞兵票切 鰲○孝興叫切 設淳○罩爭少切

箎笱○耍衣叫切 拗勒拗○礲滂豹切 炮炮炮砲○告辨倭切 誥郤○噪譟燥鏖掃穰蹇○奧映告切 奧澳餽

嫫嫫○鈔撐少切 舛舛○哨生單切 稍稍○靠康奧切 餽犒搞○票辨倭切 剽黝影縹漂鬣驃○套湯到切 套○少

傷照竅切

(陽去聲)號杭傲切 猗皓皜鎬浩昊顛瀨皦皦皓○調亭廖切 掉窳窳○抱旁帽切 鮑鮑暴瀑曝○造藏傲切 阜

皂槽漕○廖良調切 燿燎料療○傲昂號切 傲臬鰲○召長紹切 召趙旒肇兆垂○紹繩趙切 邵邵劬劬○道唐滂切

切 導燾詔幬疇倬倬蹈盜盜稻燾○曜移轄切 耀曜耀鷄○轎強曜切 橋嶠○誚齊曜切 瞧譙○效奚轄切 効傲敷

校倭○權橙紹切 棹○貌忙抱切 兒冒冒帽帽涓緝媚眊耄耄晶瑁○滂郎道切 憊勞憊燿潦○妙明傲切 妙廟

繆○鬧囊滂切 淖撓撓○溺尼轄切 尿

(入聲作去聲)嶽陽學切 岳樂藥躍侖鑰淪輪燻籥酌鸞○諾囊洛切 搭○莫忙博切 寞漠幕摸膜縻瘼鎮







佛馮跋切縛鐸懷活奪

(陰上聲)果官燥切菓螺裏麤裸裸〇鎖酸左切鎖瑣瑣鎖〇朶端裸切朶綵躲朶禪禪馨哆疹唾〇可

康果康果切珂岢〇笱干燥切笱〇頗潘跛切叵〇叵猗〇跛般燥切跛箴〇妥湍裸切綏嬌穎寬燥切〇脞攢瑣切〇左

攢瑣攢瑣切〇裸翁果切〇火歡果夥切

(陽上聲)擺巒我切擺羸裸裸瘰菘菘〇娜農我切〇我昂懼切〇懨喘我切〇麼麼

(入聲作上聲)葛干遏切割合鴿蛤蓋閣〇各北叶果閣格〇鉢搬潑切撥襪襪〇潑潘鉢切〇璞滂莫切

卦撲撲朴扑醜粕〇聒官幹切括括适筭刮恬〇郭光腫切椹榔榔〇廓匡腫切廓鞞擴〇渴看遏切渴磕搥

榼溘溘欬瘡潤跼闊〇撮攢緜切撮〇撮端脫切撮戮咄〇脫湍撮切說敝〇藿荒郭切霍擢擢擢〇幹剌聒切

澣指〇喝歡葛切飲〇遏安葛切竭掩始闕頰鶻〇緜鑽遏切攔〇齷窗捉切戳戳捺鏢〇捉莊齷切卓琢涿涿

掇〇艘汪郭切艘〇豁歡聒切滅

(陰去聲)過官流切〇佐鑽些切左作做〇銓攢些切挫剉坐莖蹉莖〇播般破切播籛籛〇箇岡流切個個〇課

康過康過切騾瘰科〇唾湍刺切唾氄〇破潘播切〇些酸佐切〇流剌過切〇剌端唾切〇貨歡過切



(陽去聲)邏鸞隨切襪躍○磨瞞賀切饌杭臥切○賀杭臥切荷○和桓臥切因禍輾○坐攢臥切座○大團馱墮

惰惰舵○稷農邏切糯糯○臥完和切○餓昂和切

(入聲作去聲)落鸞奪切洛洛酪酪烙烙樂樂牽牽維維○幕瞞跋切莫莫寞寞摸摸膜膜漠漠瘼瘼模模縻縻邈邈末末沫沫抹抹秣秣秣秣

茱○諾落切搭○弱穰穰濁切翦翦若若彘○萼昂活切鴉選愕鄂諤愕萼萼罅罅罅罅罅罅○捋鸞奪切剝剝

第十五部 家麻 合集韻平聲十三佳半九麻上聲三十五馬去聲十五卦半四十禡而成

(陰平聲)家鸞鴉切加加珈珈笳笳枷枷袈袈迦迦茄茄嘉嘉耷耷叚叚痕痕麤麤佳○巴邦葩切疤疤芭芭把把把把把把○蛙鸞瓜切

鼈注窪窪哇哇娃娃鶻鶻窠窠滋滋搯○沙山楂切紗紗鯊鯊裳裳裳裳紗紗沙沙蚤蚤蚤蚤○躑支紗切查查楂楂樞樞粗粗渣渣摑摑咤咤拖○搥

莊注槲槲鬻○雅衣家切鴉呀丫丫極極啞啞婭婭窰呀鴉○又初沙切杈杈杈杈差差鏊鏊○誇匡注切姪姪髑髑夸○葩攀巴切肥肥

○蝦香家切鰕呼瓜切華華花花苓苓譁○瓜孤注切抓抓蹶蹶顛顛駟駟緇緇蝸蝸媧○娃腔家切嬰○咍咸鴉切○啖倉鴉切○他他

湯鴉○媽字典載俗讀○哈呵加切

(陽平聲)麻蠻○痲痲○驂胡麻切華華划划鐸○牙陽伽切牙牙芽芽訝訝齟齟𦉳𦉳涯涯衙○霞閑牙切遐遐瑕瑕駁○琶旁旁

切杷杷爬○茶長牙切搽搽槎槎查查坨○掣囊伽切拏拏○伽強牙切茄















孽孽葉業艱懔業擘擘饑拽朕額薛鏢枿○滅綿別切篋蔑蟻幘懷蟻攬濩○裂連疊切列列列列列列

獵獵蠶蠟熾振洌趯楨攏○月圓厥切悅悅說閱軌越鉞越剔日與蠅玊戊○劣學越切踣踣踣

第十七部 庚亨 合集韻平聲十二庚十三咍十四清十五青十六蒸十七登上聲三十八梗三十九耿四十靜四十一迥四十二拯四十三等去聲四十三映四十四諍四十五勁四十六徑四十七證四十八陞而成者

(陰平聲)庚基英切鷓賡更更羹羹耕耕杭梗京驚荆經繆涇慶兢矜○精謹星切晴鶻菁蜻睛晶旌○生

詩爭切甥笙牲猩姓○箏之生切爭狰睜確錚輯登丁○丁低汀切釘玎行行釘叮疔灯汀○征知聲切正鉦怔

貞禎楨徵丞蒸癥○冰巴蟬切氷兵并屏屏楸○登登燈燈登燈登登登○憎杏僧切曾曾矰矰增增增

○稱癡升切稱稱賴賴煙煙稜稜○桴蚩爭切撐撐鐺鐺琤琤○英伊京切僂僂瑛瑛膜膜鏤鏤翼翼嬰嬰櫻櫻櫻櫻

嬰應鷹膺鶯雁○輕欺英切姪卿傾頃控阮坑徑徑鏗○馨希京切興興○青妻星切清鯖圍○聲收征切声升昇

陸勝○汀梯丁切汀廳聽聽鞞鞞綖綖○星西精切猩醒惺腥篁駢駢○僧私增切馨馨○亨駒經切脰脰○嬾批冰切娉娉

碎闌怦砵拌伴○澄他登切○緹鉤亨切緹緹緹

(陽平聲)亨題靈切停婷淳淳淳淳淳淳廷庭蜓霆霆霆霆霆霆○平疲明切評萍枰萃坪呷屏瓶緝簪泝憑憑







切 鐙澄澄登輦輦○倩妻性清瀨○諍之聖掙淨燈幘○正知聖政証証證○柄篋聘鈔病并屏摒併

併○聖商正勝勝○性西倩姓○稱昌聖秤偵道○互鉤磴互批柄○與希敬○甌吝贈○踏雌甌○措摳互

切批柄○與希敬○甌吝贈○踏雌甌○措摳互

(陽去聲)定題另錠廷○競其硬詰○硬移幸贍贍迎孕婢○鄧頭稜躋澄澄○鄭持盛瞪○病疲命

竝並平○令離定另○乘神鄭剩嵬賸晟盛○佞泥硬淨甯甯○淨齊硬淨靖請請阱穿靜靖靚○

杏今硬幸倖諱苻脛脛行○稜樓鄧稜駿駿○鏗愁鄭矇○贈慈稜○命迷病凭

第十八部 鳩由 合集韻平聲十八尤十九侯二十幽上聲四十四有四十 五厚四十六黝去聲四十九宥五十幽五十一幼而成者

(陰平聲)鳩京憂蘭膠軒糾糾○啾精脩拏湫揪齧揪○搜生鄒摻颯鏖度廖饒酸菟筓○鄒爭搜鄒

躑躅鰕詛陬緹姬噤菼○休興憂髻咻貅麻休鷓○謳阿鉤歐漚甌區嘔區蘊鷗福○鈎哥謳鈎蒟甸

徇响箐鞣溝溝構緱○兜登倫篋纒攏鬣咬剉豆○秋妻歐秋秋歐鞞鞞驚厥倏緝鱗楸○憂衣鳩憂優優

糗幽幽幽呦拗鹿攸黝○脩星啾修脩羞饒○抽備周瘳惆調○周征收週調隰州洲舟轉整壽調俯

○丘輕憂丘蚯邱近龜○偷湯兜偷偷兜偷偷○籌撐搜籌搗搗○收聲周收收○摳珂鉤摳摳暉暉○彪兵憂彪







粗姐軀○薄昂切 藕藕偶耦○樓楞切 柳嘍嘍嘍○阜馮啟切 障焯草○揉仍有切 揉揉揉○畝蒙部切 畝某牡

(入聲作上聲)竹北叶 竺筑燭祝囁粥粥○畜北叶 觸祝○叔北叶 倣菽倣束縮縮

(陰去聲)救京幼切 廕廕究疚灸灸○晝征獸切 呪咒○獸聲晝切 獸狩首○秀星儼切 琇宿縮綉繡○嗽僧奏切

漱筭噤瘵○皴爭瘦切 緇緇襪整○扣珂構切 寇寇寇叩殼○鬪登透切 鬪鬥○構哥扣切 造媾購觀媾構

姤詬句能鉤殼鞞○湊倉嗽切 輳輳膝簇簇○臭備獸切 溴○嗅興救切 顯臭糗殍餽○透湯門切 綉越音○瘦

生皴切 ○奏增激切 ○筵撐瘦切 造○覆風構切 ○幼英救切 ○儻精秀切

(陽去聲)又盈咎切 右祐佑宥囿褻侑醕柚油狝○胃呈又切 胃紂耐宙佑籀○白擊又切 舅舅舊舊柩柩○

受繩紂切 綬壽授咬售○岫盈就切 袖○溜荅又切 露廬○后何又切 厚後逅候埃邠后○就情岫切 鷲鷲○豆漏

切 荳逗逗豆登設胷竇讀痘○漏楞豆切 陋鏤痛○繆明又切 謬○慤橙受切 驟潔○穉囊豆切 鐸孺孺○茂復忙切

懋替貿袤裨○復房茂切 瘰○糅仍胃切

(入聲作去聲)肉戎竹切 褥蓐辱穉縶溲駮○六龍篤切 戮勳輅僂○胸濃郁切 忸衄恧衄

第十九部 侵尋 合集韻平聲五十二沁而成者











(陰去聲)鑑饑暗切鑿鑿監○勘珂暗切礪礪○闕溪鑿切瞰闕傲嵌○紺哥暗切瀼淫翰諛訃財斂○擔當探切

瘡○蘸楂讖切站○暗阿紺切諳○三桑鑿切慘侏○駮他贍切偵探慄○參倉慘切參諺○懺又蘸切饑○鈔紗蘇切

剗○劍

(陽去聲)輓奚憾切檻檻陷陷昭召銘昭○憾候輕切撼頤頤饑誠玲洽杏菡○澹唐濫切儻淡啖啗噉茗酸

突○濫郎淡切醞醞熾熾纒纒○湛鋤濫切賺○暫藏憾切整整

第廿一部

纖廉

合集韻平聲二十四鹽二十五豔五十六添二十六殿上聲五十談五十一忝五十二儼五十三賺去聲五十五豔五十六添五十七驗五十八陷而成者

(陰平聲)纖些尖切霰纖纖摻纖銛儉暹儉○瞻遮苦切詹瞻瞻創占霑沾識○兼基淹切縑鶴縑兼業縑

熈熈○俺伊兼切淹醃閤掩腌掩掩嶮厭壓慄○僉妻纖切僉簽籤劉幟鋏○檐車苦切檢檐綵袂粘姑

胡割○杓希兼切杓栲杓欵煖藪穰瘰姁○尖蓋纖切殲殲斬漸雯熠○岐低添切拈拈髻佔貼貼○苦奢沾切

疴娑筓○謙欺淹切戕賺○添穉故切忝帖

(陽平聲)廉離甜切簾鏦鏦濂濂劇縑縑紗幪縑縑彙縑匱奩帘簌○鮎泥鹽切黏粘粘粘○鹽移鈴切鹽閤

欄爛嚴嚴巖巖檐簷炎閔阡讎○擎斜鹽切撐駭欬燂燂○鈐岐鹽切矜黔鉗拊髻黜○蟾持髻切蛄題廉切甜







諸世間以餉同嗜。

統以上諸韻而論之。較詩詞韻有寬處有嚴處。所為寬者。詩則東與冬不能混。蕭與豪又不能相合。詞雖略寬。願如魂元之類。有時亦稍當區別。此則江陽一致。庚亭不分。且合平上去三聲而共用之。固詩與詞所萬萬不能者也。至其謹嚴之處。亦有較詩詞縝密者。詩姑勿論。今專論詞。詞韻如支時。機微歸

回三韻。素所不分。而此則各判畛域。不可假借。居魚蘇模二韻。詞家通用。而曲則又不可混。居魚蘇模二韻曲中

向亦不分分之。自李笠翁始。他若寒山歡桓之與天田。監咸之與纖廉。詞中有時亦併而為一。而曲則更不能稍為

通融。凡此之類。皆曲中最細之處。以開口與閉口出音各殊。鼻音與齶音吐字宜細。曲中真文為抵齶音庚亭為鼻音侵

尋為閉口音此三韻分立至嚴。蓋不分晰。則發音不純。起調畢曲無所歸束矣。惟填曲較他種文字為易者。謂一曲中

平仄韻間用無一曲純是平韻。亦無一曲純是仄韻。此中選擇韻脚稍覺寬耳。願古今曲家往往用韻

有不協者。如高深甫濂所作之玉簪記。舉世所稱道者也。其中琴挑一折。尤為膾炙人口。而朝元歌四

支所用諸韻。竟是荒謬絕倫。其詞云。一長清短清。那管人離恨。雲心水心有甚閒愁悶。一度春來一番

花褪。怎生上我眉痕。雲掩柴門。鐘兒磬兒在枕上聽。柏子座中焚。梅花帳絕塵。你是個慈悲方寸長長



短短有誰評論。一詞中清字韻是庚亭。恨字韻是真文。心字韻是侵尋。悶字、褪字、痕字、門字、純是真文。聽字韻又是庚亭。焚字、塵字、寸字、論字、又是真文。一首詞中犯韻若此。令人究不知所押何韻。忽而閉口。忽而抵齶。忽而鼻音。歌者輒宛轉叶之。而此曲遂無一人能唱得到家矣。此曲唱者雖多。又如高則誠之琵琶記。亦有錯誤。支時與魚模不分。歌羅與家麻並用。自謂不屑尋宮數調。其實貽誤後學者。至巨。在古人猶可推諉也。其時詞家大抵神於音律。且既無曲韻之可遵。又乏曲律之可守。空拳赤手儼然成此七寶之樓臺。卽有舛誤。亦當平心寬恕。至於今日。則情形不同。大成宮譜出而律度有所準繩矣。欽定詞韻出而韻律亦有依據矣。所難者中祕典籤。寒士未必能有願如沈寧庵之南詞譜。范昆白之中州韻。尙可訪求而得之。乃誤以傳訛會不一。爲考訂。致使雲門大樂。旣如廣陵之琴。韶濩鈞天。不入秦王之夢。余故謂當今之世。正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日也。因訂此韻。爲文人暗室之燈。覽者當知余之苦心。則幸甚矣。

### 第三節

#### 論南曲作法

宜與前第一節  
論宮調參觀之



南曲自梁魏創立水磨調後。〔俗名崑腔〕其作法大有變革。良輔僅點琵琶記板而不點幽閨記板。〔幽閨爲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卽作水滸傳之耐庵居士也。〕故詞家宜恪守琵琶。惟東嘉用韻夾雜不盡可依。取舍從違之際頗費裁酌。非老於詞學者不無窒礙處。舊譜中最知名者曰南音三籟曰骷髏格曰九宮譜。俱不盛傳於世。惟沈寧庵之南九宮譜鈕少雅之南曲範藏書家間有儲弄者。顧亦不多見矣。余謂諸譜論詞句之格式雖詳而於填詞時按譜尋聲之道尙未深論。是猶有可議也。康熙時南詞定律一書考訂最精且係殿板購求尙易。填曲者當以此爲樣本。〔今人填曲率取舊本傳奇如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數部作樣本。或取長生殿與倚牲七種者亦有之。余謂牡丹亭襯字太多桃花扇平仄欠合皆未便效法。必不得已但學長生殿尙無紕繆耳。〕則有所依據不誤歧塗也。惟詞家尙有數事爲不可不明者。余爲備論之。

〔一〕詞牌之體式宜別也。詞牌諸名備載第一節宮調論內。茲所謂體式者蓋自來沿誤之處。自應辨別而已。每一牌必有一定之聲。移動不得些微。往往有標名某宮某牌而所作句法全非本調者。令人無從製譜。此不得以不知音三字諉罪也。〔此誤牡丹亭最多。多一句少一句觸目皆是。故葉懷庭



改○作○集○曲○也○。又○傳○奇○情○節○某○處○宜○悲○戚○某○處○宜○歡○樂○某○處○宜○用○急○曲○某○處○宜○用○慢○曲○皆○各○視○戲○情○而○酌○用○之○。今○一○切○不○論○任○取○一○曲○填○之○以○致○丑○脚○或○唱○懶○畫○眉○生○旦○反○用○普○賢○歌○張○冠○李○戴○實○爲○笑○柄○故○體○式○不○可○不○知○也○。余○略○舉○數○例○以○爲○詞○家○之○隅○反○可○乎○。如○點○絳○脣○引○子○也○。南○曲○中○屬○於○黃○鐘○宮○者○也○。琵琶○記○陳○情○（俗○名○辭○朝）折○內○云○「月○淡○星○稀○建○章○宮○裏○千○門○曉○御○爐○烟○裊○隱○隱○鳴○梢○杏」此○真○黃○鐘○引○子○之○正○格○故○建○章○宮○裏○之○裏○字○並○不○押○韻○顯○與○北○曲○之○仙○呂○點○絳○脣○大○異○也○。顧○今○之○歌○者○皆○用○六○凡○工○度○之○則○南○詞○之○黃○鐘○點○絳○脣○盡○變○爲○北○曲○之○仙○呂○點○絳○脣○矣○。南○詞○引○子○乃○少○其○一○有○此○理○乎○。又○如○正○宮○傾○杯○序○其○第○一○句○爲○四○字○叶○韻○者○元○人○所○作○無○不○如○是○也○。至○明○景○泰○時○邱○瓊○山○所○作○之○綱○常○記○所○用○傾○杯○序○第○一○句○爲○步○躡○雲○霄○句○際○聖○朝○讀○叨○沐○恩○波○浩○此○正○元○調○體○式○不○知○何○人○妄○以○此○二○句○改○作○步○躡○雲○霄○際○聖○朝○句○叨○沐○恩○波○浩○句○既○不○顧○其○文○理○又○不○顧○其○句○法○直○至○今○日○牢○不○可○破○卽○淹○雅○如○楊○升○庵○亦○承○其○訛○升○庵○陶○情○樂○府○內○傾○杯○序○云○隔○牆○新○月○上○梅○花○句○繡○閣○吹○燈○罷○可○知○此○誤○由○來○舊○矣○。又○如○鍼○線○箱○與○解○三○醒○其○實○一○牌○也○。鍼○線○箱○八○句○二○十○八○板○解○三○醒○亦○八○句○二○十○八○板○其○所○以○名○鍼○線○箱○者○實○始○於○古○曲○之○東○牆○記○記○中○云○「爲○薄○情○使○人○縈○繫○終○日○把○圍○屏○悶○倚○懶○懶○頓○覺○貪○春○睡○一○日○瘦○如○



一日有時重整殘針指拈起東來忘却西香閨裏無言空對鍼線箱兒旁有點畫處爲板、爲頭板

細檢因末句有鍼線箱兒四字遂以爲名其實與解三醒有何區別昧者於是以解三醒屬仙呂以鍼

線箱屬南呂殊不知笛色同用六調（見宮調論）如何能入仙呂此大憤憤也又如西廂之佳期折

所用十二紅（即小姐小姐多丰采一支）係仙呂集曲非商調集曲其第一牌名醉扶歸是仙呂宮

也（凡集曲總以第一牌爲標準第一牌爲某宮則以下諸曲宜均在此宮若犯別調之曲亦須取笛

色相同者）既是仙呂則笛色當用小工今律以所犯牌名雜出不倫紕繆甚多且笛色又用凡字調

則一若南呂宮矣葉懷庭云佳期曲刺謬不少今驟然訂正恐有郢客寡和之憾姑仍舊貫識者無譏

則此曲之誤懷庭固知之焉李笠翁譏此曲爲鄙俗猶從文字着想實則豈僅鄙俗二字足以蔽之哉

（南詞定律以此曲屬仙呂犯調確當不易并分註各牌以醉扶歸惜黃花皂羅袍傍妝臺耍鮑老羅

帳裏坐江兒水玉嬌枝山坡羊東甌令排歌太平歌諸名逐句配合尤爲允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取其最著者言之已如此繁夥矣是故填詞者謹守宮譜而外第一當明體式

（二）曲音之卑亢宜調也南曲之聲最易辨析而亦最不易辨析何也以宮調論則每宮有每宮之



聲至易分辨。以每支論。則同屬一宮之曲。其聲有不能分辨者。要在句法長短之間。尋其異同之處。而已。如忒忒令之與園林好。鶯啼序之與集賢賓。好事近之與泣顏回。乍聽其聲。幾難分別。直至察其板式。一詳論見後。乃能清晰。故填詞家。凡遇聲音易於混淆之曲。其四聲陰陽。寧守定舊譜。或可免舛錯耳。大抵字音與曲調。鑿然相反。四聲中字音以上聲爲最高。而在曲調中。則上聲諸字。反處極低之度。又去聲之音。讀之似覺最低。不知在曲調中。則去聲最易發調。最易動聽。故逢去上兩字連用之處。一謂一句中相連處。用去上者。必佳。用上去者。次之。所謂卑亢之間。最難聯貫也。凡事自上而下較易。自下而上較難。自去聲至上聲。由上而下也。自上聲至去聲。由下而上也。所以去上之聲。必優美於上去。總之。就曲調之高低。以律字音之卑亢。調之低者。宜用上聲字。調之高者。宜用去聲字。而總要一語。必須文字優美。能上聲字少用。則所填諸詞。無不可被絃管矣。雖然。此特爲不知音者填詞而發也。若詞林宗匠。儘有出奇操勝之妙。局促於短轅之下。有才者。反多一束縛。要之。此理却是不可不知而已。余今略舉一曲爲例。如皂羅袍。仙呂宮曲也。共九句。二十五板。古詞云。一暗想。朱門俊女。豈無俊傑。肯配寒儒。漫自無言意。躊躇。無情。却被多情誤。藍橋何處。夢兒又無。陽臺何處。路。



兒怎疏。朝雲暮雨難憑據。一詞中所用暗想俊女暮雨諸字皆是極妙之處。凡遇此等處宜恪守之。又漫自無言意躊躇句必須用仄仄平平仄平一字不可更動也。余姑填一曲以爲程式。一漫翦銀釭細語。此時夜短。好卸珠襦。夢影微茫。豔情紆。春纖記取檀霞注。釵頭花氣。嫩香乍舒。衣韉芳澤。羅巾尙餘。柔魂待繞梨雲去。此曲於原詞妙處一絲不走。填詞家須如此遵譜方能合律。非敢謂舉世皆非而我獨是也。

更有一事當注意者。前曲與後曲聯綴之處不獨與別宮曲聯絡有卑亢不相入之理。卽同宮同調亦有高低不同者。同一商調也。金梧桐之高亢與二郎神之低抑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故自來曲家卒未有以此二曲聯爲一套者。牡丹亭冥誓折所用諸曲有仙呂者有黃鐘宮者。強聯一處雜出無序。納書楹節去數曲始合管絃。以若士之才而疏於曲律如是甚矣。填詞之難也。往在汴京時見一時賢示我新曲。其第一折第一支卽用桂枝香。第二支用宜春令。第三支用麻婆子。亂次以濟。音調怪異。且使笛工每吹一曲須換一調。唱者吹者皆屬苦事。彼時以初交未便指點。且反稱譽之。遂大喜而去。豈知桂枝香用小工調。宜春令用六字調。一高一低格不相入。況麻婆子爲中呂急曲。有板無腔。俗名乾



板又名流水板。如何與桂枝香宜春令等慢曲聯得下去。此理不明。并填詞亦可免勞矣。故填詞家謹守宮譜而外。第二須明曲調之高卑。庶免扣槃捫燭之誚。

(三) 曲中之板式宜檢也。板拍所以爲曲中之節奏。北曲無定式。視文中襯字之多少。以爲衡。所謂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則每宮每支除引子。及本宮賺。不是路外。無一不立有定式。如仙呂宮之河傳序。共三十二板。桂枝香二十三板。其下板處各有一定。不可移動之處。謂之板式。(每曲第幾字下板。毫無假借。) 文人善歌者少。往往不明板式之理。或任意多加襯字。(襯字謂曲中不應有之字。如八陽第一曲第一句。應用七字韻句。今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此收拾起三字。卽襯字也。照譜填詞。或於句首句中。多加二三字者。是也。) 以至上一板與下一板相隔太遠。遂令唱者趕板不及。甚則落腔出調者。皆填詞時不檢板式之病也。欲免此病。只有在未填詞之先。先將欲填之曲。檢出細察。此曲之板式。其疏密若何。若板式至簡。或上句之末一板。與下句之第一板中間。間隔多字者。則下句之首。萬不可再加襯字矣。今姑舉一例以明之。如仙呂桂枝香。共十一句。廿三板。琵琶記原詞云。一書生。愚見。忒不通變。不肯坦腹東牀。漫自去哀求金殿。想他們就裏。將人輕賤。非爹胡纏。怕被人。



傳相府公侯女不能嫁狀元。第一句書生愚見與第二句忒不通變。下板處同在第一字第四字上。而見字一板與忒字一板恰好相聯。故桂枝香第二句上不妨加幾個襯字。歌時兩板相去甚近。儘趕得上板也。將人輕賤非爹胡纏二句亦然。而被人傳之被字一板與上句纏字一板又是相聯。故亦可加入襯字。相府公侯女不能嫁狀元二句其女字一板與不字一板又是相聯。亦可加入襯字。再以紅梨記桂枝香證之。自然豁然貫通矣。紅梨亭會折云。一月圓如鏡。好笑我貪杯酩酊。忽聽窗外喁喁。似喚我玉人名姓。我魂飛魄驚。魂飛魄驚。便欲私窺動靜。爭奈我酒魂難省。到今日睡夢騰。只落得細數三更漏。沒奈何長吁千百聲。詞中所用好笑我。便欲爭奈我。到今日。只落得。沒奈何。皆襯字也。而皆就板式緊密處加入之。歌者全不費力。且反有疏密清逸之致。此真詞林老手也。紅梨爲明徐復祚筆。頗多俊語。總之板式緊密處皆可加襯字。板式疏宕處則萬萬不可。湯臨川作牡丹亭。不知此理。任意添加襯字。令歌者無從句讀。當時凌初成。馮猶龍。臧晉叔。諸子爲之改竄。雖入歌場。而文字遂遜原本十倍。此由於不知板也。故填詞家謹守宮譜。而外第三當知板式之疏密。

(四)曲牌之套數宜酌也。南曲套數至無一定。然自梁伯龍江東白苧詞後。其聯絡貫串處。又似有



一。定。不。可。更。改。之。處。大。抵。小。齣。可。以。不。拘。（所。謂。小。齣。者。爲。丑。淨。過。脈。戲。俗。謂。之。饒。戲。或。用。駐。雲。飛。數。支。每。支。換。韻。者。如。長。生。殿。看。襪。之。類。或。用。水。底。魚。數。支。有。換。韻。有。不。換。韻。如。長。生。殿。陷。關。之。類。是。也。）  
大。齣。則。全。套。曲。牌。各。有。定。次。前。後。聯。串。不。能。倒。置。（若。用。集。曲。則。亦。可。不。拘。如。獨。占。之。十。二。紅。散。曲。之。巫。山。十。二。峰。思。鄉。之。雁。魚。錦。是。也。）作。者。順。其。次。序。按。譜。填。之。不。可。自。作。聰。明。致。有。冠。履。倒。易。之。誚。惟。用。同。牌。曲。四。支。與。換。頭。並。用。者。則。尾。聲。可。以。不。用。矣。琵琶。中。如。規。奴。之。祝。英。臺。四。支。梳。妝。之。風。雲。會。四。朝。元。四。支。登。程。之。甘。州。歌。四。支。及。紫。釵。中。插。釵。之。綿。搭。絮。四。支。皆。是。也。顧。間。亦。有。用。尾。聲。者。文。人。筆。墨。歌。舞。之。際。一。時。收。束。不。來。明。知。破。例。爲。之。而。已。蓋。南。曲。套。數。之。收。束。全。在。尾。聲。之。得。宜。沈。寧。庵。作。南。曲。譜。其。於。尾。聲。再。三。注。意。詞。人。填。詞。時。直。至。尾。聲。處。已。是。強。弩。之。末。其。能。與。會。淋。漓。如。前。所。云。收。束。不。來。者。十。中。難。見。一。二。也。故。填。詞。家。若。欲。套。數。得。宜。牌。名。勻。稱。者。宜。取。元。明。以。來。傳。奇。散。曲。效。法。之。所。謂。效。法。者。當。擇。傳。奇。散。曲。中。之。佳。者。如。琵琶。幽。閨。浣。紗。諸。記。皆。可。效。法。先。將。所。填。曲。中。情。節。悲。歡。喜。怒。之。異。辨。析。清。楚。然。後。擇。定。用。某。宮。某。套。（如。仙。呂。宮。之。忒。忒。令。一。套。宜。清。新。綿。邈。越。調。之。小。桃。紅。一。套。宜。淘。寫。冷。笑。皆。詳。南。曲。譜。中。）再。將。南。詞。定。律。檢。出。所。用。各。曲。依。譜。填。之。則。自。無。位。置。舛。錯。之。病。矣。雖。然。此。







去上。若用白練序二曲、紅芍藥二曲、尾聲同前。若用金殿喜重重二曲、賺二曲、醜奴兒二曲、則尾聲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如大石調。若用摧拍以一撮棹收之。或用三字令亦以一撮棹收之。俱不用尾聲。若用催拍二曲、亭前柳二曲、犯越調下山虎二曲亦不用尾聲。若用賽觀音二曲、人月圓二曲亦不用尾聲。如中呂調。若用尾犯序四曲、鮑老催二曲、則尾聲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若用尾犯序四曲、賺一曲、玉芙蓉二曲、刷子序二曲、尾聲同前。若用山花子二曲、大和佛一曲、舞霓裳一曲、紅繡鞋一曲、尾聲同前。若用馱環着一曲、合笙一曲、瓦盆兒一曲、越恁好一曲、尾聲亦同前。若用合笙二曲、包子令二曲、梅花酒二曲、不用尾聲。如南呂調。若用瑣窗寒二曲、太師引二曲、不用尾聲。若用石竹花二曲、紅衫兒四曲、亦不用尾聲。如黃鐘宮。若用漁父第一、刮地風各一曲。不用尾聲。若刮地風後再用滴溜子者。則尾聲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若用燈月交輝二曲、賺一曲、鮑老催二曲、則尾聲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略舉數宮爲例。蓋以見尾聲之不可忽也。故填詞家謹守宮譜而外第四當知套數之不宜隨意。



以上四條爲南曲家必須留意處。非謂以此範天下之才人也。套式之最不可遵守者。莫如李日華之南西廂及湯若士之玉茗四夢何也。西廂之所以改爲南曲者。以王實甫北詞止便於絃索而不利於笙笛。止便於弋陽俗腔而不利於崑調雅奏。日華卽以北詞之句讀。改作南詞之音律。可謂煞費苦心。願以字句之勉強。本宮套中不能聯絡者。往往借別宮調中與北詞原文句法相類之曲。如寄生草改爲江兒水之類。任填一曲。乃至套式前後高亢不倫。李笠翁謂日華爲功首罪魁。至爲允當。若如玉茗四夢。其文字之佳。直是趙璧隨珠。一語一字。皆耐人尋味。惟其宮調舛錯。音韻乖方。動輒皆是一折之中。出宮犯調。至少終有一二處。詳論見後第四章。學者苟照此填詞。未有不聲律怪異者。在若士家藏元曲至多。但取腕下之文章。不顧場中之點拍。若士自言曰。吾不願振盪天下人噪子噫。是何言也。故讀四夢者。但當學其文。不可效其法。此爲金玉之語。余恐西廂四夢之貽誤人也。尤西堂目四夢爲南曲之野狐禪。洵然。用特表而出之。

第四節 論北曲作法



南詞重板眼。北詞重絃索。此世所通知者也。惟北詞調促而辭繁。下詞至難穩。愜且襯字無定法。板式無定律。初學填詞。幾於無從入手。又不尙詞藻。專重白描。胡元方言尤須熟悉。湯若士於胡元方言極熟。故北詞直入元人堂奧。諸家皆不能及。句法字法別有一種蹊徑。與南曲之溫柔典雅大相懸絕。西廂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語妙今古。顧在當時不甚。以此等艷語爲然。謂之行家生活。卽明人謂案頭之曲。非場中之曲也。實甫曲如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罕曾見。及鷓伶淥老不尋常等語。却是當行出色。關漢卿續西廂人瑞。大肆譏彈。實皆元人本色處。聖嘆不之知耳。故作南曲詞章佳者。尙易動筆。若作北曲。則語語不可夾入詞賦話頭。以俚俗爲文雅。雖詞章才子。對此無所措手矣。試遍檢明清傳奇。南曲佳者至多。北詞佳者絕少。皆坐此病。長生殿中北曲。間有佳者。顧亦不多。若如桃花扇之寄扇。哀江南。直是秦柳小詞。非北詞正格也。非寢饋於元曲者。深則不能純任自然也。元曲有二種。一爲雜劇。一爲散套。散套尙文雅。雜劇尙本色。昔洪昉思與吳舒鳧論填詞之法。舒鳧云。須令人無從濃圈密點。時昉思女之則在座。曰。如此則天下能有幾人可造此詣。由此觀之。本色之難可知矣。夫不能化俗爲雅。而僅以塗澤爲工。此曇花彩毫。諸記之所以盛。



行於世也。余姑將北詞中應知之理條論如左。

(一)要識曲譜。北曲之譜較南曲爲難識何也。南曲襯字不多且有一定格式。一檢南詞定律。正襯

分明。卽與他譜小有出入。而以板式較之。自無同異之可疑。雖辨體略難。固猶未甚也。若北曲則諸家所定之譜。頗有出入。偶一較對。何去何從。清初如大成宮譜。欽定曲譜之類。雖多所發明。而按諸各家之說。其間尙費斟酌。且嘯餘譜、吳騷合編等書。其於北詞往往不點板式。而以襯作正。以正誤襯。不一而足。令人無從遵守。故嘯餘譜之北曲譜。則斷斷不可從也。李玄玉之北詞廣正譜。徵引頗多。今坊間尙

取易購且大成宮譜。采擇此譜者。幾如全襲其書。學者苟無大成譜。則此書可作範本焉。惟識譜之法。願

亦甚難於無可遵守之中。而思一法。則取近來時伶所熟悉諸套用之。切忌生套。(謂不常見之套數也。)此其間有數便也。腔格旣熟。滯齒棘喉之音。自然可免。一便也。若者爲襯。若者爲正。譜中所聚訟之處。可就脚本中工尺旁譜中決之。二便也。(凡襯字歌者必速。速帶去俗。謂之搶。此南北曲皆然。惟北曲中間有加一二板者。)板之疏密處。旣可檢得。而於填詞用襯字時。何處可增。何處可減。亦可以自行去取。三便也。工尺旁譜旣有成例。將來脫稿填譜。卽可將此作對本子。而依字配聲。其出入變動。



處得所依傍（凡填譜必依曲文之四聲清濁陰陽而後定工尺詳見後第三章）四便也雖然此特畫依樣之葫蘆耳至於自辨譜體則須多看多較纔有把握

（二）要明務頭 務頭之說解者紛紛周德清中原音韻簡末附論務頭一卷洋洋數千言而其理愈晦究不知於意云何周氏之言曰「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據此則每一調之務頭皆有一定之字格矣顧周氏書中所列之定格四十首則又不盡然往往註明務頭在第幾句上似乎可以隨意爲之且既云某調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然則凡不是務頭處皆可放筆填詞潦草塞責乎此必不然者也李笠翁別解務頭曰凡一曲中最易動聽之處是爲務頭此論尤難辨別試問以笛管度曲高低抑揚焉有不動人聽者乎況北詞閃賺抗墜更較南詞易於入耳則所謂最易動聽四字亦殊無據蓋爲此務頭二字正不知絞盡多少才人心血而迄無有渙然冰釋之一日可謂奇矣余尋繹再三竭十餘年之功始有豁然之境乃爲之說曰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連陰上與陽平相連或陰去與陽上相連陽上與陰平相連亦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相連之一二語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



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連之一二語此卽爲務頭處。今卽以嘯餘譜中所列定格四十首證之。白仁甫寄生草云。一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滄千古朝廷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一詞中用醒時二字爲陰。上與陽平相連。古朝與屈（作上）原四字亦然。有甚二字爲陰。上與陽去盡說陶三字爲陽。去陰上陽平相連。皆是務頭也。又白仁甫醉中天云。一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着嬌態灑松煙。點破桃腮。一此詞詠佳人黑痣。文極佳妙。馬嵬與明四字爲陰。上與陽平相連。捧硯爲陰。上與陽去相連。點破桃三字爲陰。上陽去陽平相連。皆是務頭也。又宮大用醉扶歸云。一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攔殺銀箏字。不真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一詞中指如殺銀把拳六字皆爲陽。上與陰平相連。字不真爲陽。去陰上陰平相連。皆是務頭也。嘯餘譜共有定格四十首。而取其第一第二第三三首論之。已明晰如彼矣。以下三十七首。學者可用我說求之。則無所不合也。余故復爲之細說曰。嘯餘譜謂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者。蓋填詞家宜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也。換言之。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而爲之定去上析陰陽也。又譜中謂可施俊語於其上者。蓋務頭上須用俊語。



實之不可拘牽。四聲陰陽之故。遂至文理不順也。非謂務頭上可用俊語。以外可不必用俊語也。自此理不明。學者遂各執一詞。以逞其臆說。紛紛議論。幾如聚訟。而其理愈不能明晰。洎至今日。暗室久已無燈矣。嗚呼。瞽人語。日難以指形。夏蟲語。冰焉能徵實。此所以卒無啟明之人歟。

(三)要聯套數 北曲之套數。前後聯串之處。最爲謹嚴。較南曲之律爲密。南曲長套。其增減之處。苟在同宮間。可自行去取。北詞則須有依據。所謂依據。不外元人之詞。大抵排場之繁簡。冷熱悉依曲牌之多寡。以爲差。元劇中每一種劇。大半以一角色任之。蓋北詞一套。須以一人獨唱。非如南詞之不拘何人。皆可分唱也。且元劇率以四折爲斷。而此四折之曲。不可使他角色分勞。如漢宮秋四折。生唱到底。玉簫女四折。旦唱到底。其餘各種。無不如是者。故牌名之聯貫。總宜布置停勻。不致太多。太少。否則少則謂之閃。撒多則謂之絮叨。(閃撒絮叨。元人方言)一則唱不穀。座客不及細聽而已。畢曲矣。一則唱不動。所謂鐵喉。鋼舌。纔能葺事是也。二者交譏。則套數要宜留意矣。元人散曲。往往有長至二十支者。此因歌者可以稍事休息。雖長不致費力。若劇中則至多不過十二三支而已。余今爲之立一定式。每宮各列二套。第一爲最多最長者。第二爲至少至短者。學者卽就此二套中擇用之。而依其句法。



順其四聲。自無畸重畸輕之病矣。(務頭及四聲不可移易之處皆豎出字旁俾閱者了然也)

(1) 黃鐘宮 最長者以明陳大聲秦淮遊賞詞詞云醉花陰深淺荷花二三里彷彿似王維畫裏涼

雨過晚風微小舫輕移來往垂楊底好風景喜追陪萬斛塵襟皆蕩洗喜遷鶯人生佳會與詞林三五

相知忘機盡都是儒冠布衣睥睨乾坤更許誰湖海氣一會家藏鬪賭令一會家射覆分題出隲子五

陵佳氣笑談間出衆奇一箇箇子瞻文藻許相齊司馬才華可並推杜牧疏狂堪共比么篇東吳佳麗

水雲鄉事事宜幾行沙鳥傍人飛數點征帆帶雨歸一片漁歌花外起刮地風多少興亡殘照裏鎖蒼

烟禾黍高低慨淒涼自古繁華地物換星移一處處古臺幽砌一叢叢野花荒齋梁家爭晉家霸你與

我廢從前不索題笑呵呵且自銜杯四門子列金釵十二雲鬟立綺羅交珠翠圍秦淮十里南風醉問

仙姝來不來金縷歌象板催樂陶陶儘拚沈醉歸錦瑟又彈鳳管又吹一弄兒歌聲潤美水仙子將將

將日墜西見見見雪浪驚濤拍岸回紛紛紛宿鳥飛還閃閃閃殘霞飄墜呀呀呀兩三家半掩扉喜喜

喜送黃昏遠寺鐘聲碎看看看燈火見依稀尾載酒重來是何日重來時切莫相違常言道閒處光陰

能享幾最短者以元王伯成天寶遺事劇中一套止有五支其詞云傾杯序蜀道中間馬嵬側近討



根討苗絕地。帥首獨專。衆心皆悅。軍政特聽。將令頻催。弟兄死別。郎舅絕親。夫妻生離。偏愁荒是不知。  
死的太真妃。么篇換頭何濟。寶髻鬚鬆。玉容寂寞。惜芳姿不勝憔悴。似太皞春終。豔陽時過。白帝風搖。  
青女霜欺。急淹淚眼。忙啟櫻脣。緊皺蛾眉。似鶯吟鳳語。悄悄奏帝王知。么篇第三換頭陛下着哀告敢。  
爲敢做的陳元禮。更不弱如當世當權的郭子儀。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圖天下。又不曾違犯國法。誤失。  
軍期。平白地處死。無罪遭誅。性命好容易。君王聽道罷。屈即便依隨。么篇第四換頭將軍大爲天子欣。  
然退。要轉吾當不敢違。施些存恤之心。滅些雷霆之怒。生些惻隱之心。罷些虎狼之威。脣亡齒寒。龍鬪。  
魚傷。免死狐悲。將軍聽道罷。出語忒忠直。隨尾娘娘若依條斷遣。怕連三妹。陛下若按法施行。戾八姨。  
有句話明白索奏知。免致遷延捱時刻。楊國忠如今若斬訖。更有個親人不伶俐。萬馬千軍踏踐畢。恁。  
時舒心領戈戟。慢慢驅兵滅反賊。說破微臣昧死罪。妃子娘娘問道是誰。遠在兒孫近在。

(2) 正宮 正宮曲中套數之長者至多。如元鮑吉甫秦少游劇用牌至二十支。(亦端正好滾繡球。  
一套)白仁甫梧桐兩劇用牌至十九支。惟其中多用借宮。(說見後)並非全屬本調。則亦不足依。  
據也。今以元吳昌齡憶妓詞爲長。套之正格。其詞云。端正好。墨點柳眉顰。酒暈桃腮嫩。破春嬌半顆朱。



脣海棠顏色江梅韻。宮額芙蓉印。滾繡球。綉絲裳。翡翠裙。芭蕉扇。竹葉尊。觀凌波。玉鈎二寸。露春蔥。十指如銀。秋波兩點勻。春山八字分。顛巍巍。霧鬢雲鬟。搓圓頸。玉軟香溫。輕拈翠鬢花生暈。斜插犀梳。月破雲。誤落風塵。倘秀才是麗春園蘇卿後身。敢西廂下鶯鶯影神。便有丹青也畫不真。妝梳諸樣巧。語笑暗生春。他有那千般兒的可人。脫布衫常記得五言詩暗寄回文。千金夜占斷青春。斷陪奉嬌香膩。粉喜相逢柳營花陣。凌波曲。這些時春寒繡裯。月暗重門。梨花暮雨已黃昏。把香衾自溫。金盃不洗心頭悶。青鸞不寄雲邊信。玉容不見意中人。空教人害損。隨煞尾記。一宵歡愛成秦晉。早千里關山勞夢魂。漏永更深燭影昏。柳映花遮曙色分。酒釀花濃錦帳新。倚玉偎香翠被溫。有一日重會菱花鏡裏人。將我受過的淒涼正了本。此曲絕佳亦本色亦妍麗。直是元人真相。吳昌齡以夜月走昭君一劇得名。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庭草交翠。信然。最長者以白无咎遣興詞。僅有一支。然非小令。其詞云。黑漆弩。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此詞亦不減西塞山風致也。

(8) 仙呂宮 最長者以元子伯淵憶美人詞。詞云。點絳脣。漏盡銅龍香銷金鳳。花梢弄斜月。簾櫳喚



起無聊夢。混江龍繡幃春重。趁東風培養出牡丹叢。流蘇斗帳。龜甲屏風。七寶妝奩。明彩鈿。一簾香霧。裊薰籠。翠雲半暎。朱鳳斜鬆。眉兒掃楊柳。雙灣淺碧。口兒點櫻桃。一顆嬌紅。眼如珠光搖秋水。臉似蓮花笑春風。鸞釵插花枝。蹀躞鳳翹。懸珠翠玲瓏。胭脂蠟紅膩。錦犀盒。薔薇露滴注。玻璃甕。端詳了豔質。出落着春工。油葫蘆鸞鏡出函。百鍊銅端詳玉容。似嫦娥光落廣寒宮。顰桃腮巧注鉛華瑩。啟朱唇呵。煖蘭膏凍。傅粉呵則太白。施朱呵則太紅。髻蟬低。嬌怯香雲重。端的是占斷了綺羅叢。天下樂半點兒。花鈿笑靨中。嬌紅酒暈濃。天生下沒包彈可意種。翰林才詠不成。丹青手畫不同。可知道漢宮中最愛寵。那吒令露春纖玉葱。掃眉尖翠峰。含清香玉容。整花枝翠叢。插金釵玉蟲。褪羅衣翠絨。鏤金妝七寶。鑽玉簪挑雙珠鳳。比西施宜淡宜濃。鵲踏枝翠玲瓏。玉玎珰一步一金蓮。一笑一春風。梳洗罷風流有萬種。殢人嬌玉軟香融。寄生草傾城貌。絕代容。弄春情漏洩的秋波送。秋波送搬鬪的春山縱。春山縱勾撥的芳心動。髻花腮粉可人憐。翠衾鴛枕和誰共。么情尤重。意轉濃。恰相逢似晉劉晨誤入桃源洞。乍相交似楚巫娥登赴陽臺夢。害相思似瘦闌成愁賦香匿詠。你這般玉精神花模樣。賽過玉天仙。我則待錦纏頭珠絡索。蓋一座花衙衙。金盞兒臉霞紅。眼波橫。見人羞推整釵頭鳳。柳情花意媚東風。鈿



窩兒裏黏曉翠。腮斗兒上暈春紅。包藏着風月約。出落的雨雲蹤。后庭花繡牀鋪綠翦絨。花房深紅守宮。豈惹蕊梢頭嫩。絳紗香臂上封。恨匆匆尋些閒空。美甘甘兩意濃。喜孜孜一笑中。六么令幾時得鴛幃裏錦帳中。折桂乘龍。魚水相逢。琴瑟和同。五百年姻眷交通。順毛兒撲撒上丹山鳳。點春羅一抹香濃。鶯雛燕乳供歡寵。鶯花爛縵。雲雨溟濛。么雲鬢鬢鬆。星眼朦朧。錦被重重。羅襪弓弓。粉汗溶溶。風流受用。孟光合配梁鴻。怎教他齊眉舉案勞尊重。俏書生別有家風。金荷燒盡良宵永。憐香惜玉倚翠偎紅。賺煞花月巧梳妝。脂粉閒調弄。沒亂煞看花眼腫。偏是他心有靈犀一點通。惱春光蜂蝶嬌慵。莫不是蕊珠宮。天上飛瓊。會向瑤臺月下逢。投至得隔牆窺宋。停燈款夢。只怕他俊龐兒嬌怯海棠風。此曲摹寫閨襜。至爲華瞻。李中麓評云。妝點飽滿的是元人丰度。自是知言。大凡仙呂點絳脣一套。用六么序或葫蘆草混諸牌者。必須長套方可。至若短套。則關漢卿之雨過山橫秀。亦是佳作。顧猶未若元陽西庵之春情詞之佳也。其詞云。仙呂賞花時。花點苔錢繡不勻。鶯喚楊枝語未真。簾外絮紛紛。日長人困。風煖獸烟溫。么一自檀郎共錦茵。再不會暗擲金錢卜遠人。香臉笑生春。舊時衣褶。寬放出二三分。賺煞調養就舊精神。妝點出嬌風韻。將息好護春纖的一雙玉筍。拂綽了香冷妝奩寶鏡塵。舒展開



繫東風兩葉眉。顰曉妝新高。縮起烏雲。再不管暖日珠簾。鵲噪頻。從今後鴉鳴不噴。燈花休問。一任他子規聲啼破海棠魂。

(4) 南呂宮 南呂一宮。論其套數之長短。頗難合一。大都以隔尾聯絡之。如元無名氏之貨郎擔雜劇。一枝花。梁州第七以後。即接九轉貨郎兒九支。而九支又每支換韻。與一枝花。梁州無一同韻者。直至尾聲。方與一枝花。梁州諸韻。是此九支貨郎兒。乃是夾套格局。非南呂宮本格也。南呂宮本格止有一枝花。梁州第七尾聲之一套而已。他若用牧羊關。罵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玄鶴鳴。烏夜啼。諸曲者。無一套不用格尾。是又聯套格局。亦非南呂宮本格也。余故僅列一套。至其長短及牌名多少。令學者自便云。

元張小山春怨曲云。一枝花。鶯穿殘楊柳枝。蟲蠹損薔薇刺。蝶扇乾芍藥粉。蜂蹙斷海棠絲。怕近花時。白日傷心事。清霄有夢思。間阻了洛浦神仙。沒亂煞蘇州刺史。梁州第七。俏因緣別來久矣。巧魂靈夢。寢求之一春。多少傷心事。着情疼熱。痛口嗟咨。往來迢遞。終始參差。一簡書寫就了情詞。二般兒寄與嬌姿。麝臍薰五花瓣。翠羽香鈿。貓眼嵌雙轉軸。烏金戒指。獼髓調百和香。紫蠟胭脂。念茲在茲。愁和淚頻傳示。更囑付兩三次。訴不盡心間無限思。倒羞了燕子鶯兒。尾聲無心學寫鍾王字。遣興閒觀李



杜詩。風月關情隨人志。酒不到半卮。飯不到半匙。瘦損了青春少年子。此曲用韻最嚴。中原音韻。以支時音另立一部。至爲窄少。李中麓評此詞。韻窄而字不重。句高而情更款。通首全對。極盡才人能事。余謂此詞。不讓東籬秋思也。

(5) 中呂宮 本宮長套至多。余取張小山春暮詞云。粉蝶兒。花落春歸。怨啼紅杜鵑聲脆。遍園林景物狼藉。草茸茸。花朵朵。柳搖深翠。開遍茶蘼。近清明。困人天氣。醉春風。粉暖倩蜂鬚。泥香銜燕嘴。遲遲月影上簾鉤。猶自未起。起爲想別離。倦餘梳洗。暗生憔悴。迎仙客。香篆息。鏡塵迷。繡牀幾番和悶倚。金釧鬆。翠鬟委。屈指歸期。粉臉流紅淚。紅繡鞋。花開盡。空閒鴛砌。日初長。靜掩朱扉。繫垂楊。何處玉驄嘶。落誰家。風月館。知那里。燕鶯期。話叮嚀。不記得。十二月正交頸。鴛鴦析離。恰雙棲。鸞鳳分飛。效比翼。鸚鵡鵲獨宿。樂于飛。燕燕孤悽。傳芳信。歸鴻杳杳。盼音書。雙鯉遲遲。堯氏歌呀。因此上。美甘甘。風月久相違。冷清清。雲雨杳無期。靜巉巉。燈火掩深閨。清耿耿。離魂繞孤幃。傷悲。雕鞍去不歸。都則爲辜負。韶華日。耍孩兒。自別來。無一紙真消息。日近長安那里。倚危樓。險化作望夫石。暮雲烟樹淒迷。春心幾度。憑歸雁。望眼終朝怨。落暉愁無寐。昏秋水。揉紅淚。眼淡春山。蹙損蛾眉。么想當初。教吹簫月下。歡笑藏鬪花。



底杯。如今花月成淹滯。月團圓緊把浮雲閉。花燦爛頻遭驟雨催。成何濟。花開須謝。月滿須虧。尾聲嘆  
春歸人未歸。盼佳期未有期。要相逢料得別無計。則除是一枕餘香夢兒裏。短者爲陳大聲冬閨怨  
別詞。卽王元美藝苑卮言中所稱字句流麗者也。詞云。粉蝶兒三弄梅花。戍樓中角聲吹罷。月輪兒斜  
照窗紗。託香腮。湮淚眼。一篝燈下。展轉嗟呀。耳邊廂都做了一場閒話。石榴花。我只爲綠窗前斷送好  
年華。許多時脂粉不曾擦。九迴腸番倒越窄狹。幾乎害殺鬼病增加。一會價告蒼穹問個龜兒卦。不明  
白甲乙交叉。猛然間提起香羅帕。肯分的繡朶並頭花。尾聲。俏文君再把香車駕。又恐是琴心調弄爭  
差罷。一任他向垂楊繫馬。我則是庭院春殘數落花。此套向有兩稿。一爲南北合套。卽吳騷合編所  
選者是也。此見大聲集中。

(6) 道宮 此宮向缺。惟北詞譜有此名類。所隸之曲。止有五支。故無長短套之可分。僅取董解元絃  
索西廂中一套而已。凭欄人憶多才。自別來約過一載。何日裏却得同諧。縈損愁懷。怕黃昏愁倚朱門。  
到良宵獨立空階。趁落英遍蒼苔。東風搖蕩。一簾飛絮滿地香埃。換頭。欲問心頭悶答孩。太平車兒難  
載。都是俺今年浮災。煩惱殺人也猜。悶懨懨心緒如麻。瘦岳岳病體如柴。慵整金釵。勞勞攘攘身心一



片沒處安排。本宮賺據俺當初。把你冤家命看待。誰知道。到今贏得相思債。相思債。是前生負債。他還着後嗽。你試尋思。怪那不怪。都是命乖。爭奈心頭那不快。好難消解。換頭近來。病的形骸。鏡中覷了自澀耐。傷心處。故人與俺彼此。天涯客。天涯客。我於伊志誠沒倦怠。你於我堅心莫更改。且與他捱下稍。知他看怎奈。悶愁越大。美中美。困把闌干倚。羞折花枝戴。這段閒煩惱。是自家買。勞勞攘攘。不是自家心窄。春色褪花梢。春色侵眉黛。遙望着秦川道。雲山隔。換頭白日。渾閒夜難熬。獨自兀誰保。悶對西廂月。添香拜。去年此夜。猶自月圓人在。不似去年人。猛把闌干拍。有個長安信。教誰帶。大聖樂。花憔悴。蘭消月瘦。不似舊時標格。閒愁似海。况是暮春天色。落紅萬點。風兒細細。雨兒微篩。這些光景。與人妝點。愁懷換頭悶抵着牙兒。空守定妝臺。眼也倦開。淚漫漫地盈腮。似恁淒涼。何時是了。心頭暗暗疑猜。縱芳年未老。應也頭白。尾聲紅娘怪我。緣何害。非關病酒。不是傷春。只爲冤家不到來。

(7) 大石調 此調隸曲亦不多。元人用此調。其最著者。以鄭德輝儂梅香雜劇爲長。而李文蔚燕青博魚劇次之。皆不便鈔錄。以襯字而按譜難也。今長套取元朱廷玉惜別詞。青杏子游宦又驅馳。意徘徊執手臨岐。欲留難戀。應無計。昨宵好夢。今朝幽怨。何日歸期。歸塞北腸斷處。取次作分離。五里短亭。



人上馬。一聲長歎淚沾衣。回首各東西。初問口萬疊雲山。千重煙水。音書縱有憑誰寄。恨縈牽。愁堆積。天天不管人憔悴。怨別離。感情風物正淒淒。晉山青。汾水碧。誰返扁舟。蘆花外。歸棹急。驚散鴛鴦相背。飛播鼓體。一鞭行色苦相催。皆因些子。浮名薄利。自歎飄流無定跡。好在陽關圖畫裏。催拍帶。賺煞未飲離杯。心如醉。須信道送君千里。怨怨哀哀。淒淒苦苦啼啼。唱道分破鸞釵。丁寧囑付好將息。不枉了男兒墮志氣。消得英雄眼中淚。短者取廷玉詠梅詞。青杏子。客裏過黃鍾。阿誰道冰落窮冬。玉壺怪得冰漸凍。雲低四野。霜催萬木。雪老千峰。望江南尋梅友。聯轡控青驄。乘興不辭溪路遠。賞心相約灞橋東。臨水見幽叢。么篇清兼雅。裝就道家風。蕾破嫩黃金的爍。枝橫柔碧玉玲瓏。不與杏桃同。尾果爲斯花堪珍重。時復暗香浮動。蕭然鼻觀通。依約羅浮舊時夢。

(8) 小石調 此調隸曲至少。據正音譜止有四支。而小令且在內矣。元明作者寥寥。不可多見。惟白仁朴闌谷集中。有惱殺人一套。今取以爲式。餘則未見也。惱殺人又是紅輪西墮。殘霞萬頃銀波。江上晚景寒烟。霧濛濛。雨細細。阻隔離人蕭索。么篇宋玉悲秋愁悶。江淹夢筆寂寞。人間豈無成與破。想別離情緒。世界裏只有俺一箇。伊州遍爲憶小卿。牽腸割肚。悽惶悄然無底末。受盡平生苦。天涯海角身



心無着歸個。恨馮魁趨恩奪愛。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剗地喫耽閣。禁不過。更那堪晚來。暮雲深鎖。么篇故人杳杳。長江風送。胡笳嚶嚶聲韻聒。一輪浩月朗。幾處鳴榔。時復唱和漁歌。轉無那。沙汀蓼岸。漁燈相照如梭。古渡停畫舸。無語淚珠墮。呼僕隸。指潑水手。在意扶舵。尾蘭舟定把蘆花過。櫓聲省可裏。高聲和。恐驚散宿鴛鴦。兩分飛也似我。

(9) 般涉調 此調向無獨立成套者。大抵皆爲別宮所借用居多。今取朱廷玉情閨一套。其他則寥寥矣。哨遍喚起瑣窗離思。鬧花深處啼鶻至。獨立望郊址。但凝眸盡是宜詩。是則是年年景物。歲歲風光。一一多高致。偏得東君厚意。綠裁翡翠。紅染胭脂。斷雲微雨。養花天。煖日和風。困人時。妝點人愁。將近清明。纔過上巳。急曲子好光陰都空過了。美因緣越恁推辭。倒教俺傳情寄恨。審問了三回五次。是他司馬是傷春。並不是自家如此。尾聲歎此愁。誰傳示。看看更有傷心事。敢也要鬼病恹恹爲他死。

(10) 商角調 此調所隸之曲。止有五支。庾吉甫懷古詞最爲著名。他作又少。惟元睢景臣有秋色一套。其詞至佳。特錄以爲式云。黃鶯兒秋色。秋色。野火烘霞。孤鴻出塞。俺則見寂寞園林。荷枯柳敗。踏莎行水館烟中。暮山雲外。泊孤舟。古渡側。息風蘿。淨塵埃。寶剎清涼境界。僧相待。借眠何礙。垂絲釣風清。



月白有感心酸不耐。更觸目淒涼景色。供將愁悶來。月被雲埋。風鳴天籟。應天長僧舍窄。蚊帳矮。獨擁單衾。一宵如半載。舊恨新愁深似海。情緣在人無奈。幾般兒可怪。隨煞促織絮惱情懷。砧杵韻無聊賴。簷馬奢。殿驛鳴。疏雨滴。西風殺。能斷送楚臺雲。會禁持異鄉客。

(11) 高平調 此調隸曲。止有木蘭花、唐多令、于飛樂、青玉案、四支而已。元明人未有聯成套數者。故缺。

(12) 揭指調 缺

(13) 宮調 缺

(14) 商調 此調長套最多。名作亦最多。惟短套則甚少。喬夢符之玉簫女。金文質之嬌紅記。皆絕妙好詞也。今取元湯菊莊長短兩套。以爲此調之式。其長套云。集賢賓鶯花賽。近來誰戰討。這兒郎懸寶劍。佩金刀。燕子樓屯凱甲。雞兒巷擁鎗刀。麗春園萬馬蕭蕭。鳴珂巷衆口嗷嗷。將一座甌江樓等閒白佔了。他道是特欽丹詔。穿花擒鳳鳥。跨海斬鯨鯨。逍遙樂六韜三略也。則待制勝量敵。却做了幽期密約。陣馬咆哮。比貶茶船煞是粗豪。將俺這軟弱蘇卿禁害倒。統領着鴉青神道。冲散了蜂媒蝶使。烘散



了燕子鶯兒。折散了鳳友鸞交。梧葉兒雖不是糟糠婦。休猜做花月妖。又不曾諳海島慣風濤。把舵春  
織嫩。扶篙筋力小。恁待去征遼。沒話說軍期誤了。金菊香他將這絳綃衣籠罩着。錦征袍。銀鎖甲纓聯  
着珠絡索。鐵兜鍪壓損了金鳳翹。改盡了丰標。全不似海棠嬌。醋葫蘆鎗來呵。玉臂擎。箭來呵。羅襪挑。  
丁香舌吐似劍吹毛。連環礮被兒裏聒破腦。知音的都道。我不信建頭功先奏箇女妖嬈。么篇絞青絲  
纏做弩絃。裁香羅袖做戰袍。補旗旛絞斷翠裙腰。金瘡藥細將脂粉調。都道是風流功效。他只待五花  
誥飛下紫宸朝。么篇叫嗟嗟錦纜移。鬧垓垓畫漿搖。那裏取明眸皓齒姆軍梢。更做道孫武子教來武  
藝高。止不過提鈴喝號。抵多少碧桃花下坐吹簫。么篇他戀着蓬窗下風致佳。舵樓中景物饒。棹歌聲  
裏樂陶陶。辱沒煞鋪紅苫翡翠翠巢。怕不道相偎相抱。那裏也芙蓉帳煖度春宵。么篇晚風涼。鶯築鳴。  
曉星沉。鞞鼓敲。熱樂似銀箏象板紫檀槽。子學得君起早時。臣起早。白漚冷笑。倒惹得漫漫殺氣壓樓  
高。隨調煞尾。恁嫵嫵得了些賣陣錢。你哥哥落了些勞軍鈔。他向那海神廟多買下些好香燒。但只願  
一年一度征海島。休忘了將軍旗號。他是箇玉關外舊日的莽班超。其短套云。集賢賓倚龍泉一聲  
長太息。游子在天涯。添一歲長一分白髮。治一經飽一世黃齏。風凜凜歲晚江空。雪漫漫天闊雲低。梅



花笑人猶未歸。不盡的嚴凝景致。玉壺春灑灑。銀海夜淒淒。逍遙樂客窗深閉。止不過香爇龍涎。茶烹鳳髓。紙帳低垂。早難道翠倚紅偎。冷煖年來只自知。捱不徹淒涼滋味。鴛鴦無夢。鴻雁無音。烏鵲無依。金菊香看別人吹簫跨鳳上瑤池。更有誰乘興揚舲訪剡溪。真乃是平地白雲三萬里。堪畫堪題。水晶宮翻做素琉璃。本調隨煞調琴演楚騷。研硃點周易。風流似黨家。終日醉如泥。磨龍墨。拂鸞牋。呵凍筆。揮寫出乾坤清氣。教人道老袁安猶自說兵機。

(15) 角調 缺

(16) 越調 長套今取元宋芳壺送別詞。鬥鶻鴉落日遙岑。淡烟遠浦。蕭寺疏鐘。戍樓暮鼓。一葉扁舟。數聲去櫓。那慘慄。那淒楚。恰待歡娛。頓成間阻。紫花兒序瘦岩岩。香銷玉減。冷清清夜永更長。孤另另枕剩衾餘。羞花閉月。落雁沉魚。躊躇誰寄蕭娘一紙書。無情無緒。水滄藍橋。夢斷華胥。調笑令肺腑。恨怎舒。三疊陽關愁萬縷。幽期密約歡娛處。動離愁暮雲無數。今夜月明何處宿。依依古岸黃蘆。禿廝兒。懽笑地不堪舉目。回首處景物蕭疏。星前月下共誰語。漫嗟吁。何如。聖藥王別太速。情最苦。鬆金減玉。瘦身軀。鬼病添神思虛。心如刀剜淚如珠。意懶上香車。收尾。眼睜睜怎忍分飛去。痛殺我吹蕭伴侶。不



甫能恰住了送行客一帆風。又添起助離愁半江雨。短套取孔東塘桃花扇修札詞。鬥鶻鶻你那裏  
筆下調文。俺這裏胸中畫策。舌戰羣雄。讓俺不才。柳毅傳書。何妨下海。丟却俺的癡騃。用着俺的談諧。  
悄去明來。萬人喝采。紫花兒序書中意。不須細解。何用明白。費俺脣腮。一雙空手。也去當差。行乖。憑着  
俺舌尖兒。把他的人馬來罵開。仍倒回八百里外。只問他防賊自作賊。該也波該。尾聲。一封書信。權宜  
代仗柳生舌尖口快。阻回那莽元帥萬馬踏晨霜。保住這好江城三山騰暮靄。又有看花回一套。防於  
施君美幽閨記。湯若士邯鄲記。西諜折中。亦用之。其詞警牙。詰屈。至不能分正贈。此亦越調中之別格。  
也。缺此不錄。則失却光明大寶珠矣。今取長生殿合圍折詞。以爲程式。蓋正贈易於分晰也。看花回統  
貌貅雄鎮邊關。雙眸覷破番和漢。掌兒中握定江山。先把這四周圍爪牙迭辦。綿搭絮須要把紫韁輕  
挽。雙手把紫韁輕挽。騙上馬將盔纓抵按。閃旗影雲般沒揣的動龍蛇。一直的通霄漢。按奇門布下了  
這九連環。覷定了這小中原在眼。消不得淹衆路強藩。么篇這一員身材剽悍。那一員結束牢拴。這一  
員莽兀刺拳毛高鼻。那一員惡支沙雕目胡顏。這一員會急迸格邦的弓開月滿。那一員會滴溜撲碌  
的鎚落星寒。這一員會咕吒克察的鎗風閃爍。那一員會浙瀝颯刺的劍雨澎灘。青山口端的是人如



猛虎離山澗。顯英雄天可汗。振軍威。撲通通鼓聲。驚魂破膽。排陣勢。韻悠悠角聲。人疾馬閒。抵多少雷轟電轉。可正是海沸也。那河翻折末的銅作壁。鐵作壘。有甚麼攻不破也。攻不破也。雄關擺圍廬。這間這間。四下裏來擠攢擠攢。馬蹄兒潑刺刺旋風起。不住的把弓來緊灣。絃來急攀。一回呵滾沙場兔鹿兒無頭趕。都難動彈。可不是撒頑。聖藥王呀呀呀。疾忙裏一壁廂將翅摩霄的玉爪騰空散。一壁廂把足駕霧的金葵逐路攔。霎時間獸積獸積如山。慶元貞斟起這酪漿兒。滿滿的浮金盞。滿滿的浮金盞。更把那連毛帶血肉生餐。笑擁着番姬雙頰丹。把琵琶忒楞楞彈也麼彈。唱新聲菩薩蠻。古竹馬聽罷了令。疾翻身躍登錦鞍。側着帽擺手輕攬。各自裏回還。鎮守定疆藩。擺擱些旗竿。裝摺着輪轆。聽候傳番施逞凶頑。天降摧殘。地起波瀾。把漁陽凝盼。一飛羽箭。爭赴兵壇。專等你抱赤心的將軍將軍來調揀。煞尾沒照會先去了那掣肘漢家官。有機謀暗添上這助臂番兒漢。等不的宴華清霓裳法曲終。早看俺鬧鞏鼓漁陽饒將反。此套純訪若士邯鄲。故通篇句字與舊譜不合者正多。惟時俗相沿。此套反居正格之列。學者須照此填詞。始能諧合絲竹耳。

(17) 雙調 此調中以新水令步步嬌一套爲最熟。初學填詞者無不自此入手。似乎盡人知其音律。



矣。願亦有必須明白者。如新水令之末句。必須用平仄去平上。步步嬌首句。必須用去上平平平去。之類。學者恐未盡知也。惟此套作者如林。元明以來。其流傳人口者。已不下二千餘套。其間平仄聲律。往往頗有異同。學者逞筆所之。置一切於不問。迨脫稿後。苟徧檢前賢諸作。亦未嘗無暗中相合之處。蓋作者至多也。余故不爲立式。亦如詩餘中之金縷曲。念奴嬌。雖欲定律無從訂正焉。茲別取雙調中之佳者。列長短二套。以示則云。長套取馬東籬致遠秋思詞。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蜺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一恁漁樵無話說。繼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知他是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莫太奢。沒多時好天良夜。看財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青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休笑俺巢鳩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離亭宴帶歌拍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息。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分付



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短套取元喬夢符憶別詞。喬牌兒求凰琴慢彈。么鳳曲休唱。楚陽臺更隔着連雲棧。桃源蜀道難。攪筆  
看無邊岸。黑海似煎煩。愁萬結柔腸。淚雙垂業眼。愁和淚到更闌。直熬得燭滅香殘。望情人必然來夢  
間。爭奈這枕冷衾寒。落梅風黏金雁。驪翠鬢。想不曾做心兒打扮。近新來爲咱情緒懶。不梳妝也自然  
好看。沉醉東風。風鈴響猛猜做珮環。柳烟顰只疑是眉攢。想犀梳似新月芽。憶宮額似芙蓉瓣。見桃花  
似見容顏。覷得越女吳姬盡等閒。厭聽那銀箏象板。本調煞相思成病何時漫。更拚得不茶不飯。直熬  
過海枯石爛。

以上所列各詞。除東塘昉思二套外。都爲元明諸家散曲。有世所不經見者。據此填詞。自無振折噪子  
之謂。元喬夢符論作曲之法。以鳳頭豬肚豹尾爲喻。蓋以詞藻言也。而詞中陰陽四聲。必須守定。右例  
諸式。足爲模範。或謂前腔么篇中。儘有與上曲四聲不同者。何也。曰。守法是死填詞。是活前言。認定某  
句爲務頭。卽是變化所在。惟每曲末句之韻。宜上宜去。允宜斟酌耳。所謂守定四聲者。謂一句中四聲  
須認定守之。非必定第幾字。須某聲。第幾字。須某聲也。其間挪移之處。總須有古人成作可援。此余所



以備列之也。

## 第二章 製曲

製曲者。文人自填詞曲。以陶寫性情也。音律之道。前章已論之詳矣。茲分作劇法、作清曲法、二種爲學者之先導焉。

### 第一節 論作劇法

傳奇之名。雖昉於金源。顧宋趙德麟會真記連廂詞。以七言韻語。加入微之原文。而按節彈唱。則已。啟傳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於金耳。自是以後。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名稱滋多。皆見陶宗儀輟耕錄。明人南曲盛行。所作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或又以南詞爲傳奇。北曲爲雜劇。相沿至今。其名未改。雖違本意。顧亦可從也。余今所論。爲總言作劇之理。故不分傳奇雜劇。南詞北曲之名。大抵劇之妙處。在一真字。真也者。切實不浮。感人心脾之謂也。風俗之靡。日甚。



一日。究其所以日甚之故。皆由於人心之喜新尙異。劇之作用。本在規正風俗。顧莊論道德。取語錄格言之糟粕。以求補救社會。此固勢有所不能也。就人心之所向而爲之。無形之規導。則不妨就末流之習。漸返於正始之音。故新異但祈不詭於法而已。新之有道。異之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真。俾觀者知所懲勸而無敢於爲惡。斯亦可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反中庸。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易無方之異。則庶幾人皆樂於從事。而案頭場上交相爲美。此真之說也。其次須有風趣。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太史公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言於傳奇中最合。宋人說部中載錢惟演、楊億好爲玉溪體詩。創爲西昆體。一時臺館諸公。悉爲效法。翕然成風。時有一伶人飾李玉溪上場。衣服破碎。形容憔悴。曰。我被館閣諸公搥撫殆盡矣。滿座哄然。又史彌遠用事時。奔競日甚。歲時讌集。伶人有飾顏淵者。搔首躊躇曰。夫子之道。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遠。一人問曰。鑽之彌堅。何云彌遠。答曰。現在那個不鑽彌遠。衆爲斂容。諸如此類。最爲有裨風教。設置身當日。亦未有不掩口胡盧者。此即談言微中也。若掇拾市井謔語。或穢褻不文。則又一無足取。蓋風趣雖不可少。而懲勸要有所歸。設遇未便明言之處。正不妨假草木昆蟲之微。以寓扶偏救弊之旨。所謂正告之。



不。足。旁。引。曲。喻。之。則。有。餘。也。此。風。趣。之。說。也。曰。真。曰。趣。作。劇。者。不。可。不。知。真。所。以。補。風。化。趣。所。以。動。觀。聽。而。其。唯。一。之。宗。旨。則。尤。在。於。美。之。一。字。此。其。大。概。也。至。其。緊。要。則。條。論。之。

(一) 結構宜謹嚴 填詞之道如行文然必須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則一部大文始終潔淨讀之者雖覺山重水複而岡巒起伏自有迴顧紆徐之致數十齣中一齣不能刪一齣不可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填詞者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須將全部綱領布置妥帖何處可加饒折何處可設節目角色分配如何可以勻稱排場冷熱如何可以調劑通盤籌算總以脈絡分明事實離奇爲要譬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須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使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或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資料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也是故作傳奇者不可急急拈毫袖手於始方可振筆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近人傳奇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



苦而終不能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盡善耳。今就鄙見所及者。略述如下。

(甲)戒諷刺 傳奇之作用。之代木鐸。因世間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之爲善。誠之爲惡。其道無由。乃設此種文字。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而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成此錦繡之文。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也。自世之刻薄者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爲報讎洩恨之具。心所喜者。施以生日之名。心所惡者。變以淨丑之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形怪狀。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誣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兇造孽之需乎。余聞故老言。明王九思附劉瑾。得調吏部文選司。瑾敗。勒令致仕。後復永錮終身。時李東陽柄國。不爲之緩頰。九思遂深恨東陽。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杜子美沽酒游春雜劇。力詆西涯。流轉騰湧。一時關隴之士。翕然和之。嘉靖初。有議起九思者。或言於朝曰。游春一劇。李林甫爲西涯相國。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可見以文字誣讖人者。不能害人行。且自害耳。又康對山弘治中狀元也。當正德初。李夢陽忤劉瑾。



繫詔獄。夢陽求救於對山。對山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乎？乃往謁瑾，爲之排解。李遂得免。瑾敗，康落職。夢陽不一援手，對山恨焉。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而馬中錫又爲中山狼立傳。於是天下無不知夢陽之負對山也。夫康救李於危急之中，李曾不一思圖報其曲，固在李不在康，而康必欲借中山狼以比夢陽，非特文人輕薄，抑且無容人之度，悻悻然見於其面，亦何爲哉？在夢陽以怨報德，殊失君子之行，而對山播之詞場，使後人交相指摘，目爲小丈夫之所作，爲則亦何快！此一時之憤也。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猶或爲之憑空臆造，況真有所指乎？他不具論，卽如琵琶記牡丹亭固千古之妙文也。或謂琵琶記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計王字共有四個，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成此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史漢與天地山河同此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者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明之爲人必有善行可取，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



豈○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吐○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  
此○點○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辨○之○創○爲○此○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又○牡○丹○亭○一○書○人○又○謂○湯○若○士○  
譏○刺○曇○陽○子○而○作○楊○恩○壽○詞○餘○叢○話○云○若○士○應○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  
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  
與○一○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舉○而○蔣○心○餘○作○臨○川○夢○曲○  
亦○信○此○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於○是○若○  
士○此○曲○乃○爲○端○人○正○士○所○不○取○豈○知○皆○子○虛○烏○有○乎○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  
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  
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卽○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其○序○中○亦○記○太○倉○相○君○之○語○  
與○靜○志○居○詩○話○適○合○可○知○此○說○實○是○不○確○而○後○人○反○言○之○鑿○鑿○不○惟○可○笑○抑○且○有○乖○典○則○矣○是○故○作○  
傳○奇○者○切○要○滌○去○此○種○肺○腑○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則○令○德○令○聞○始○足○與○元○明○諸○家○並○壽○矣○  
(乙)立主腦 傳奇主腦總在生日一切他色止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一部劇中有無數人名究



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即其一人之身自始至終又有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所謂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確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堪千古矣如實甫西廂記止爲張君瑞一人而設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事而生夫人許婚張生望配紅娘勇於作合鶯鶯敢於失身皆由於此是則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之主腦也如紅梨記止爲趙伯疇一人而設而趙伯疇一人又止爲錦囊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錢八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錦囊寄情四字卽作紅梨之主腦也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索清澈脈絡分明雖機趣橫生而事實始終整潔試觀桃花扇全部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余嘗謂桃花扇爲曲中異軍亡友黃摩西以爲至言後人作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卽爲此一事而作於是假託神怪或糅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游地獄六尺氍毹人鬼參半皆由好



奇○之○心○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便○生○旦○當○場○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余○謂  
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寧○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楊○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  
膾○炙○人○口○必○欲○勉○成○四○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無○梁○之○屋○亦○甚○無○謂○也○

（丙）脫窠臼 傳奇者以奇事可傳也事若不奇勢必不傳何必浪費筆墨哉韓文云惟陳言之務  
去○又○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文○如○是○填○詞○亦○然○余○嘗○讀○明○人○諸○曲○往○往○以○婢○女○代  
嫁○亦○屬○厭○套○又○生○必○貧○困○且○必○賢○淑○先○訂○朱○陳○而○女○家○或○毀○盟○或○賴○婚○當○其○時○必○有○一○富○豪○公○子○見  
色○垂○涎○設○計○以○圖○殺○生○者○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  
然○後○當○場○團○圓○十○部○傳○奇○幾○有○五○六○種○如○此○者○嘻○亦○難○矣○夫○盜襲古人舊作而自詡新著可羞孰甚  
天○下○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今○古○風○俗○之○異○宜○不○知○凡○幾○從○此○着○想○儘○有○妙○文○何○必○彙○集○各○劇○東○割○一  
段○西○竊○一○段○成○此○千○補○百○衲○之○敝○衣○乎○且○吾○所○謂○脫○窠○臼○者○蓋○欲○一○新○詞○場○之○耳○目○也○卽○論○舊○劇○元  
明○以○來○從○無○死○後○還○魂○之○事○玉○簫○女○兩○世○姻○緣○亦○是○投○胎○換○身○自○湯○若○士○杜○麗○娘○還○魂○後○頓○使○排○場  
一○新○且○於○冥○間○游○魂○冥○誓○一○節○又○添○出○許○多○妙○文○是○還○魂○一○節○若○士○所○獨○創○也○又○如○桃○花○扇○不○令○生



且團圓趁中元建醮之際。令生日各修正果。并云「家國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兒女之情。不能割斷。眞足令人猛然警覺。而於作者填詞之旨。尤爲脗合。又開場副末不用舊日排場。末後餘韻一折。更覺蒼涼悲壯。試問今古傳奇。從來有此場面乎。是特破生日團圓之成格。東塘所獨創也。」（孔東塘友人顧彩曾改桃花扇脩眞入道諸折。使朝宗香君成爲眷屬。東塘嘗貽書道謝。自余觀之。直黑漆斷紋琴而已。何足道哉。）是故窠臼云者。非特竊取排場也。即通本無一獨創之格。亦是窠臼。填詞一道。文人下筆。欲詞采富麗。恢恢乎游刃有餘。而欲排場嶄新。則難之又難。蓋此皆優伶之事。不甚措意。而所失卽在於此。不可不審慎出之也。余謂欲脫窠臼。有一至簡至便之法。今日劇場布景。日新月異。凡目不經見之事物。不妨設幻景以現之。但取歷史中事實。其有可驚可愕可感可泣者。譜成詞曲。而復襯以布景。俾閱者如置身其間。忽爾掩泣悲啼。忽爾歡容笑口。以今時之砌抹。（劇中所用諸物統名砌抹）演舊日之聲容。有不令人慷慨激昂頓足起舞者。吾未之信也。

（丁）密針線 傳奇全本統計不下數十折。此數十折中。關目孔多。事實頗煩。而於起伏照應之處。須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無縫天衣。不着一針線痕迹。方是妙文。昔人謂作劇如作衣。其



初則以完全者。翦碎其後。則以翦碎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卽如西廂。不先將鄭恆安置妥帖。直至憤爭昏姻觸階而死。殊於情理不合。琵琶記尤甚。子中狀頭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繁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有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古人尙有此失。今人可勿留意。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通身布置周到。其起伏照應。一如作一篇文字。然骨肉停勻。情理周到。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

(戊)減頭緒 頭緒繁多。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之間。而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矣。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線索既紊。將使觀場者茫然。不知其事之始末。且劇中止。有生旦淨丑諸角。目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而場上脚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脚色。(卽一劇中之主人翁)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舊劇中如屠赤水之曇花記。木西來固爲主任脚色。而貪襲仙佛話頭。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頭緒不明。故當時有點鬼簿之誚。又如吳石渠四種。以綠牡丹爲簡明。通本關目止在綠牡丹一枝。沈老之衡文。瑤草之捉刀。二才媛之憐才。皆另有一種緊湊。



縝密之致而尤能別開一生面試問隔簾試塔古今有是事否此因頭緒不繁故能步步引人入勝也。餘若情郵一記已稍稍煩瑣。至於療妬羹（譜馮小青事）貪用小青本傳遂至不能擇別。雖齟齬皆佳願止可作散套觀非所論於傳奇矣。他劇犯此者至多不勝條舉。學者宜避此病方爲上乘。（己）均勞逸 傳奇中脚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擦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區別。惟丑則一耳。統計有十三門。今世人謂十門脚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脚色大率以一人終始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色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也。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析亦細而每一部中所蓄伶人各色均不下七八人。故凡演一劇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脚也第幾折宜用官生第幾折宜用巾生同一旦脚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事蹟之何若而後定爲某脚某脚也是則崑劇中之角目已較弋陽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邈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析至細而其所負之責曾不少輕焉。是以填詞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以生爲主脚則下一折再不可用生脚矣。上



一折以旦爲主脚。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脚矣。他脚色亦然。此其故有二也。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衣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設使前後二折同是一脚色任之。衣飾服御無一更換。猶可勉強而行。倘若必須更換。則萬萬來不及者。前折之下場。與後折之上場。爲時不過三五分。以極短促之時間。而更換此最難穿戴之服飾。雖十手猶不能爲也。文人填詞能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經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讀名家傳奇。此失獨多。湯若士之紫釵記。徐榆村之鏡光緣。更多是病。此所以不能通常開演也。

(庚)酌事實 傳奇家門副末開場。必云演那朝故事。那本傳奇。明人院本。無不如是也。其云故事。必係取古人事實而譜之。非憑空結撰可知矣。顧文人好奇多喜作狡獪伎倆。於是有意臆造一事。怪幻百出。以恣肆其文字者。蓋古人往事未便改易。填詞者須以文就事。不可自行增損。不如臆造之。可以舉動自由也。惟有一言。須當注意者。用故事則不可一事蹈虛。用臆造則一事不可徵實。此則詞家當奉爲科律也。所謂不可一事蹈虛者。蓋既用前人故事。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矣。則凡時代朋舊輿地水火盜賊刀兵衣服及關涉其人一切諸事。皆當鑿鑿可據。塙塙可徵。雖在科譚之間。亦



不可杜撰一語。此卽實則實到底之謂也。所謂不可一事徵實者。蓋全本旣純是臆說。是其人其事。已在子虛烏有之列。卽使塙考時地終難取信於人。不若鼓我筆機使通本可泣可歌。足以爲社會之警鐘觀場者。亦眉飛色舞。不自知心之何以若此之爲愈也。此卽虛則虛到底之謂也。虛實二義。填詞者於未下筆時。必先認定。切莫自亂其例。古今傳奇用故事之最勝者。莫如桃花扇。用臆說之最勝者。莫如牡丹亭。桃花扇所用事實。俱見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據數十條。東塘已自計明晰矣。抑知記中所有纖小科譚。亦皆有所本乎。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王鐸楷書燕子箋。今藏無錫某宦家。卽如阮大鹹之路斃。仙霞嶺。藍田叔之寄居媚香樓。亦見冥報錄。南都雜事記。蓋幾幾乎無語不徵實矣。牡丹亭之杜麗娘。以一夢感情。生死不渝。亦已動人情致。而又寫道院幽構之悽豔。野店合昏之潦草。無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卻無一不合乎人情之中。惟虞諜之立馬吳山。李全之開兵淮潁。則是確有其事。但此爲本書之輔佐。故不能指爲全書之瑕疵也。二書一實一虛。各極其妙。余每讀其文。輒有季札觀止之歎。此亦天下之公論也。明人院本頗喜采唐人小說。如梅鼎祚之章臺柳。譜章臺柳本事。崑崙奴。譜紅綃事。陸天池之明珠記。譜劉無雙事。梅孝己之



酒家傭（譜李固之子李燮事）張鳳翼之紅拂記（譜虬髯客事）皆取唐人本傳而點綴之。證塙語妙。後之作者不能及也。顧亦有至不堪者。若顧大典之青衫記（譜白太傅琵琶行事）若注廷訥之獅吼記（譜方山子陳季常事）至今令人不堪言狀矣。青衫以白樂天素眷此伎。中經喪亂。伎遂委身江西茶客。樂天送客潯陽。乃遇此伎。卒復與樂天團圓云云。通本荒唐。都是夢話。雖承馬東籬青衫淚之謬。然亦不應舛誤至此。大典爲吳江人博雅工詩家。有諧賞園極亭臺之勝。何以作院本。乃庸妄如是。斯真不可知矣。獅吼記以東坡方山子傳爲主。其中摹寫懼內情形。至堪噴飯。且強拉東坡贈妾於季常。柳氏闖威。無所發洩。憤怒成病。病中遍遊地獄。知一生妬嫉。死後必受冥罰。遂幡然改悔。卒爲賢婦。總其旨歸。只應方山子傳中有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一語。及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二句。遂演出無數醜態。惡態。不知東坡詩文。所以有此二語。不過極言妻子偕隱之樂。非陳季常之真個懼內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貿然譜之。乃至鬼魅雜出。十尺紅氍毹。上幾成羅刹世界。此何爲者。也是以詞家所譜事實。宜合於情理之中。最妙以前人說部中。可感可泣。有關風化之事。揆情度理。而飾之以文藻。則感動人心。改易社會。其功可券也。且以愚意論之。用故



事較臆造爲易何也。故事已有古人成作在前，其篇幅結構不必自我用心，但就原文編次，自無前後不接頭脚不稱之病。至若自造一事，必須先將事實布置妥貼，其有挂漏之處，尤宜隨時補湊，以較用故事編次者，其勞逸爲何如。事半功倍，文人亦何樂而不爲哉。余觀名人說部中，儘有慷慨激昂，爲前此詞家所未及者。世之錦繡才子，何不起而爲之。

(二) 詞采宜超妙。填詞一道，本是詞章家事。詞采一層，無不優爲之。願亦有所難言者。詞之與詩，其所用典雅之語，尙有可以通用之處。試閱五季兩宋之詞，雖有工拙之殊，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曲則不然，有雅有俗，雅非若詩餘之雅也。書卷典故，無一不可運用，而無一可以堆垛。即如清真詞，瑞龍吟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鎖窗寒之風燈零亂，少年羈旅，此絕妙好辭也。試入之曲中，則反嫌不稱矣。以曲中所長，在乎超脫，正不必以情韻含蓄勝人也。至於俗，則非一味俚俗已也。俗中尤須帶雅，蓋淨丑口吻，最難摹寫。非若生日之可以文言見長，身不讀書，何必以才語相向乎。惟出語十分粗鄙，又不登大雅之堂。若西廂中之遊殿鬧齋，若紅梨之皂隸請宴，但願座客之哄堂，不願雅人之唾棄，則又不然也。昔人論詩餘之道，上不類詩，下不類曲，然則曲與詞固截然不同者矣。今人不知詞曲之分，專以



風雲月露之語。點綴成套。自謂絕世佳文。直是南轅北轍。起手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弄越壞。終身不知歸宿。比比然也。猶記少時歌水滸記活捉。友人云。此等妙曲。須如君之妙音歌之。當時但願按拍未暇。細讀其文。由今觀之。實搬運類書而已。何妙之有。水滸爲吳門許自昌撰。不知何以貪用死書。若此。其首曲云。一馬崑埋玉。珠樓墮粉。玉鏡鸞空塵影。莫愁斂恨。枉稱南國佳人。便做豎經獼髓。絃續鸞膠。怎濟得鄂被爐香冷。可憐那章臺人去也。一片塵銅雀。淒涼起暮雲。聽碧落簫聲隱。色絲誰續。慙慙命。花不醉下泉人。此曲祇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卻是妙文。餘則以堆垛爲能事。深無足取。一句一典。實辭意先晦澀矣。試問馬崑坡綠珠樓。莫愁湖。以及獼髓鸞膠。鄂君被章臺柳等故事。閻婆惜。以不甚識字之女子。能知之否。且其中所押之韻。真文庚亨模糊一片。而猶有目爲妙文者。吾所大惑不解也。然猶有可諉者。曲係旦口。不妨用文言也。乃若張文遠。以一衙門書吏。且又飾以副淨。而其所填之曲。則又全是書卷曲云。一莫不是向坐懷柳下潛身。莫不過是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仙從少室訪孝廉。封陟飛塵。夫坐懷不亂。是柳下惠事。戶外停輪。是蘧伯玉事。紅拂是李衛公事。封陟遇仙。是上元夫人事。張文遠果知之否乎。且以副淨脚色而歌此典麗華贍之曲。合乎否乎。此真無



可解責矣。余非好與古人爲難也。旣爲詞人立一準的。自當舉一正宗雅則。宜淺顯俗則。宜蘊藉。此曲家之必要者也。一部傳奇。短者十數折。長者數十折。每折必須數曲。若如許先生之語。語用典亦太費力矣。此填詞貴淺顯之說也。傳奇爲警世之文。固宜彰善癉惡。俾社會上有所裨益。顧注全力於勸善。果報則又未免有頭巾腐氣。傳奇而有腐氣。尙何文字之足論。欲免腐氣。全在機趣二字。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作者逐齣湊成。觀者逐段記憶。此病犯者孔多。由於下筆之先。未將全部情跡布置而復貪作曲文故也。局機不整。通本減色矣。至於趣之一事。最難形容。無論花前月下密約幽歡之曲。不可帶道學氣。卽如談忠說孝。或摹寫節烈之事。所作曲白。亦不可走入呆板一路。要使其人鬚眉如生。而又風趣悠然。方是出色當行之作。桃花扇沈江一折。譜史可法死節事。何等可慘。而其曲云。撇下俺斷蓬船。丟下俺無家犬。又云。看空江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又尾云。山雲變。江岸遷。一霎時忠魂不見。寒食何人知墓田。讀之令人慷慨泣下。無一憔悴可憐之語。如見閣部從容就死之狀。末云寒食墓田。則又淒涼欲絕。感人心脾。無他機趣流利也。若通首作名教中語。則反成一種不規則之格言。安能激動觀



場者之心乎。故填詞者須有跌宕風流之致。雖存扶持名教之旨。切不可爲迂腐可鄙之詞。元陳剛中論人品云。抑聖爲狂。寓哭於笑。作傳奇者亦須如是。此填詞重機趣之說也。且一本傳奇至少須有七八人。說何人宜肖何人。議某事宜切某事。賦風不宜說月。賞花不宜賦草。使所填詞曲賓白確爲此人。此事爲他人他事。所不能移動。方爲切實妙文。詩古文辭總宜貼切。填詞何獨不然。各人有各人之情。景就本人身上揮發出來。悲歡有主。啼笑有根。張三之冠。李四萬萬戴不上去。此卽貼切之謂也。同場大曲如念奴嬌序。梁州新郎之類。一部中儘有一二公共語。若合婚慶賞諸作。可不具論。其他雖一小引。或一過脈。小曲亦不可草草填去。試看牡丹亭老駝口中語。便可知矣。老駝在牡丹亭中。是一不甚重要之人。而記中凡涉老駝諸曲。如決謁索元問路等曲。竟無一字輕率者。可見作曲須切題也。決謁曲云。俺橐駝風味。種園家世。雖不能展脚伸腰也。和你鞠躬盡瘁。句句是駝背口吻。能移置他人口中否。又如蔣心餘九種曲。空谷香與香祖樓所紀事實大致相同。若蘭與夢蘭同一薄命女子也。兩家夫人同一賢德淑媛也。孫虎李虬同一繼父也。紅絲高架同一忠僕也。使各作一小傳。尙難分別兩樣筆墨。況在傳奇洋洋灑灑成數十折文章哉。乃能各爲寫生面目。又各自不同。若蘭之語移不得夢蘭口。



中夢蘭之意。又移不得。若蘭心裏各有苦處。各有難處。此等妙曲。直可追步臨川。豈獨俯視百子。此無他就。各人情景爲之。設身處地。着想故能親切不浮。如是也。此填詞重貼切之說也。曰淺顯。曰機趣。曰貼切。詞家所首重者。而要其指歸。則在於入情入理而已。情發一人之思。理窮萬事之變。人倫日用之間。至多可記者。在正不必索諸聞見之外。以荒唐文其淺陋也。惟尙有一事。詞采上更當注意者。拗句是也。何謂拗句。卽曲中偶有一二語。讀之平仄拗戾。棘棘不能上口者。凡遇此等句。填詞時尤宜用意。余前曾言集賢賓之第一句。須平平去上平去平。長拍之第六句。須四個上聲字。諸如此類。正多。南曲譜中。皆注釋詳明。易檢其法。不過作曲時。若做此等拗句。更宜加倍烹鍊。而復出之以自然。余於辛亥年題西泠悲秋圖。有下山虎一曲。（見前第一卷）愈難愈要做得好。卽用此烹鍊自然法耳。或曰。旣須烹鍊。又云自然。二事不相類。何能併用爲一法乎。曰。君嘗讀四夢乎。紫釵記。通本皆用此法也。第一折之椒花媚早春。屠蘇偏讓少年人。和東風吹綻了袍花襯。又云眉黃喜入春多分。酒冷香銷少個人。字字烹鍊。字字自然也。蓋烹鍊者。筆意自然者。筆機意機交美。斯爲妙句。若只顧烹鍊。乃至語意晦塞。是違填詞貴淺顯之道矣。又安足取哉。



（二）賓白宜優美。自來填詞。止重曲詞。置賓白於不問。往往隨筆雜湊成文。不能引起人優美之觀。念者以爲既云賓白。明言白文。處於賓位。可以稍省心力也。且元人雜劇中。以賓白敘事。以詞曲寫情。故每折之首。先將一折中人。出場齊備。說明事跡何若。而後作大套長曲。是賓白僅供點清眉目之用。似乎不必求工也。噫。爲此說者。真可謂誤盡天下才人也。亦思元雜劇之演法。與今時傳奇演法大異乎。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司歌。其餘賓白諸人。環侍左右。先令司賓白者出場。兩旁分立。待此一折中人齊集以後。然後正末登場。引吭而歌。衆人或和歌。或介白。其有邦老、孝兒（邦老卽南詞中之副淨。孝兒卽南詞中之大淨）與正末爲難事者。方出位演串。而旁侍者依然也。非若今日演戲之狀也。（毛大可論之至詳）是故賓白在元劇確乎爲點清眉目而設。誠不必求工。卽每折抹去賓白。單讀曲詞。亦皆一氣呵成。雖不用賓白。亦無不可。惟在今日。則情形不同。傳奇一折唱者多人。白曲旣不分。司步立亦無定位。主戲固屬費力。搭頭亦要傳神。（俗以每折重要脚色謂主戲。不重要諸人謂搭頭）若賓白不工。則唱時可聽。演時難看。且場面一冷。亦引不起曲情。此賓白不可不工者一也。元詞用絃索。字多腔簡。一人司唱。雖曲文甚長。亦可一洩而盡。崑調悠揚一字可數轉。雖數人分唱。而仍



苦其勞故曲中賓白萬不可少一則節唱者之勞二則宣曲文之意非若元劇止供和聲介曲之用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二也元人各曲善用騰挪之法每一套中其開手數曲輒盡力裝點飽滿而於本事上入手時不卽擒題須四五曲後方纔說到是一套之曲不啻一篇文字不必換一曲牌更另換一意思也故視賓白爲無足輕重南詞則一套之中唱者旣係多人意境勢難合一不獨生丑同場必須分清口角卽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詞亦各有分寸名爲一套實則一曲一意而於關捩轉折之際能顯其優美之趣者則全在乎賓白設陽春白雪之詞而下里巴人之語不幾令人失笑乎且曲中詞句歌時絲竹噉嚼一時未必卽能領會十分佳妙祇顯七分賓白則一字一語人人皆知不分雅俗使翰苑衣冠而市井吐屬聽者有不顧而嘔吐者乎況當筆酣墨飽之時常有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詞曲亦十分暢達加倍生色者是曲之佳否亦且繫於賓白也（如牡丹亭驚夢折白云「好天氣也」以下便接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閒庭院」一曲可謂妙矣試思若無好天氣三字此曲如何接得上又云「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以下便接皂羅袍「原來雉紫嫣紅開遍」一曲試思若無不到園林二語曲中原來云云如何接得上此皆顯而易見者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三也有此三意



故賓白之作斷斷不可忽略。惟賓白須如何而工。則確乎有所難言者。曲有譜韻。可守白則無之。曲有平仄。可遵白則有時要分平仄。仄有時儘可不分。卽偶用小詞小詩。又不妨襲用古人成作。或改易一二字。似乎做賓白較詞曲爲易矣。顧往往文人作傳奇曲。則仍舊本歌唱。而賓白則全行移易。如殺狗尋親。白兔諸古本。其中賓白幾無一字相同者。何哉。豈利於文人之筆者。未必便於歌者之口歟。且優伶所改大率庸俗陋劣。遠不如原本十倍。抑果文人之雅真。不敵伶工之俗歟。此真不可解矣。曰蓋由卑視賓白而不知其法。以輕心出之者耳。賓白雖不論平仄。顧亦須協律調聲。一部傳奇第一折長引子下。必有一段長白。俗名定場白。白中必有三四聯四六句。語語須調平仄。此凡能作曲者無不知之矣。抑知賓白中調聲協律之處。不獨每折之定場白乎。如上句末一字相平。則下句末一字必須用仄。連用二平。則聲音壅塞。不能動聽矣。謂余不信。請擇一幼稚生。令讀一篇四六文。必且對仗不整。平仄不協。上下倒置也。夫平仄調協之四六文。使不明文理者讀之。猶且動輒乖方。況伶人本無文理。而以平仄不合之賓白責諸以委婉動人。不幾如卻行而求前哉。歌舞之佳與不佳。爲伶人之責。文字之合用不合。用是文人之責。不能全委諸優人也。或曰子言賓白亦須協平仄。敬聞命矣。何以又言有時儘可



不分也。曰皆是也。傳奇情節錯雜。往往限於事實。不盡可繩以平仄。此亦應變從權之道。又丑淨花面。口吻亦有以諧合平仄。反覺斯文不稱其狀者。此中變換之妙。操縱在於一心。不可以言傳者也。總之。生旦之白。宜諧淨丑之白。略寬會心。人自然領悟耳。此賓白。須諧平仄之說也。傳奇中之有生旦淨丑。所以分別君子小人。使人一望而知賢不肖也。故作生旦之曲白。務求其雅。作淨丑之曲白。務求其俗。諺云。做那等人說那等話。此語竟似專爲傳奇而設。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思。卽遇立心邪僻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僻之想要。須心曲隱微。隨口唾出。如吳道子之寫生鬚眉。畢現斯爲得之。顧近世詞家。摹寫生旦。則負乎莫尙。規撫淨丑。則戛乎其難。此無他。因填詞者係文人。祇能就風雅一方面着想。至於淨丑。則齷齪瑣碎。頗難下筆。非惟書卷氣息。一些不能闖入筆端。卽如詩頭曲尾。市井猥談。下至籤訣星曆卜筮千字文百家姓八股尺牘等一切。無謂之口頭語。無一不當熟悉。故淨丑曲文。已倍難於生旦。而其賓白。則可謂難之又難。此所以淨丑曲白。工之者少也。雖然淨丑曲白。不作則已。作則勿畏其難。務求其肖。余之所望於天下才人者。如此也。此賓白。須要肖似之說也。又傳奇中南北曲統用。則賓白中字音。亦須依曲之南北而分。定其聲音。何也。北曲有北音之字。南



曲有南音之字。今世之人。但知曲內宜分。又抑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乎。此折爲南曲。則賓白悉用南音。此折爲北曲。則賓白悉用北音。今人歌北曲之賓白。輒以南音就之。歌場中頗有聞焉者。殊堪發一大噱。余寓滬上。聞有人歌邯鄲度世（俗名掃花三醉）此北曲也。開場呂祖一段定場白。字字應作北音。（北音非今日北京話）其在入聲。尤須謹嚴。白中自蓬島何曾見一人起。至何姑笑舞而來云云。不下四百餘字。如此長白。原是費力。乃坐聽良久。竟不能明白一字。無論字分南北。卽尋常四聲。尙且滿口胡柴。此真無可言喻矣。余之此說。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言之。若南北合套。則可以不拘也。（南北合套。爲元末沈和所創。其法極妙。余別論一篇。備論其理。茲不贅）是賓白之字音。宜慎也。我國幅員廣大。言語頗難一致。吳越方言。不通於秦晉。燕齊土語。又不通於關隴。填詞家局故鄉之聞見。肆梓里之科譚。乃至聽者茫然。不能一解。人頤者多用方言之過也。余以爲填詞聲韻。旣一本中州。則賓白亦當以中州爲斷。院本中淨丑口角。往往以蘇州土語出之。此其故以填詞者南人居多。而南人之中。又以蘇人爲多。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故搖筆卽來也。一也。淨丑口角出語。總以可發人笑爲主。填詞者旣係南人。自當取悅於鄉人之耳。若用中州音韻。恐聽者未必雅俗俱解。二也。余謂此知有二。



五而不知有一十也。曲中韻律。既不用鄉音。則白中字眼。亦當一律。曲白兩音。終非所宜。顧文人局鄉土之聞見。往往不能洗除盡淨。其法於賓白科介之際。將鄉土之語。逐一檢點。逐一刪削。則自無此病矣。此賓白之方言。宜少也。以上數則。皆填詞者應守之律。既備述如右。尚有一事。必須注意者。則劇中之科。諱處也。科諱之道。雖不可雅。雅則令人難解。然亦不可俗。俗則令人欲嘔。前人院本。遇科諱處。輒書隨意作諱四字。令伶工自作。俾得卽景言情。可以一新耳目。而伶工輒不能文。於作者之旨。不能領會。點金成鐵。所在而是。惟孔岸堂桃花扇科諱。出自己作。不許伶人增損一字。然通本殊少解頤語。此以知科諱雖小道。而其難且過。填詞也。今人逢科諱。往往作淫褻語。以便引人發笑。有房中所說不出口之語。公然出諸大庭。廣衆之前者。此亦有關風化也。夫名教中自有樂地。談言中儘可解紛。何必說出慾事。纔可引人一粲乎。故科諱中能避去淫褻語。最妙。

第二節 論作清曲法

清曲作法。與作劇曲大同小異。惟格律較謹嚴而已。明中葉以後。士大夫度曲者。往往去其科白。僅歌



曲詞名曰清唱。魏良輔曲律中已載之矣。元人套數有詞無聲。遂有南曲散套之作。蓋駸駸乎如詩餘之歌法也。其作法有三。第一少借宮。傳奇中往往有本宮牌中不能聯絡一套。而向別宮別調摘取一二曲者。如南呂借商調。中呂借般涉之類是也。清曲則不能焉。第二少重韻。傳奇中前曲與後曲所押之韻。可以重用。名人諸作亦不避忌也。清曲則不能也。如馬東籬秋思詞。張小山春游詞（俱見前）通套無一重韻。其嚴可知矣。第三少襯字。傳奇中無論南北諸曲。其襯貼字頗多。如臨川四夢。且以襯字之多。覺得愈險愈妙者。而清曲則不能也。自來名家散套。專集不可多見。其散見各家總集。若騷隱之吳騷合編。陳所聞之南北宮詞紀。不下數百家。其佳者儘多。自當以爲揣摩誦習之具。則涉筆便汨汨乎其來矣。納書楹所選散曲。亦有十餘套。如烹茶兀的不歸來樂。諸曲佳妙特甚。且一洗脂粉之習。至可寶也。愚嘗謂作清曲儘可發抒性靈。不必定作兒女語。明施子野。花影集頗合作家。若多作豔語。如王次回詩。改七薈。畫終傷大雅。故詞藻中能避去淫褻語。最妙。

### 第三章 度曲



今人之能歌崑曲者。百人中殆不滿二三。卽此二三人中。真能歌曲者。且鮮一見也。昔之習曲者。大抵淹雅博洽之士。其於詞章之學。探索素深。平仄四聲陰陽之際。辨別清晰。偶遇曲中詞句。稍有不甚了然處。卽能翻檢而知之。故別字總不出之於口。今則學校教授。音韻廢而不講。學者年至弱冠。而於平仄。且謬如焉。違論四聲。違論陰陽。清濁乎。以之習曲。自然難之又難矣。其有一二好事者。流慕詞曲之美名。竊欲自附於風雅。其視度曲之道。僅等諸博奕遊戲之具。旋宮未喻。安問宮商正犯。未明謬然。點拍推其居心。以爲我輩祇求自適。原非邀人賞鑒。卽有乖誤。本自無妨也。積此二因。於是度曲者。遂不復探蹟索隱。而元音日以晦滅。且近今曲師。率多不識丁字。每折底本。總有幾十別字。學者旣無家藏。院本足以校對。不過就文理之通否。略加修正。而好曲遂爲俗工。教壞矣。抑知清客之與賤工。文人之與技師。所以區別者在何點。不揣其本。而衆楚羣咻。無怪乎爲有識者所笑也。當乾隆時。長洲葉懷庭堂先生。曾取臨川四夢及古今傳奇散曲。論文校律。訂成納書楹譜。一時交相推服。乃至今日。習此譜者。迄無一人。問之。則曰。此譜習之甚難。且與時譜不合耳。余曰。非習之者。畏其難。恐教之者。畏其難也。夫爲學之道。苟因其難。能而別求一易也者。以期合乎前哲。吾知古今以來。未有若是者也。度曲且難。



又安論他學哉。且懷庭之譜。分別音律。至精至微。其高足鈕匪石。曾云有哀祕之聲。不輕傳授。略見龔璉人定庵集中。然則欲求度曲之妙。舍葉譜將何所從乎。而今之俗工。偏視爲畏途也。則尙何研究之足云。元音未沒。牙曠難期。願與海內知音君子。一爲商榷焉。

(一)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詳見等韻切韻諸書。最深者爲喉音。稍出者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牡齒間爲牙音。再出在唇上爲唇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於交界之處。則甚難。顧其界限。則又井然不紊。一口之中。並無此疆彼界之別。而絲毫不可相混也。每字之聲。必有一定之格。而字形。又有大小闊狹。長短尖鈍之分。故每字皆有口訣。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所歌何字。而五音紊亂矣。鍊準口訣。則字字皆有歸束。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鍾字之聲短。縱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又如江陽韻。江字之聲闊。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大。將字之聲小。細心分別。其形顯然。要在口訣不差。口訣雖不外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齒收者。不可勝計。此外又有落腮穿牙。覆唇挺舌。透鼻諸法。總要將此字識真。念準。審其字音在口中。



何處着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而於大小闊狹長短尖鈍之內。犁然居爲何等矣。人之聽此字者。無不知其爲何字。雖絲竹嗷嘈。仍復一絲不走也。

(二)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脣。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顧此非喉舌齒牙脣之謂也。蓋喉舌齒牙脣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脣五音。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經緯旣明。斯綱舉目張。音正調合矣。例如西樓記樓會第一句。慢整衣冠步平康。七字。慢字是陽去聲。爲脣出齒收音。四呼中屬開。整字是陰上聲。爲齒音。四呼中屬齊。衣字是陰平聲。爲齒音。四呼中屬齊。冠字是陰平聲。爲喉音。四呼中屬撮。步字是陽去聲。爲脣音。四呼中屬合。平字是陽平聲。爲脣出齒收音。四呼中屬齊。康字爲陰平聲。爲舌音。四呼中屬開。每一曲中。必須如此分析。明白纔無別字。蓋工尺旁譜。僅分四聲陰陽。而出字讀字之法。全在度曲之人。五音四呼。一有紊亂。則所歌非其字矣。願世之學者。勿畏其難。一任俗工之零落夾雜。而奉爲金科玉律也。



（三）四聲 平、上、去、入。謂之四聲。每聲各有陰陽。共有八聲。此八聲唱法各異。偶有不慎。往往毫釐千里之誤。聽曲者當在此注意。不可以喉音清亮而遂擊節歎賞也。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惟上去皆可唱長。卽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然則平聲之長。何以別於三聲乎。蓋平聲之音。自緩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靜。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者。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訣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靜之法。自與上去迥別。乃爲平聲之正音耳。至於陰陽之分。全由自行辨別。大抵陰平之腔。必連續而清。歌時須一氣呵成。陽平之腔。其工譜必有二音。其第一腔須略斷。切不可連下。第二腔若旣至。第二腔則又須一氣接下。直至腔格交代清楚爲止。此平聲唱法之道也。

上聲唱法亦只在出字時分別。方開口時須略似平聲。字頭半吐。卽須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起。若竟從上聲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長。迨聲竭而復拖下。則反似平聲矣。故唱上聲甚難。一吐卽挑。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微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爲上聲之正法。此言陰上聲也。若陽上則出聲宜稍重耳。



去聲唱法。總以有轉送爲主。何謂轉送。蓋出聲時。不卽向高。漸漸泛上。而回轉本音。如橢圓之式。是也。以北曲論。則用凡字音者。大半皆在去聲。以南曲論。則凡屬去聲字。總皆於收音處。略高一字。俗謂之豁凡。豁之一法。必在去聲上用之。故北曲於去聲上。有六五六凡工。或五仄仕亿五者。南曲則用四尺上。或上工尺上四者。皆是也。故唱去聲。須沈着。無論陰陽。總當以轉送爲主也。

入聲唱法。以斷爲最宜。所謂斷者。於字之第一腔。卽鑿斷。勿連。所以別於三聲也。惟陰入宜輕。陽入宜重。此須辨別而已。但北曲無入聲。而以入聲諸字。俱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卽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卽止。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則。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拖腔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爲假借。至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此真探微之論也。

欲求字音之準。而一時或認不明晰者。則用范昆白中州韻。或周少霞中州全韻。王鵠之音韻輯要。皆



可檢查而知。周韻又每字有出口之法。更易尋討者也。

(四)出字 出字之法分爲頭、腹、尾三種。世間有一字卽有一字之音。其音初出口時謂之頭音。旣延長而不走其聲者謂之腹。及後收整本音歸入原韻之音謂之尾。例如蕭蕭二字。本音爲蕭。然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蕭。若出口作蕭收音作蕭。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蕭。而反爲別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蕭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爲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爲之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居其中間爲聯絡頭尾之音。卽所謂腹音也。字頭爲何。西字是也。字尾爲何。天字是也。字腹爲何。兮字是也。合西兮天三字而蕭字之音出矣。字字皆然。不能枚舉。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閱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腹音。乃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由扭捏而成者也。其實卽是反切之法。而多一腹音而已。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一字。其兩字之上一字卽爲字頭。下一字卽爲字尾。惟不及腹音者。以切音爲識字之用。非如歌曲之必延長其聲。故不必及此也。無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爲天造地設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字一錯。則一曲之中。所歌皆別字矣。語云。曲有誤。周郎顧。苟明此道。卽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顧焉。



又頭腹尾三音皆須隱而不露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並無其字方爲上乘。若一有痕迹反鉤轉格磔矣。

(五)收聲 世皆知出字之法爲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呼五音四聲無誤。則其字已的確可辨。此猶人所易知也。惟收聲之法則不但當審之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俱不可分毫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着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着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着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則尤難。蓋放吭出聲之時。氣足而聲縱。尙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換口訣。略一放鬆。而咿啞嗚吃之聲隨之。不知收入何宮矣。故收聲之時。必須將此字交代清楚。何謂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頭腹尾三音。必將此三音洗發已盡。然後再出下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爲交代不清。况聲音愈響。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百石之鐘。一叩之後。即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愈



響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響亮之喉宜省焉。

(二八) 歸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清而已也。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別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卽屬公共之響。況有絲竹一和。尤易混人。譬如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祇能分別工尺。令聽者一聆而知其爲何調。斷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爲何字也。蓋簫管止有工尺無字面。此人聲之所以可貴也。四聲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苟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爲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鍾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鍾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口。使其聲朗朗如叩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勿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十轉百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卽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確然知爲某字也。四聲四呼者。出字之時用之。歸韻者。收字之時用之。度曲者不可不遵也。



(七)曲情 唱曲之法不但聲之宜講而得曲之情爲尤重蓋聲者衆曲之所盡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獨異不但生日丑淨口氣各殊凡忠義奸邪風流鄙俗悲歡思慕事各不同使詞雖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則邪正不分悲喜無別卽聲音絕妙而與曲文相背不但不能動人反令聽者索然無味矣然此不僅於口訣中求之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必唱者設身處地摹倣其人之性情氣象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後形容逼真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爲度曲矣故必先明曲中之意義曲折則啟口之時自不求似而自合若世之止能尋腔依調者雖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而不足語以感人動神之微義也

以上諸條度曲之大旨如此矣若妙契筌魚而尋味於酸鹹之外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要亦不外乎此也惟尙有一事爲度曲家所不及知及知之而未能盡通其癥結者則製譜之法是矣學者唱曲之際若遇牌名相同之曲其上一支工尺與下一支工尺往往有絕然不同之處亦嘗深知其故乎(如琴挑之懶畫眉四支朝元歌四支又折柳陽關之寄生草四支解三醒四支之類)此卽製譜之法也每一曲牌必有一定之腔格而每曲所填詞曲僅平仄相同而四聲清濁陰陽又萬萬不能一律故製







焉。

(甲)別正贈 南曲之板有正有贈。何謂正板。即每一牌中一定不易之板。如嘯餘、大成、南詞定律諸譜。每曲之旁有點畫者是也。其類有三。一爲頭板。一爲腰板。一爲截板。檢舊譜即可知之。何謂贈板。卽曲中句上本可不用板。歌者欲其和緩美聽。而加贈板式。使其聲之緩弛者是也。其類亦有三。一爲頭贈板。一爲腰贈板。一爲浪板。頭贈、腰贈。曲中常用之。惟浪板不常用。須於曲情急促中加入之。以爲歌者換氣之地而已。南曲每曲之正板。各有定式。不可移易。雖襯字至多。而板式終不可亂也。大抵南曲一套中。其第一、第二、第三數支。曲必用贈板。入後戲情愈緊。則贈板可以不用矣。例如樓會、懶畫眉兩支。楚江情一支。皆用贈板者也。末後大迓鼓二支。乃不用贈板矣。餘齣齣皆然。製譜者須審明戲情之緩急。何曲用贈板。何曲不用贈板。然後依曲詞之字音分別陰陽。酌定工尺。自無差謬矣。今列一例如

下

〔桂枝香〕杜公名守。請這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即溜。詠關雎好。速關雎好。速春情迤逗。向花園行走。感得那夢綢繆。軟款真難得。綿纏不自由。(吳石渠療妬羹曲)此不用贈板。



者。

〔桂枝香〕杜公名守請這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即溜詠關雎好迷關雎好迷春情迤逗向花園行走感得那夢綢繆軟款真難得綿纏不自由此用贈板者。

（乙）分陰陽 四聲之陰陽已見第一卷曲韻中苟一翻檢便易明了獨曲中字音編入工尺須就其陰陽而定之大抵陰聲宜先高後低陽聲宜先低後高無論南北諸曲皆如是也四聲之中讀時以上聲爲最高唱時以上聲爲最低陰上尤宜遏抑而唱時又須向上一挑故譜陰上聲字爲尤難去聲之陰聲宜斟酌要上不類陽上下不類陽去方爲得當至若平入二聲最易辨晰入聲宜斷平聲宜和此其大較也製譜之法最不易說明緣細微曲折之處非口授不明自來文人但知填詞不知訂譜往往脫稿後付優人樂師爲之點拍而已反就樂師學歌於是自己新詞轉向他人教授不亦可笑之極乎故陰陽不分總不能與語訂譜之道也余旣論其例復舉二詞以爲式以爲知音者細較焉（字旁一爲平聲卜爲上聲厶爲去聲入爲入聲其陽聲則字上加圈襯字則用小字）



雙調 鎖南枝 風光 絮雲 影 嬌 帽 輕衫 碧 綵花 觀

看 馬 蹄 驕 俠 骨 天 生 傲 你 把 珍 珠 茜 滴 幾 槽 待 俺 打

圓 歸 醉 花 鳥

前 腔 春 多 少 紅 樹 梢 長 安 看 花 愁 思 敲 一 步 步 倚 斜

橋 詩 打 就 殘 紅 稿 你 把 冷 燒 切 不 用 的 熬 冰 晶 蔥 鹽

花 兒 搗



就以上二支細察之。則陰陽正贈分明。清晰學者。苟明其工尺異同之理。則製譜之道。得其竅奧矣。余思度曲之道。總以魏良輔曲律爲主。而世之未見者。正多。今附錄於此。惟節取數則。不能全也。

一擇具最難。聲色豈能兼備。但得沙喉響潤。發於丹田者。自能耐久。若啓口拗劣。尖粗沉鬱。自非質料。勿枉費力。

一初學先引發其聲響。次辨別其字面。又次理正其腔調。不可混雜強記。以亂規格。如學集賢賓。只唱集賢賓。學桂枝香。只唱桂枝香。成熟後。移宮換呂。自然貫串。

一五音以四聲爲主。四聲不得其宜。則五音廢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務得中正。如苟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遶梁。終不足取其或上聲。扭做平聲。去聲混作入聲。交付不明。皆做腔賣弄之。故知者辨之。

一生曲貴虛心玩味。如長腔。要圓活流動。不可太長。短腔。要簡徑找絕。不可太短。至如過腔。接字。乃關鍵之地。有遲速不同。要穩重嚴肅。如見大賓之狀。

一拍乃曲之餘。全在板眼分明。如迎頭板。隨字而下。徹板（卽腰板）隨腔而下。絕板。腔盡而下。有迎頭。慣打徹板。絕板。混連下一字迎頭者。此皆不能調平仄也。



一曲須要唱出各樣曲名理趣。宋元人自有體式。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驟、針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雲高、念奴嬌序、刷子序、要抑揚、撲燈蛾、紅繡鞋、麻婆子。雖疾而無腔。然而板眼自在。妙在下得勻淨。

一北曲以遒勁爲主。南曲以宛轉爲主。各有不同。至於北曲之絃索。南曲之鼓板。猶方圓之必資於規矩。其歸重一也。故唱北曲而精於呆骨朵、村里迓鼓、胡十八。南曲而精於二郎神、香遍滿、集賢賓、鶯啼序。如打破兩重禪。關餘皆迎刃而解矣。如右所述。度曲製譜之法。略備矣。所以論製譜之理者。以此道衰息已久。文人新詞。其被諸管絃者。至少有詞而無聲。實則不知譜也。往余少時。猶得見俞蔭甫先生。先生年八十時。曾作北曲一套。詩集中所謂自製人間可哀曲。嗚嗚唱向草堂前者是也。其曲全做洪昉思長生殿中之彈詞一折。雖襯貼字面。亦多依之。旣成。令優人中有名阿掌者歌之。即用昉思之譜。一字不易也。天下寧有是理乎。先生學術爲一代泰斗。詞曲之道。本非所長。余之所以言此者。蓋以見製譜識曲之人。世不可得。苟得其人。則先生此曲儘可另訂一譜。而惜乎當日。余尙不足語於斯也。近世度曲之家。計吳門海上。不下百人。而能訂譜者。實十不得一。故於此帙。略示門徑而已。惟閉門造車。



出門未必合轍。海內知音。有以匡正之。幸甚。

#### 第四章 談曲

前三章論填詞度曲之道。亦既詳且盡矣。茲章取元明以來曲家遺事軼聞彙而集之。以爲詞林之談。屑而實。亦吳騷之掌故也。嗟乎。文人結習。壯夫薄而不爲。瘁士寄情。此曲或能傳後。余匿跡海壖。蹉跎四載。鸞鈴鳳管。久未度聲。間近翰墨。亦不過俚語耳。少年盛氣。多於牛毛。來日大難。味若雞肋。歸熙甫曰。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此亦余之自得也。於是蒐采隱軼諸事。略著於篇。

王和卿。鼎元大都人也。與關漢卿同時。且相識。和卿數譏謔關。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一日王忽無疾而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乎。或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噪。咸發一大噓。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噪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噪。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還得一籌。關亦不與辨也。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虺。其大異常。或以爲仙虺。黜王賦小曲一支。



和卿遂拈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謊殺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又有一半兒詞二支。亦有風致。詞云。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顆顆芙蓉花額兒。穿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鬢鬆。一半兒歪。其二云。別來寬透縷金衣。粉悴烟憔減玉肌。泪點兒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纔乾。一半兒濕。又天淨紗云。笠兒深掩過雙肩。頭巾牢抹到眉邊。款款的把笠簷兒試掀。連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見頭面。又妓有於浴房中被打者。訴苦於王。王作撥不斷一支云。假胡伶。騁聰明。你本待洗臙脂。倒惹得不乾淨。精尻上勻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早難道。假裝無病。其所作諸詞。詼諧雜出。多半類此。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所著有鬼董一書。極雜博可喜。元人記載。皆以西廂爲漢卿所作。其實非也。王元美曲藻中已著論辨之。蓋續西廂爲漢卿之手筆耳。其中如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王實甫而金人瑞。輕肆詆謔。甚無當也。余於第一卷中已論之矣。漢卿軼事。有至可笑者。嘗見一從嫁媵婢。甚美。百計欲得之。爲夫人所阻。關無奈。作小令一支貽夫人云。鬢鴉臉霞。屈殺了將。



陪嫁規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夫人見之答以詩云聞君偷看美人圖不似關王大丈夫金屋若將阿嬌貯爲君唱徹醋葫蘆關見之太息而已元人以妬嫉之婦爲蒲桃倒架不知何意洪昉思長生殿中亦有蒲桃架霎時推倒之語可考知之醋葫蘆亦曲牌名故有唱徹葫蘆之謔也又有題情一半兒二支亦佳詞云雲鬟霧鬢勝堆鴉淺露金蓮簌絳紗不比等閒牆外花罵你個俏冤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耍其二云碧紗窗外悄無人跪在牀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元人樂府盛稱關馬鄭白關爲關漢卿馬爲馬東籬鄭爲鄭德輝白爲白仁甫四家之詞直如鈞天韶武之音後有作者不易及也臧晉叔元曲選所錄四家詞至多學者可以讀之漢卿之詞前已略見二首可以不論東籬以秋思一套負盛名周德清評爲元人之冠余已列於前卷此外如越調天淨紗一支直空今古詞云枯籬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明人最喜摹倣此曲而終無如此自然故余以爲不可及者此也德輝曾作王粲登樓一劇其中迎仙客一支亦膾炙人口詞云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



至其所作情詞亦自令點可喜。如儻梅香第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又六么序却原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說一驚此等語何等蘊藉又大石調初問口一支內云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音叶稿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又好觀音一支內云聲吞的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音叶跑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又第三折用越調小桃紅卽爲南曲先聲也詞中有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個熱莽也沈東陽又調笑令云擘面的便搶白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擋都噴在那生臉上嚇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正是尋常說話略帶譏訕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手筆又倩女離魂一劇有聖藥王一支云近蓼花纜釣槎有枯蒲衰草綠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句清麗流便全是本色余以德輝詞之少見於世也故備述之仁甫著有天籟閣集博學多才不僅以詞曲名世集後有撫遺一卷皆錄所作曲也近吳仲倫刊九金人集天籟集亦在其內此書世多有之矣不備論也惟其陽春曲二支集中所未刊者今錄見一斑也詞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



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迭應舉。便及第。待何如。第二支云。百忙裏。鉸甚鞋兒樣。寂寞羅幃。冷串香。向前撲定。可憎娘。止不過。趕嫁妝。便誤了。又何妨。可謂妙絕。他如飲酒之寄生草詞。漁父之沈醉東風詞。佳人黑痣之醉中天詞。皆見於嘯餘譜。太和正音譜。及天籟集中。茲不載也。元王博文天籟集序云。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仁甫爲寓齋先生華之仲子。於元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起。遺山遂挈以北行。自是不茹葷血。人間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姪。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警欬談笑。悉能默記。後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願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於潁陽。時律賦爲專家之學。而仁甫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贈之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嘆。逮亡國後。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年。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據博文此序。則仁甫固忠孝完人焉。今人讀梧桐雨。鴛鴦簡。諸劇。以仁甫爲詞章之士。又何異矮人觀場乎。此余所以將關馬鄭白四家。



之事表而出之也。

劉太保秉忠字子晦。邢臺人。曾皈依釋氏。又名子聰。後遇世祖。洊升臺閣。其功名事業。載在史冊。茲可無論矣。其詞曲亦婉麗可誦。晚年自號藏春散人。著有藏春樂府。其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爲太保自度曲。詠乾荷葉。卽用乾荷葉爲牌名。猶是唐辭之意。又一首弔南宋云。南高峯。北高峯。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此爲借腔別詠。其曲悽惻感慨。千古寡和。又三奠子曲云。念行藏。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回家。么篇云壺中日月洞裏烟。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亦如置身羲皇以上。而無與塵世之紛華也。顧讀元史本傳。則又不類其爲人。固知言不可取耳。

虞伯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云。博山銅細。裊香風。兩道紗籠燭影。搖紅翠。袖殷勤。來捧玉。鍾半露。春葱唱好。是會受用文章。巨公綺羅叢。醉眼朦朧。漏轉銅龍。夜宴將終。十二簾櫳。月上梧桐。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伯生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適談及三國蜀漢



事伯生卽賦折柱令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  
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兩字一韻平仄通押較一句兩韻者其  
難倍屢矣先生文章道義照耀千古出其餘緒尤能工妙若此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此種短柱句法  
自元迄今和之者絕少惟明徐天池四聲猿中曾一仿之後不一見也歲甲寅真州謝平原先生囑題  
讀書圖余亦作短柱折柱令云橫塘一望空涼夢向葦鄉無恙漁莊畫舫琴堂文窗書幌俯仰羲皇話  
滄浪龍岡門巷臥滄江元亮柴桑絳帳笙簧金榜文章怎樣思量一晌都忘強仿前哲未免捉襟露肘  
矣

盧學士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曾作文章要訣見陶南山輟耕錄其詞曲亦疏朗有致與劉秉忠齊  
名妓有杜妙隆者金陵絕色也疏齋欲見不果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藻行人馬上詩  
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  
春風一枕紗窗曉又有珠簾秀者亦當時官伎疏齋送別時曾作雙調落梅風一闋云纔歡悅早間別  
痛殺俺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之曰山無數烟萬縷憔悴殺玉堂



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其風致婉妙。有如此者。疏齋與孔退之。文昇友善。退之爲先聖五十四代孫。亦有才名。疏齋一遊。一燕。未嘗不與之同處。一日廉使徐容齋公琰集疏齋處。退之與焉。容齋曰。我有一對。君能屬之乎。書中有女顏如玉。退之即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而疏齋不禁蹈舞矣。

姚牧庵。繼以古文詞名世。曲則不經見。顧其所作。亦婉麗可誦。其寄征衣。凭欄人曲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里難。深得詞人三昧。相傳牧庵與閤靜軒。每於名伎張怡雲家宴飲。一日座有貴人。牧庵偶言暮秋時三字。貴人命怡雲續歌之。牧庵戲作傍妝臺云。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止。遂不成章。其意度可思也。其在翰林承旨日。玉堂設宴。歌伎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牧庵命歌。遂引吭而歌曰。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對人前。喬做作。嬌模樣。背地裏。淚千行。三春南國。憐飄蕩。一事東風。沒主張。添悲愴。那裏有珍珠十斛。來贖雲娘。蓋解三醒曲也。牧庵感其詞之悲抑。使之近前。見其舉動羞澀。而口操閩音。問其履歷。初不實對。叩之再三。泣而言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人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自給。侵貸公帑。無所償。遂賣



入娼家。流落至此。牧庵命之坐。乃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棣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後史亦至顯官。夫婦偕老。京師人相傳以爲盛事。其慷慨俠義如此。嘉興貝闕有詩紀其事曰。斷絲棄遠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州。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蒲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如芙蓉。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釵金雀釧。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倡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嘆。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吏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盃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軼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詩中敘事。亦不讓孔雀東南飛也。



燕京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曾於其中置酒。招盧疏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徧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么篇。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此曲爲元遺山好問所作。當時名姬多歌之。今人知遺山之詩。與文而不知其善曲也。趙子昂孟頫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作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有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捻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叶果此詞各家筆記多已載過。所以不忽棄者。以其詞妙也。

金人院本。其見諸目錄者。僅周密武林舊事卷十中。官本雜劇二百八十種而已。其詞則已亡之久也。雜劇之名。始見宋史樂志。志稱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句。未嘗宣布於外。則北宋初葉。雜劇固



已。有。脚。本。唯。無。傳。於。後。斯。并。亡。其。目。耳。據。草。窗。所。錄。大。率。以。所。演。之。事。即。繫。以。所。歌。之。曲。如。六。么。即。綠。腰。也。瀛。府。梁。州。伊。州。新。水。薄。媚。大。明。樂。降。黃。龍。之。類。是。也。即。據。陶。宗。儀。所。記。元。人。劇。本。亦。有。六。百。九。十。種。而。今。多。不。傳。所。傳。者。臧。晉。叔。之。元。百。種。曲。而。已。顧。此。百。種。與。太。和。正。音。譜。中。目。錄。相。較。已。逸。去。五。百。餘。種。是。可。惜。也。長。洲。葉。懷。庭。譏。晉。叔。之。選。元。曲。爲。孟。浪。漢。子。不。知。埋。沒。元。人。多。少。苦。心。其。言。不。無。太。過。實。則。晉。叔。之。於。元。人。可。謂。功。之。魁。而。罪。之。首。也。

宋。人。有。王。煥。一。劇。爲。太。學。黃。可。道。作。據。錢。塘。遺。事。歌。舞。湖。山。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佻。健。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飲。於。伎。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都。下。始。自。一。太。學。黃。可。道。爲。之。某。倉。官。諸。妾。見。之。羣。奔。云。云。則。焚。香。記。之。作。亦。蹈。襲。前。人。之。意。也。

王。實。甫。所。作。十。四。種。曲。以。西。廂。爲。最。惟。其。人。或。稱。元。人。或。稱。金。人。迄。未。有。指。定。確。鑿。者。余。按。實。甫。麗。春。堂。雜。劇。係。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禱。章。宗。作。結。則。此。劇。之。作。尙。在。金。世。寶。父。蓋。亦。由。金。入。元。者。矣。其。十。四。種。內。有。雙。蓮。怨。一。本。據。樂。府。紀。聞。云。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同。死。者。後。三。日。二。尸。相。抱。出。水。濱。是。年。此。陂。荷。花。無。不。並。



蒂李冶賦雙蕖怨詞以紀之云云。此劇當紀此事也。余於元人雜劇共得二十六種。而其中十三種已見元百種曲內。僅有十三種爲世間所無者也。實甫詞僅麗春堂耳。餘皆無有。

鮮于去矜爲伯機之子。工詩好客。所作樂府亦多行家語。其秦兒令一支尤妙。詞云：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鈞叟。誰稱農父。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朗風清。七里灘。浪穩潮平。折腰時心已愧。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文思敏捷。每臨文時。輒命侍史二人。潤筆以俟。酒酣耳熱。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而畢。時白无咎以詞壇名宿。主盟風雅。所作鸚鵡曲尤膾炙人口。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么篇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此詞歌遍旗亭。海粟留上都日。有北京伶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之甚字。我字必須用去用上音律。始諧。否則不可歌也。因舉酒屬海粟和之。海粟卽援筆作百餘首。山亭逸興云：崔峨舉頂移家住。是個不即溜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枝風雨。么篇故人曾喚我歸來。却道不如



休去指門前。萬疊雲山。是不費青蚨買處。愚翁放浪云。東家西舍隨緣住。是個忒老實。愚父賞花時。煖薄寒輕。徹夜無風無雨。么篇占長紅。小白園亭爛醉。不教人去。笑長安利鎖名韁。定沒個身心穩。處於是傳唱遍梨園矣。又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可謂爽快之至。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爲當時第一。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由是其名益彰。

滕賓字玉霄。睢陽人。以散套負盛名。而所填小詞亦清婉可喜。有宋六者。字同壽。爲張嘴兒之女。嘴兒工鬻粟。曾見賞於元遺山。同壽得其父之神。嘗與其夫某合樂。其妙無比云。玉霄曾賦念奴嬌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元人有酸甜樂府之稱。少時不知其意。後讀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及顧俠君元詩選。乃知所謂酸甜者。係二人之名。卽貫酸齋與徐甜齋也。酸齋畏吾人。爲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自名小雲石海涯。又號酸齋。徐名飴。揚州人。二人並以樂府擅稱。遂有酸甜樂府之名。明寧獻王權大和正音譜。評二人詞云。酸齋如天馬脫羈。甜齋如桂林秋月。其詞之美可知也。時阿里西瑛新築別業。名懶雲窩。亦善於曲詞。嘗作殿前歡云。懶雲窩醒時詩酒醉時歌。瑤琴不理拋書臥。無夢南柯得清閒。儘快活。日月似攬梭過。富貴比花開落。青春去也不樂。如何酸齋和之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姮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又和云。懶雲窩雲窩客至欲如何。懶雲窩裏和雲臥。打會磨陀想人生待怎麼。貴比我爭些。大富比我爭些。個呵呵笑我我笑呵呵。又和云。懶雲窩懶雲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閒些。個酒竈茶鍋。且停杯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臥。興來時玉簫綠綺。問甚麼天籟雲和。其詞超妙如此。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身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尙。乃稱疾辭居江南。賣藥。



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凰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通。泉花如髮玉濛濛。蛟浮海近雲窗溼。夢怯山寒葛帳空。高枕不知秋水。上開門忽見暮帆東。物情萬態俱忘我。北望幽心一寸紅。又嘗過梁由。見漁父織蘆花爲被。酸齋愛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曰。採得蘆花不浣塵。翠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墮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妬。欵乃聲中別有春。持被竟去。因自號蘆花道人。其在錢唐日。無日不游西湖。有中呂粉蝶兒南北合套一折。卽世所傳。描不上小扇輕羅是也。（詞見北宮詞紀）清高拔俗。世多稱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座客有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於每句之首。又須各用春字。酸齋卽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載將春去也。座客皆爲絕倒。酸齋有二妾。一曰洞花。一曰幽草。其臨終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後張小山可久改成一曲云。君王曾賜瓊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懶入編脩院。紅錦箋。白紵篇。黃柑傳學會。神仙參透詩禪厭。塵囂絕。名利逸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學煉丹。同貨墨。共談玄。興飄然。酒家眠。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圓。此曲可



謂絕唱矣。至若甜齋之詞。亦不讓酸齋。曾記其折桂令二支。一贈伎玉蓮云。荆山一片玲瓏。分付馮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瓊衣。露重粉面冰融。知造化私加密寵。爲風流洗盡嬌紅。月對芙蓉。人在簾櫳。太華朝雲。太液秋風。一春情云。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游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正鏤心刻骨之作。直開玉茗。梨花一派矣。其夜雨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又有水仙子二闕。一詠佳人釘鞋。一詠紅指甲。亦佳甚。釘鞋云。金蓮脫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逕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紅指甲云。落花飛上筍芽尖。宮葉猶將冰筋黏。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豔。怕陽春不捲簾。捧菱花紅印妝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斑血半點。搯劉郎春在。纖纖語語俊。字字豔。直可壓倒羣英。奚止爲一時之冠。

喬吉字夢符。太原人。自號惺惺道人。又號笙鶴翁。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西湖詞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胥疏江湖垂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陶宗儀輟畊



錄云。夢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重於世。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所作雜劇有認玉釵、兩世姻緣、揚州夢、死生交、勘風情、金錢記、荆公遣妾、節婦牌、賢孝婦、九龍廟、黃金臺、十一種。臧晉叔元曲選。僅刻兩世姻緣、揚州夢、金錢記三種而已。其小令至有風情。嘗記其詠竹衫云。并刀翦龍鬚爲本。玉絲穿龜背成文。襟袖清涼不染塵。汗香晴帶雨。肩瘦冷搜雲。是玲瓏剔透人。又詠香茶小令云。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又天淨紗小令云。鶯鶯燕燕。春春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所作。皆清俊秀麗。不媿大家。孟符又長於詩餘。其和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道叫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綴蕊。行歌佇立。灑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

深深巷陌。有個重門開未。忽驚它尋春夢美。穿牕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蓋杭城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故孟符詞云云也。

張可久字伯遠。號小山。以樂府得盛名。有小山小令二卷。明李中麓爲之刊行。太和正音譜。評其詞清



而且麗華而不艷。至爲確切。余見其和劉時中五月菊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高臥羲皇。又九月九日見桃花。小山爲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憔悴。蜂愁蝶未知。冷落天台洞裏。一時中名致與亦善曲。其秋日宮詞一半兒二首亦佳。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其二云。數層秋樹隔雕簷。萬朵晴雲擁玉蟾。幾縷夜香穿繡簾。等潛潛一半兒開門一半兒掩。又酬耿子春海棠詞云。海棠香雨汗吟袍。薜荔空牆閒酒瓢。楊柳曉風涼野橋。放詩豪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云。梅枝橫翠暮寒生。花淡紗窗殘月明。人倚畫樓羌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皆俊詞也。

王元鼎以曲得重名。有折桂令一枝。詠桃花馬云。問劉郎驥控亭槐。覺紅雨蕭蕭。亂落蒼苔。溪上籠歸橋邊洗罷。洞口牽來。搖玉轡春風滿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錦繡毛胎。嘶過玄都千樹。齊開時歌兒郭氏。順時秀者。爲劉時中所賞。與元鼎交密。偶有疾。思馬版腸充饌。元鼎卽殺所騎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其時中書參政。爲阿魯溫。尤屬意於郭。至則戲謂之曰。我比王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



元鼎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卽元鼎）不及參政。嘲風詠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阿魯溫大笑而罷云。娟娟此豸。令黠可喜。若是令我有遲生五百年之憾矣。

劉庭信爲南臺御史。劉庭翰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者是也。有水仙子二支云。秋風颯颯撼蒼梧。秋雨瀟瀟響翠竹。秋雲黯黯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魄全無。雲結就心間愁悶。雨少似眼中淚珠。風做了口內長吁。又蝦鬚簾控紫銅鈎。鳳髓茶閒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繞雕欄倚畫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細膩流麗。亦不愧小山東籬也。

周德清字挺齋。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韻一書。平聲之分陰陽。自挺齋始之也。所作小令散套。綽有大家風格。嘗過廬山。賦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都做了漁樵話。此詞字字穩洽。移動不得一絲。固是老斲輪手。挺齋曾至西域。訪友人瑣非復初。有同志羅宗信者。見餉酒肴。復初舉觴命謳者。歌四塊玉調。起句云。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急止其音云。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必用陽聲。以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復初因前驅紅袖。而自用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



劈碎琴不害磣。德清聞其歌大喜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二公能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遂奉巨觴。口占折桂令一支云。宰金頭黑脚天鵝。客有鍾期。座有姮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觀銀河燦燦。蟾明點點。星多歌既畢。相與痛飲。大醉而罷。其風致不減魏晉人也。挺齋家況奇窘。時有斷炊之虞。戲詠開門七件事。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瓿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苦消乏。茶也無。加醋也無。加七件事。尙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其貧可想見也。余嘗謂天下最苦之事。莫若一窮。字饑寒交迫。而猶能歌聲出金石者。卽原思在今日。恐亦未必能如斯。竊怪自揚雲逐貧。昌黎送窮。以來。此輩窮鬼。宜早置天涯之外。何以復能纏擾後人。直使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也。因念明王德章安貧詩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雖口頭高雅。恐心頭亦叫苦耳。臨川陳克明作美人一半兒八詠。周德清擊節嘆賞曰。此調作者固多。此公音律獨合。所以爲不可及也。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兩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醞春困。云。瑣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尙溫。斜倚繡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眈春。



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鵲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斂。春醉云。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云。綠窗時有唾茸黏。銀甲頻將線綵擗。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熏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馨。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描。欲寫素心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卻能道出美人風韻。所以可貴。克明於元人中。不甚著稱。而詞之佳妙若此。亦足見元人於此道之用力至深也。

侯克中字正卿。號良齋先生。真定人。曾作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劇。詞華精警。爲時人所不及。據四庫全書提要云。正卿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之。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旣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先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有太易通義。良齋詩集等書。又周密癸辛雜識云。方回年七十。牟獻之亦七十。兩家之子姪。皆與乃翁爲慶祝。且徵友朋之詩。時仇山村先生與方牟二家。俱有往來。故壽獻之詩。有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稱九老碑之句。其壽方回詩句。有老



尙留樊素。貧休比范丹語。以方回嘗有句。今生窮似范丹。故用之也。於是方大怒。恨其褻牟貶己。遂摭六臣一語。謂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侯正卿。正卿卽訪方回。徐扣之曰。聞仇君近得罪於虛谷。何耶。方曰。此子無理。乃比今上爲朱溫。正卿曰。渠詩中僅言六臣耳。今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方色變。正卿遂索其手稿。碎之事。乃已。據此則正卿又善爲人解紛也。正卿以散套得盛名。其醉花陰良夜迢迢一折。元曲中不可多得之作。惜燕子樓一劇。散佚不傳。至爲可嘆耳。

南北合套之法。自元沈和爲始。和字和甫。杭州人。所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諸本。皆用南北合套法。極爲工巧。後居江州。江西人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今人遇場頭稍多之曲。往往用南北合調。如新水令。步步嬌。及醉花陰。畫眉序之類。搖筆皆是。而創始之人。皆不能舉其姓字矣。此亦數典忘祖也。余特表而出之。見元鍾嗣成錄鬼簿。

錢唐王暉字日華。曾作桃花女。臥龍岡。雙賣花。諸劇本。惟桃花女一種。爲臧晉叔所選。故世多知之。然其詞已不如關馬鄭白四家矣。日華又集列代之優詞。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



頭凡若干條。名曰優戲錄。楊鐵崖爲之作序。惜其書不傳。

元人倡夫。亦有通詞藻者。如鴛鴦被、百花亭、貨郎旦、諸本皆倡夫所作也。其中以張國賓、紅字李二、花李郎諸人爲最。國賓又作酷貧。大都人。教坊管勾。有汗衫記、衣錦還鄉、羅李郎、薛仁貴諸劇。見元曲選。紅字李二。京兆人。爲教坊劉要和之壻。有武松打虎、病揚雄、黑旋風諸劇。見錄鬼簿。花李郎亦劉要和壻。或云卽李二。未知是否有相府院、釘一釘、勘吉平諸劇。見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詞曲之盛。至倡亦能操翰。可謂至矣。王靜庵云。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焉。三朝之人。文繫焉。況第其卷帙。軼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攷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詞。知音者辨其律。誠哉此言也。

明寧獻王權。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深於音律。著有太和正音譜。今在嘯餘譜中。荆釵記亦其所作。以天潢貴胄。而又能嫻於文詞。故能傳流至今。膾炙人口。此外有辨三教、勘妬婦、烟花判、瑤天笙鶴、白日飛昇、九合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客窗夜話、獨步大羅天、復落娼十二種。皆見正音譜目中。錢牧齋列朝詩集云。江右俗故質朴。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



譽王弘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無所不通。尤深於史。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行國中。足見王之好學矣。

明代宗室之賢者。獻王而外。尙有周憲王。王諱有燉。周定王長子。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王遭世隆平。勤學好古。留心翰墨。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中原絃索。多有用其新詞者。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其見重於人可知矣。余嘗讀陳蓋卿南北宮詞紀。見有誠齋者。其樂府套數甚多。後乃知誠齋爲王之別號。其詩文各集。皆以此名也。按王所作散劇。不下三十種。均見盛明雜劇中。其氣魄才力。亦不亞於關漢卿矣。

明初有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式、楊景言、賈仲名、楊文奎諸子。俱見正音譜。各有題評語。而吳騷合編。南宮詞紀。亦多有諸子散套小令各曲。其所作雜劇。僅臧晉叔元曲選中有數種。此外不多見也。余考諸人之作。殊不止此。除劉晨阮肇、城南柳、鐵拐李、對玉梳、蕭淑蘭、翠紅鄉諸曲。俱收入百種外。王子一有海棠風、楚陽臺、鶯燕蜂蝶三種。劉東生有嬌紅記、月下老二種。谷子敬有枕中記、鬧陰司二種。湯



式有瑞仙亭一種。楊景言有海棠亭、生死夫妻二種。賈仲名有昇仙夢一種。楊文奎有王魁不負心、上元夫人、玉盒記三種。蓋明初承元季之風，其時且在洪武未行科舉以前，故諸文人皆盡心此道。初不料科舉興而反用八比時文也。自時文興而雜劇衰，而傳奇盛，此亦曲家一大關鍵處。惜自來文人無有言之者，往與亡友黃慕庵作文學史論，有明一代止有八比之時文，與四十齣之傳奇，爲別創之格。其他各學，非惟不能勝過前人，且遠不如前代。無論其他，卽在北曲亦復如是。倘亦所謂盛極難繼者耶。（文長四聲猿亦不盡北曲，楊升庵太和記亦間有南詞）余嘗以爲知言云。

幽閨、荆釵、琵琶三種。前人論之詳矣。余謂荆釵之行世，祇以藩邸之尊，不能不被之管絃。非必果以詞妙而傳遍人口也。茲姑不論幽閨之與琵琶同遭後人竄改之厄，已失舊觀。然魏良輔僅點琵琶之板，而不及幽閨者，誠以幽閨之可疑者多也。卽如詰盟之仙呂點絳脣，實則爲越調看花回，而湯若士邯鄲之西謬，洪昉思長生之打圍，皆誤以傳誤，而不知其底蘊矣。非經大成譜之參訂，蓋幾幾乎不辨魚魯而反以爲點絳脣混江龍之別調。如詩餘中之又一體也。故論幽閨之外律，自是不謬。惟臧晉叔以爲幽閨在琵琶之上，何元朗亦主此說。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曰：是惡知所謂幽閨者哉。元朗晉



叔。既皆以幽閨爲美。余實不能無疑。幽閨惟拜月一折。確是神來之筆。而一折之中。惟「卻不道小鬼頭兒春心動也」一句。爲妙文耳。其他則實無可擊節處。晉叔云。烏知所謂幽閨。余實無以知之矣。

（按施君美名惠、字耐庵、水滸記亦其手筆云）

西廂記。明人皆以爲關漢卿作。王實甫續琵琶記。明人亦以爲高拭所作。非高明撰。可見明人僅論文。字。不論詞家掌故也。今西廂人人知實甫之作。可以不論。按堯山堂外記。謂作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誠。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引之。而復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王元美藝苑卮言。亦云。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是明人均以則誠爲拭也。不知高明乃字則誠。高拭別字則成。成與誠字形既相似。而聲又相同。且同爲永嘉人。所以貽誤至今。高明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椽。方谷真叛。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真幕下。卽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明太祖聞其名。且閱其琵琶詞而善之。欲召至金陵。以老病辭。尋卒。著有柔克齋集。顧俠君元詩選。言之至詳。可雪數百年之疑竇也。則誠六七歲時。卽穎異不凡。隣有尙書某。緋袍出送客。則誠適自塾師處歸。時衣綠衣。尙書戲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則誠應聲。



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尙○書○大○驚○異○稱○爲○奇○童○則○誠○散○套○至○多○茲○不○載○

荆○劉○拜○殺○爲○四○大○傳○奇○荆○釵○幽○閨○已○論○於○前○文○字○之○最○不○堪○者○莫○如○白○兔○殺○狗○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讀○之○幾○乎○令○人○欲○嘔○殺○狗○爲○徐○嘔○作○嘔○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松○閣○集○行○世○宜○其○詞○當○淵○雅○矣○乃○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仲○由○之○言○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自○負○如○此○更○不○該○隨○意○塗○抹○余○常○讀○其○小○令○曲○滿○庭○芳○云○烏○紗○裏○頭○清○霜○林○落○黃○葉○山○邱○淵○明○彭○澤○辭○官○後○不○事○王○侯○愛○的○是○青○山○舊○友○喜○的○是○綠○酒○新○菊○相○拖○逗○金○尊○在○手○爛○醉○菊○花○秋○語○語○俊○雅○雖○東○籬○小○山○亦○未○多○遜○不○知○所○作○傳○奇○何○以○醜○劣○乃○爾○或○者○殺○狗○久○已○失○傳○後○人○僞○託○仲○由○之○作○屢○入○歌○舞○場○中○耳○不○然○不○應○與○小○令○如○出○兩○人○之○手○且○有○天○淵○之○別○也○

杜○甫○游○春○一○劇○爲○王○九○思○作○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鄂○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檢○討○值○劉○瑾○亂○政○悉○調○部○屬○敬○夫○簡○得○吏○部○不○數○月○長○文○選○瑾○敗○降○壽○州○同○知○勒○致○仕○盛○年○見○擯○無○所○發○洩○時○長○沙○李○西○厓○柄○國○敬○夫○遂○恨○西○厓○入○骨○隨○寄○情○詞○曲○作○爲○歌○謠○杜○甫○一○劇○亦○當○時○所○作○嬉○笑○謔○浪○力○詆○西○厓○關○隴○之○士○雜○然○和○之○世○傳○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習○學○琵琶○三○絃○熟○案○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故○其○詞○雄○



放○奔○肆○儼○然○有○關○馬○之○遺○。余○讀○其○碧○山○樂○府○。秀○麗○雄○爽○。康○對○山○不○如○也○。嘉○靖○初○。纂○脩○實○錄○。有○議○起○敬○夫○者○。或○言○於○朝○曰○。游○春○記○。李○林○甫○固○指○西○厓○。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遂○放○廢○終○身○云○。余○謂○敬○夫○身○世○。與○康○對○山○相○似○。敬○夫○之○游○春○記○。康○海○之○中○山○狼○。一○事○已○見○前○。茲○不○贅○。所○作○之○曲○。相○似○也○。敬○夫○以○逆○瑾○而○廢○。對○山○亦○以○逆○瑾○而○廢○。所○坐○之○事○。又○同○也○。卒○至○同○廢○。棄○其○身○。亦○可○惜○矣○。亦○可○傷○矣○。

陳○大○聲○。鐸○。金○陵○人○。別○字○秋○碧○。散○曲○至○多○。有○納○錦○郎○。好○因○緣○。諸○劇○本○。官○至○都○指○揮○使○。藝○苑○卮○言○。譏○其○淺○於○才○情○。且○多○蹈○襲○古○人○。其○言○殊○屬○不○確○。余○讀○其○題○情○。惜○別○。諸○詞○。直○得○南○音○三○昧○。不○可○以○其○將○家○子○而○輕○之○也○。且○宮○商○穩○協○。不○差○毫○末○。爲○世○人○所○尤○難○。又○善○於○畫○山○水○。仿○沈○啟○南○。淵○古○淡○朴○。不○愧○名○家○。自○爲○詩○題○其○上○。世○人○知○大○聲○擅○樂○府○。不○知○其○能○詩○。又○不○知○其○工○畫○也○。

楊○升○庵○。慎○。有○洞○天○玄○記○。蘭○亭○會○。太○和○記○。諸○劇○。又○有○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王○元○美○謂○其○腔○律○未○諧○。亦○非○苛○論○。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然○其○佳○句○。至○多○。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又○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恨○。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髻○。任○



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句也。其妻黃氏亦擅詞曲。其羅江怨四支。用車遮韻極佳。詞云。空亭月影斜。東方既白。金雞驚散枕邊蜨。長亭十里唱陽關也。相思相見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前腔黃昏畫角歇。南樓雁疾遲遲。更漏初長夜。愁聽積雪溜松稠也。紙窗不定。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牀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前腔關山望轉賒。征途倦歷。愁人莫與愁人說。遙瞻天闕望雙環也。丹青難把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音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前腔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急。羊腸鳥道馬蹄怯。鱗鴻不至空相憶也。惱人正是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闌干熱。此四詞爲憶外之作。時升庵方謫雲南。故詞中云云也。

李中麓開先字伯華。章邱人。官至太常少卿。罷歸後以詞曲娛老。著有寶劍記、斷髮記、諸傳奇。文采風流。照耀北方。錢牧齋云。伯華罷歸。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搗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爲文一篇輒萬言。爲詩一首輒百韻。不循格律。談諧調笑。信手放筆。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豔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所藏詞曲至富。自謂詞山曲海。每大言曰。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



借此以坐銷歲月。暗老豪傑耳。王元美曲藻云。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壯臺爲對山所賞。今其詞尙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生之作。二種尙在。拜月荆釵之下。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余謂公詞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改妥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其自負。有如此者。惜其詞。余未見也。

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子畏。鄭若庸三人。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解元小詞。纖雅絕倫。而大套則時有捉襟露肘之態。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早歲以詩名吳下。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簪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中伯在鄴。王爲庇供帳。賜宮女。及女樂數輩。中伯乃爲著書。採掇古今奇文。累千卷。名曰類雋。康王薨後。乃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卒。中伯所著曲。以玉玦記最著。其他大節記。五福記。皆不傳。余謂玉玦典雅工麗。可詠可歌。開後人駢綺之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尤爲合法。今六十種曲。曾有此本。易於檢閱也。余見其春閨散曲一套。致佳。爲錄其詞。此亦吉光片羽。不可多得者矣。沉醉東風。海棠花將開未開。倦停鍼繡窗閒待。花睡去冷閒階。教人憐愛。須避却妬花風。羃把門兒。漫開不許。蜨蜂參拜。若等得。



着那負心的便隨着進來。忒忒令盼得個春風滿街。好花枝沒人簪戴。對花無語空立遍蒼苔。擔害得人無賴。愁無奈。恨無端。磨穿了鐵鞋。玉交枝他毒如蜂蠆。戀花枝花還受災。芳心從此被伊家賣。說甚麼有地重栽。桃源洞口信已乖。武陵溪上春難再。頓忘却雙頭鳳鞋。頓忘却同心鸞帶。江兒水見月頻生怪。因花更自猜。一春無事因他害。千般消遣心難解。萬椿擺脫情難懈。除是鴻門樊噲打破愁關。提出了淒涼法界。川撥棹情忒歹。沒音書三四載。全不見那日書齋。曾道是遇鱗鴻足書繫帛。到如今呆打孩筆無情。手懶擡尾香肌瘦得容如菜。病久空教尋艾。只怨得怨瑟愁琴。付鴻雁哀。其詞頗有奇語。爲吳中綺麗之詞。別開生面。固無愧爲名家也。

徐文長四聲猿膾炙人口久矣。其詞雄邁豪爽。直入元人之室。禰生罵曹。迄今猶有演之者。余最愛其翠鄉夢中之收江南一曲。句句短柱。一支有七百餘言。較虞伯生折桂令（見前）詞其才何止十倍。且通首皆用平聲。更難下筆。才大如海。直足俯視玉茗也。又女狀元中二犯江兒水四支。亦佳。其第四支尤妙。云浣花溪外茅舍繞。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處野人扶杖。敲響扉柴。況久相依。不是纔幸。籬棗熟。霜齋我栽的。卽你栽。儘取長竿闊袋。打撲頻來。舖餐權代。我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餓債。此詞不



獨顯出老杜廣廈萬間之意。實足見文長之心。固不當僅賞其詞也。或謂文長四曲俱有寄託。余嘗考之。文長佐胡梅林宗憲幕時。山陰某寺僧頗有遺行。文長曾嗾梅林以他事殺之。後頗爲厲。又文長之繼室張才而美。文長以狂疾手殺之。又文長助梅林平徐海之亂。嘗結海妾翠翹以爲內援。及事定。翠翹矢志死。吾鄉秦膚雨曾作翠翹歌以弔之。頗不直。文長所爲。故所作四聲猿。翠鄉夢。弔寺僧也。木蘭女。悼翠翹也。女狀元。悲繼室張氏也。此說雖出王定桂。然無所依據。亦不可深信。且漁陽一劇。未嘗論及其言亦未完全。不如勿深考之爲愈也。與其鑿空不若闕疑。余僅喜其詞之超妙而已。他何論乎。

梁伯龍。辰魚。崑山人。太學生。以浣紗記。吳越春秋一劇。獨享盛名。其時太倉魏良輔。以老教師居吳中。伯龍就之商訂曲律。詞成卽爲之製譜。吳梅村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者是也。顧其所作。殊不止此。盛明雜劇中。尙有紅線女一本。今人知者鮮矣。王元美詩云。吳閭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絕妙詞。則當時之傾倒伯龍可知。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洵爲吳中詞家之文獻也。楊坦園詞餘叢話云。伯龍以浣紗負時名。一日鹽尹某宴集。演浣紗全本。招伯龍居上座。遇一佳句。則奉觴上伯龍壽。須立飲而盡。自前訪開場。至打圍折。所飲已無算。伯



龍且醉不可支矣。及打圍開演歌南普天樂與北朝天子一套。爲伯龍所創作。內有擺開擺開擺開擺開一語。鹽尹某忽云。此惡語也。當受罰。伯龍無詞可對。則已儲汗水滿甌。以待強灌。伯龍之口遂委頓。踉蹌而去。云云。余按朝天子中一句。如擺開者。本難下筆。統計七字。須成兩疊語。古今以來。能完美者絕少。黠者往往用南曲中朝天子以易之。殊失南北夾套之意。（如桃花扇哭壇折之類）惟尤西堂鈞天樂中用渺懷渺懷渺懷。快哉快哉快快哉。往來往來往來。最爲神妙。他作皆不能及也。馮汝行不伏老一劇。騷隱生改爲題塔記院本。以北易南。較李日華之改西廂且勝十倍也。馮名惟敏。號海浮。臨朐人。官保定府通判。與王元美善。元美嘗云。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尙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有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攢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祇恨用本色太多。北音太繁。爲白壁微類耳。然其妙處固不可及也。錢牧齋云。海浮善近體樂府。盛傳東郡。余所見梁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漢陂杜甫春游之上。云云。可見不伏老原本至佳。正不必騷隱爲之改易也。且海浮所長。豈獨北詞而已哉。其月兒高犯八支。遠勝李中麓傍妝臺十倍。今錄其二。以見一斑焉。月兒高犯紅粉多。



薄命青春半殘景。人去瑤臺怨。花落胭脂冷。袅娜腰圍。強把繡裙整。弓鞋淺印。淺印殘紅徑。三月韶光。背闌干無限情。情離別幾曾經。再相逢。扯住衣衫。影兒般不離形。又一支云。玉宇明河浸。瓊窗朔風凜。展轉胡蝶夢。寂寞鴛鴦錦。閣淚汪汪。長夜捱孤枕。從來不似不似。今番甚。一片閒愁。生訖查惱碎心。心害得死。臨侵欲待要。再不思量。急煎煎。怎樣禁。其詞深得南人三昧。願世皆以北調相推重。亦傳之有幸不幸焉。惟騷隱之改本。亦是佳作。非若南西廂之不堪入目耳。

崑崙奴雜劇。玉合記傳奇。爲宣城梅鼎祚所撰。列朝詩集云。禹金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有鹿裘集六十五卷。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馱開之及虞山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校寫。事雖未就。其志尙足以千古矣。余嘗見禹金八代書乘。搜羅富有。可謂至博。不讓牧齋列朝詩選也。禹金以南曲名。余所見僅玉合一記。爲金陵唐氏刊本。每折有圖。圖古雅可喜。附有崑崙奴目。惜詞不之見也。今人知禹金善詩。而不知其能曲矣。

臨川湯若士顯祖。著有四夢傳奇。今世皆知之。且皆讀其所著矣。牡丹一記。頗得閨客知己。如婁江俞二姑、馮小青、吳山三婦皆是也。余所論四夢各語。已散見於前。茲不備論。惟臧晉叔刪改諸本。則大有



可議耳。晉叔所改。僅就曲律於文字上。一切不管。所謂場上之曲。非案頭之曲也。且偶有將曲中一二語改易。已作而往往點金成鐵者。如紫釵記中觀燈遣媒折三學士曲。若士原文云。是俺不合向天街倚暮花。正得元人渾脫之意。而晉叔以倚暮花三字爲欠解。遂改爲是俺不該事遊耍。強協三學士首句之格。而於文字竟全無生動之氣。抑知原文之妙。正在可解不可解。如此改法。豈非黑漆斷紋琴乎。葉廣明譏其爲孟浪漢。誠哉孟浪也。四夢刪改處。不知凡幾。余亦不能一一拈出。姑引其一。以概其餘而已。然布置排場。分配角色。調勻曲白。則又洵爲玉茗之功臣也。

萬曆間曲家。與玉茗同時者。以吳江沈璟爲最著。璟字伯英。號寧庵。世稱詞隱先生。官至光祿寺正卿。先生於音律一道。獨有神悟。審銖黍而辨芒杪。一字不肯苟下。著有南曲譜二十卷。風行一時。願與湯若士持論不合。各不相下。寧庵嘗云。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者。若士聞之。笑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噪子。此可以觀兩人之意趣矣。余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兩項人物。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兩美乎。寧庵以畢生之力。研精曲律。所作特多。余所知者。已有二十一種。此外余所未知者。尙不知更有若干種。今世所傳。



唱者僅義俠記翠屏山望湖亭三種中數齣而已。願其散曲流傳特多。各家選本無不載之。其美有不勝收者。其題情一套爲集中之冠。用錄之以見伯英之才也。四季花秋雨過空墀。正人初靜。更初轉。漸覺淒其人兒多應。傍着珊瑚枕底。剛剛等咱纔睡時。覺相將投夢思。若伊無意。誰教夢迷。多情又恐相見。稀抵死恨着伊。恰又添縈繫。更憐你笑你愁。你想你冤你。貓兒墜浮萍心性。只得強禁持。任你風波千丈起。到頭心性沒那移。猜疑又怕潑水難收。絃斷難醫。尾過犯多。權休罪。且幸得回嗔作喜。把今夜盟香要燒到底。此詞與各選本皆異。各選本四季花下。尙有集賢賓簇林鶯二支。貓兒墜下。亦有水紅花一支。且尾聲亦異。余以伯英文梓堂原刊如是。故仍之也。

南西廂相傳爲李日華作。其詞庸劣鄙俚。至無足道。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時官至太僕寺少卿。著作甚富。斐然可觀。不應作樂府。乃如此惡劣。後讀其紫桃軒雜綴云。近人翻改西廂北詞。強託賤名。實不敢掠美。乃知日華並未作此。特人冒假其名而已。余嘗讀日華諸散曲。流麗輕逸。與南西廂顯係兩人手筆。懷疑久矣。今乃釋然。惟黃文暘曲海目中。載南西廂一種。爲長洲陸天池作。余未見其書。不知是否。近日所歌之詞。第思天池曾作明珠記憶香記等傳奇。詞華精妙。追蹤臨川。錢牧齋云。天池爲校



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劉無雙傳奇。其兄子餘燦助成之。曲既成。集吳門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登場教演。期盡善而後止。據此。則必不肯割裂前人之作。盜竊詞人之名。也是天池之南。西廂必非近日流行之南。西廂也。明人梨園子弟。每有所作。輒喜託名詞流。以傾動。瞽瞍南。西廂殆亦此類耳。雖然。此余一人之言也。不足據焉。

曇花彩毫二記。世傳爲屠赤水撰。赤水名隆。字緯真。鄞縣人。官禮部主事。罷歸。明史文苑傳。隆令青浦時。常招名士飲酒賦詩。游九峯三泖間。以仙令自許。時遷禮部入京。與西寧侯宋世恩善。宋嘗兄事赤水。宴游甚歡。有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僉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不法。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之。而罰停世恩俸半歲云云。鬱藍生曲品云。赤水以西寧侯黜戲事罷官。故作曇花記。以洩憤。記中木西來。卽指宋世恩。盧相公。卽指吳縣相公孟豕。韋。卽指俞顯卿才人。喪檢。亦是常事。何必有恚心耶。然則曇花之作。不可作子虛烏有之例矣。余有赤水原刻本。藥工精巧絕倫。且折折有圖。亦至可寶貴焉。惟修文記。則未見耳。

馮夢龍。字猶龍。一字子猶。吳縣人。崇禎時。官壽寧縣知縣。未幾卽歸。歸而值乙酉之變。遂殉節焉。所居



曰墨憨齋。曾取古今傳奇彙集而刪改之。且更易名目。共計十四種。曰墨憨齋定本。如張伯起之紅拂記。湯玉茗之四夢曲。袁彛公之西樓記。余聿雲之量江記。皆在所改之中。每曲又細訂板式。煞費苦心。其書固可傳也。其自著之曲。祇有二種。一曰雙雄記。一曰萬事足。余亦有藏本。曲白工妙。案頭場上。兩擅其美。直在同時。陸無從。袁籜庵之上。惜世之見之者少矣。所作散套至多。亦喜改訂古詞。如梁伯龍之江東白紵。沈伯英之寧庵樂府。多有考訂焉。其用力之勤。不亞於沈詞隱。而知之者。卒鮮。文人之傳。亦有命也。

阮圓海大鍼。依附客魏。廉恥喪盡。後與馬士英迎立福王。位至司馬。乙酉之變。又復投誠北庭。道死。仙霞其人。其品固不足論。然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元人。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置諸不論也。阮所作共五種。曰雙金榜。曰牟尼盒。曰忠孝環。曰春燈謎。曰燕子箋。五種中以燕子箋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之演此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余於石巢諸曲。止有春燈謎。燕子箋二種。他則未見。春燈謎以十錯認爲悔過之言。今讀其詞。殊不足取。除遊街北曲一套外。餘皆不堪評論。僅足供優孟之衣冠耳。惟旅泊中一江風一支。頗有玉茗風度也。詞云可憐。



宵小泊在黃陵廟。淡月江聲小。閃風燈。苦竹叢。蘆似有靈妃。笑雲旗。卷夜潮。騷魂何處。招向歸鴻支下。傷秋料。至於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如第一折之滿庭芳引子。末二句云。芸窗下。寒香姓雪。箋釋送窮。文寫像折中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較玉貌羞慚殺。打草藁。顧影池中。脫粉本。央小鏡。菱花畫中人。又好做人中畫。駭像折中云。要包彈一樣兒。沒半星。逞風流。倒有十分的可憎。是不曾在馬上。牆頭也。露了紅粉些兒。一線輕。且向小閣晴窗。勘笑顰。題箋折中云。逗花叢。若個兒郎。一般樣。粉撲兒。衣香人面。啞丹青。問不出真和贗。拾箋折中云。破工夫。描寫出當爐豔。不做美的。把花容。信手傳。敢則他精神出落的忒端然。因此上。化爲雲雨飛。去到陽臺畔。差送了東風圖。畫美人顏。倒變做南海水。月觀音面。又這霞箋香閨妙。填明說出丹青。收管抽黃。數白。便班姬。怎讓先閒思。遣那打熱的相思。情怕閃。這扯淡的相思症。轉添初昏折中云。這象畫的人兒。入手也。那畫象的人兒。知他在何處。歇少不得巫峽行。雲又把我夢兒惹。諸如此類。皆芬芳秀逸。字字本色的。是三折肱於此道者。惜乎立品不端。爲士林所不齒。然則人可不爲善人哉。

王世貞鳴鳳記。不甚出色。故不論。僅取其論曲之語。盧梅想當然。余未見其詞。亦不敢論。



吳石渠炳。宜興人。永曆時官至刑部尙書。家有梨花別墅。極亭榭之勝。著曲五種。以療妬羹最佳。余見其綠牡丹情郵記諸本。排場關目頗爲生動。惟詞藻終不及療妬羹。賢風折解三醒云。嘆四壁淡捱。盡白計十年。淚暗貂裘多虧你。典釵解髮。無將有梯。襯我上瀛洲。可正是多金驟使貧兒富。却不道破屋空炊。識者羞難將就。說不的堂堂潭府相。度休休。又云。你指金滕人前說。咒料不是翦桐圭。戲語封侯。又澆墓折云。冷風掠雨。戰長宵。巴不到紗窗曉也。起來草草愁眉。怕對鏡中描。嘆人世。上恨難澆。那裏有楚臺雲鳳臺簫。只辦得拋珠淚。向泉臺告也。又題曲折云。雖則是想邊虛構。也是意中原有。似這小花神妬色。驚回倒不如老冥判。原情寬宥。恨風光不留。風光不留。把死生參透。只要與夢魂厮守。甚來由。假際猶擔害。真時怎着愁。又云。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明月下。悄魂遊。若都許死後自尋佳偶。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又梨花折云。恰便似出塞和親。慘琵琶彈動了馬頭塵。原來妬起蛾眉。陣入官見。噴你看琳琅舊本。都鈐着青娘小印。癡釵岔粉。那解識翰林風韻。正黃昏催暝。這便是我做新人的。消受此夜良辰。所作諸詞。皆蘊藉流麗。脫盡烟火之氣。世稱梨花可並玉茗。洵然洵然。畫中人西園記亦佳絕。



袁籙庵以西樓記負盛名。今歌場盛傳其詞。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俠試一折北詞。尙能穩健。餘則無一俊語。卽世所傳楚江情。朝來翠袖涼。一支亦襲古曲之五更。閨怨乃能傾動一時。殊出意料之外。籙庵西樓以外。有金鎖記。玉符記。珍珠衫。肅霜裘。四種。余僅有金鎖珍珠衫二種。文字亦無出色。珍珠衫且淫褻不堪。如欲動一折。全摹李玄玉勸妝之調。而鄙俚淫蕩最足敗壞風化。文人綺語。易墜泥犁。奈何不稍自檢點耶。

清代曲家。不如明時之盛。而所作則遠勝之。余今所論。止就世所習見者言之。限於篇幅。不能多也。

吳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臨春閣、通天臺。純爲故國之思。其詞幽怨悲慄。令人不堪卒讀。余最愛秣陵春。爲其故宮禾黍之悲。無頃刻忘也。其開場一引云。燕子東風裏。笑青青楊柳。欲眠還起。春光竟誰主。正空梁斷影。落花無語。憑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來矣。欲留春住。避愁何處。詞中欲眠還起。一番桃李春光。誰主皆感傷時世。憑吊一身也。又泣顏回云。薜壁畫南朝。淚盡湘川。遺廟江山餘恨。長空黯淡。芳草鶯花似舊。識興亡。斷碣先人表。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洛。陸機年少。集賢賓云。走來到寺門前。起得起。初勅造。只見赭黃羅帕。御牀高。這壁廂擺列着官員與皂。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鐘鐃。半空中。



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烟縹緲。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碑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挂寒潮。沉鬱感慨。令人泣數行下。余曾題詩云。金華殿上題名日。白袷飄然一少年。老去填詞多感慨。龍髯攀泣渺南天。蓋亦道其實也。

尤西堂鈞天樂一劇。說者謂影射葉小鸞詞中嘆榜嫁殤悼亡諸折。尤顯而易見者。所傳楊墨卿卽指西堂總角交湯傳楹也。其詞曼曼獨造。直步元人。而牢落不偶之態。時見於楮墨之外。如送窮哭廟諸折。幾欲搔首問天。拔劍斫地。如第一折金絡索云。我哭天公十載青春負。乃翁黃衣不告相。如夢白眼誰憐。阮客窮真懔懔。區區科目困英雄。一任你小技雕蟲大筆雕龍。空和淚銘文塚嫁殤折云。爲甚的。懔懔鬼病困嬋娟。半捲湘簾裊藥煙。可憐他空房小膽怯。春眠你看流鶯如夢。東風懶一枕春愁似小年。蓉城折二郎神云。年韶稚護春嬌。小窗深閉。畫卷書籤。憐薄慧心香自裊。諱愁無奈。雙眉看飛絮。簾櫳芳草醉咒金鈴。花花銜淚鎖空閨。鎮無聊孤宵夢影低徊。皆卓爾不羣之作。西堂以黑白衛最著。冒辟疆曾付家伶演之。而讀離騷一折。又上達天聽。供奉內廷。亦文人之異數也。余讀其屈子天問。混江龍一曲。其才如海。而以嬉笑怒罵出之。不襲原文一字。尤爲不易下筆云。



李玄玉。玉。蘇州人。崇禎間舉人。國變後不出。家居數十年。專以度曲爲事。與吳梅村友善。有北詞廣正譜。卽梅村爲之序也。所作諸劇。共三十三種。今所傳述人口者。占花魁、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而已。其詞雖不能如梅村西堂之妙。而案頭場上交稱利便。錢牧齋亦深愛其曲。至比之柳屯田。無名氏新傳奇品云。李玄玉之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蓋亦老斲輪手也。其占花魁一劇。爲玄玉得意之作。勸妝北詞。更爲神來之筆。（世通唱不錄）其醉歸南詞一套。用車遮險韻。而能游刃有餘。亦才大不可及也。惟昊天塔清忠譜。稍不稱耳。

李笠翁。漁。十種曲。傳播詞場久矣。其科白排場之工。爲當世詞人所共認。惟詞曲則間有市井譁浪之習而已。吳梅村贈笠翁詩云。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深得笠翁之真相也。翁出遊必以家姬相隨。其在京師日。額其寓廬曰。賤者居。有輕薄子某。適居對門。卽亦顏其室曰。良人所蓋。指其姬妾而言也。此事見在園雜誌中。亦可發一大噱。余以翁之詞曲。無人不知。故存而不論。論其軼事如此。翁十種曲外。有儉甲記、四元記、雙鍾記、魚籃記、萬全記。余皆有藏本。其詞更出所傳十種之下矣。張漱石堅。江寧人。工詩。屢困場屋。鬱鬱不得志。其詩頗勝。尹文端督兩江時。曾刊其稿於南邦黎獻集。



嘗有江南老秀才詩。遍徵題詠。亦士之窮而能守者也。作曲凡四種。曰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總名曰夢梅懷玉。中以懷沙記。演屈大夫事。爲最。曲中將離騷全部。鑿括套數之中。實爲難作之。至先生能細意熨貼。滅盡針線之迹。自西神鄭瑜而後。無此奇作也。宜其享盛名也。

孔云亭尙任。與梁溪夢鶴居士。顧天石彩友善。初作小忽雷傳奇。皆天石爲之填詞。及作桃花扇時。天石業已出都。時湖洲岳端好客。且喜詞曲。南中清客如王壽熙。顧岳亭諸君。皆在岳端幕府。云亭乃與之商訂音律。得成此絕世妙文。相傳聖祖最喜此曲。內廷宴集。非此不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選優諸折。輒皺眉頓足。曰弘光弘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也。余謂桃花扇不獨詞曲之佳。卽科白中詩詞對偶。亦無一不美。如葉分芳草綠。花借美人紅。新書遠寄桃花扇。舊院常關燕子樓。及上下本結穴之五七律兩首。幾乎無一字不斟酌。搏兔用全力。惟云亭足以當之耳。平生著作甚富。所作經筵講義。爲一時臺閣所不及。聖祖尤器之。故以一國子生員。不數載而至部曹。皆文字契合之因也。其出山異數記。卽記遭遇之由。見昭代叢書中。袁簡齋隨園詩話。曾載其詩數首。且云不甚出色。非篤論也。余以桃花扇一書。前人推許已至。而前二卷中。時時論及。故不言其文記。



其軼事。

康熙中曲家。有南洪北孔之說。孔爲云亭山人。洪卽錢塘洪昉思。昉思學詩於漁洋。深得精華。漁洋亦亟稱之。少年卽精於音律。有孝節坊。闢高唐。諸傳奇。而傳之不甚顯。卽如長生一劇。非在國忌裝演。得罪多人。恐亦不能流傳。遠且廣者如是也。余謂長生殿。取天寶間遺事。收拾殆盡。故上本每多佳製。下半則多由昉思自運。如冥追尸。解情悔神。訴諸折。乃至鑿空不實。不如桃花扇之句句可作信史者多焉。惟其詞句采藻。直入元人之堂奧。所作北詞。不在關馬鄭白之下。且宮調諧和。譜法修整。確居云亭之上耳。昉思有女。名之則。亦工詞曲。有手較長生殿一書。取曲中音義。逐一註明。其議論通達。不讓吳吳山三婦之評牡丹亭也。

與桃花扇足以頡頏者。有芝龕記。是書自明神宗起。至弘光止。集三朝之邊庭事實。一一奏演之。通本以秦良玉。沈雲英爲主。淋漓痛快。實可擊唾壺。歌之不止。敲碎竹如意也。書爲董恆巖作。恆巖名榕。官九江知府。河南道州人。與唐蝸寄英友。唐官九江關鹽督。亦喜詞曲。故相得甚歡也。惟記中喜用生僻曲牌。令人難於點拍。歌伶輒畏難而避之。所以流傳不廣云。



藏園九種曲。爲鉛山蔣士銓撰。前人推許備至。世皆以四絃秋爲最佳。余獨取臨川夢。以其無中生有。達觀一切也。香祖樓、空谷香。言情之作亦佳。（說已見前）惟冬青樹譜南宋末年時事。未免手忙脚亂。以較桃花扇。不啻虎賁中郎矣。先生曾以九種就正袁簡齋。簡齋曰。吾於此道。寶門外漢。游夏不能贊一詞也。先生曰。只當小病一場。姑賜觀覽。袁無奈。爲之繙閱一週。翌日先生問袁曰。九種中曾有妙句。得入先生法眼否。袁曰。別無佳句。止空谷香中。儘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二語。差可人意也。先生大笑曰。子真詩人也。曲之所長。不在此也。且此二句。實用商寶意詩意耳。袁亦大笑。余按寶意與唐蝸寄善。亦喜作曲。有唐昌觀、妙高臺二種。見質園集廿五卷詩題中。惟今不傳焉。

錢塘夏惺齋綸。著曲五種。曰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花萼吟、南陽樂。推本五倫。爲愚賤立一爲人之則。藉此勸感世人。其宗旨正大。亦如明邱文莊之五倫投筆記也。其中南陽樂一種。以諸葛亮掃平吳魏。劉禪傳位北地王。一統中原。其言極詭誕可喜。惟曲詞不能本色。一望而知爲清人手筆。此亦風會所趨。無可勉強者也。餘四種未見頭巾氣。

倚姓樓七種曲。爲海鹽黃韻珊雙清所著。帝女花、桃溪雪。自是上乘。惟其詞穠麗柔靡。去古益遠。余嘗



謂學玉茗者須多讀元曲。不可單讀四夢。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者也。自粲花百子之詞。專學玉茗之穠豔。而各成一特別景象。百子尖穎。粲花蘊藉。皆成名而去。藏園亦學玉茗。而變其貌。倚晴尤從藏園中討生活。是不啻茗玉之雲奶矣。然就曲論之。亦不可多得也。倚晴善作金絡索。帝女花之宮嘆。桃溪雪之題箏。凌波影之仙憶。鴛鴦鏡之懺情。皆以此牌寫之。而首首都佳。亦一奇也。友人劉子庚毓盤云。韻珊才豐而貌陋。曾有一女。欲委身焉。嗣見其貌而止。果爾。則與良齋雜說所載湯若士之與西冷女子無異矣。

楊坦園恩壽之六種曲。亦學藏園。而遠不如韻珊。其再來人桂枝香二種。特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龕記。遠矣。所作詞餘叢話。特勝。

玉獅堂前後五種。爲陽湖陳潛翁煥撰。文律曲律。俱非所知。而頗傳於世。可怪也。又張南湖雲驥之芙蓉碣。亦全屬外道。置之不論可耳。

右所述自元迄清。其源流略可見一斑。顧所論僅十之三耳。海內詞家。希垂教焉。



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九二〇)

國學小叢書 顧曲塵談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本書減去有價

著者 吳梅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48501



音